青少年闯关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闯关东2(1)
- 第2节：闯关东2(2)
- 第3节：闯关东2(3)
- 第4节：闯关东2(4)
- 第5节：闯关东2(5)
- 第6节：闯关东2(6)
- 第7节：闯关东2(7)
- 第8节：闯关东2(8)
- 第9节：闯关东2(9)
- 第10节：闯关东2(10)
- 第11节：闯关东2(11)
- 第12节：闯关东2(12)
- 第13节：闯关东2(13)
- 第14节：闯关东2(14)
- 第15节：闯关东2(15)
- 第16节：闯关东2(16)
- 第17节：闯关东2(17)
- 第18节：闯关东2(18)
- 第19节：闯关东2(19)
- 第20节：闯关东2(20)
- 第21节：闯关东2(21)
- 第22节：闯关东2(22)
- 第23节：闯关东2(23)
- 第24节：闯关东2(24)
- 第25节：闯关东2(25)
- 第26节：闯关东2(26)
- 第27节：闯关东2(27)
- 第28节：闯关东2(28)
- 第29节：闯关东2(29)
- 第30节：闯关东2(30)

- 第31节：闯关东2(31)
- 第32节：闯关东2(32)
- 第33节：闯关东2(33)
- 第34节：闯关东2(34)
- 第35节：闯关东2(35)
- 第36节：闯关东2(36)
- 第37节：闯关东2(37)
- 第38节：闯关东2(38)
- 第39节：闯关东2(39)
- 第40节：闯关东2(40)
- 第41节：闯关东2(41)
- 第42节：闯关东2(42)
- 第43节：闯关东2(43)
- 第44节：闯关东2(44)
- 第45节：闯关东2(45)
- 第46节：闯关东2(46)
- 第47节：闯关东2(47)
- 第48节：闯关东2(48)
- 第49节：闯关东2(49)
- 第50节：闯关东2(50)
- 第51节：闯关东2(51)
- 第52节：闯关东2(52)
- 第53节：闯关东2(53)
- 第54节：闯关东2(54)
- 第55节：闯关东2(55)
- 第56节：闯关东2(56)
- 第57节：闯关东2(57)
- 第58节：闯关东2(58)
- 第59节：闯关东2(59)
- 第60节：闯关东2(60)
- 第61节：闯关东2(61)
- 第62节：闯关东2(62)
- 第63节：闯关东2(63)
- 第64节：闯关东2(64)
- 第65节：闯关东2(65)
- 第66节：闯关东2(66)

- 第67节：闯关东2(67)
- 第68节：闯关东2(68)
- 第69节：闯关东2(69)
- 第70节：闯关东2(70)
- 第71节：闯关东2(71)
- 第72节：闯关东2(72)
- 第73节：闯关东2(73)
- 第74节：闯关东2(74)
- 第75节：闯关东2(75)
- 第76节：闯关东2(76)
- 第77节：闯关东2(77)
- 第78节：闯关东2(78)
- 第79节：闯关东2(79)
- 第80节：闯关东2(80)
- 第81节：闯关东2(81)
- 第82节：闯关东2(82)
- 第83节：闯关东2(1)
- 第84节：闯关东2(2)
- 第85节：闯关东2(3)
- 第86节：闯关东2(4)
- 第87节：闯关东2(5)
- 第88节：闯关东2(6)
- 第89节：闯关东2(7)
- 第90节：闯关东2(8)
- 第91节：闯关东2(9)
- 第92节：闯关东2(10)
- 第93节：闯关东2(11)
- 第94节：闯关东2(12)
- 第95节：闯关东2(13)
- 第96节：闯关东2(14)
- 第97节：闯关东2(15)
- 第98节：闯关东2(16)
- 第99节：闯关东2(17)
- 第100节：闯关东2(18)

第1节：闯关东2(1)

第1章

1

过了白露是秋分，按说天早该凉了。可是你看吧，这都到九月十八号了，秋老虎还在发着威。1931年九月的沈阳城，到了下午，热气一个劲儿地逼人。老日头挂在西天边，好像被焊在蓝天上，动都不动。天上没云彩，只有日光耍威风，好像发着怨气。

是啊，兵荒马乱的，沈阳城老百姓的日子难过，怨气又能对谁发？再加上小日本捣乱，日子更比黄连苦。看看人来人往的沈阳火车南站，啥都明白了。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老百姓，一个个灰头土脸，衣衫破旧，人们匆匆而过，很少看到有人说笑。

东北军营长宋承祖已经在火车站检票口等了好长时间，他不时地掏出怀表看钟点。可是，眼下连火车也不能正点，谁知道他要接的四个孩子啥时才能到呢！红日西沉，染就天边一片血红的霞光，又一趟车到站，检票口涌出一帮人，多是蔫头呆脑，面带菜色。突然，三个漂亮的闺女和一个挺精神的半大小子出现在检票口，给这站口晦气中带来一道好风景。这就是宋承祖要接的人：天好、天星、天月和闺小儿子天虎。

大姐天好很快看到了宋承祖，她惊喜地对弟妹们说："看，咱爹在那儿！"孩子们蹦跳着尖声呼喊着："爹！我们在这儿！"姐弟们向宋承祖跑来，一个个欢呼雀跃。宋承祖紧紧抱住老儿子虎子说："孩子，可把你们盼来了，走，咱回家！"四个孩子眼中都饱含欢乐激动的泪水望着宋承祖，笑着。

宋承祖问道："你娘都安顿好了？"天好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全家福照片，送到宋承祖手里："爹，我娘临咽气的时候，叫我们把这张照片给你，娘说，这张全家福照片在哪，家就在哪。"

宋承祖望着全家福照片，看到老伴儿那熟悉的笑容，他的精、气、神儿一下子就被“拽”进那照片中。他在内心动情地呼唤着：好儿她娘啊，好儿她娘，六年了，咱终于又见面了！你还是那么清秀，简直就和咱洞房花烛夜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样子差不离。我记得，我一揭你的红盖头，你那水灵周正的脸蛋儿就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我禁不住就伸手摸你那葱皮儿似的白脸蛋，原想你会不好意思地躲闪，哪承想你倒是上来一把紧抓住我的手，那个紧啊，从此就把我的心抓了去，二十年恩爱夫妻，没吵过一次嘴。你连生三个丫头片子，我倒还没说个啥，你却说你对不起宋家人，没给我生个带把儿的，不能传宗接代。老天有眼啊，你还是给咱生了个老儿子！好儿她娘啊，我闯关东五六年，心想混出点名堂来让你也跟我享享清福，现在总算有了条件，哪想到……

虎子拉着胳膊喊爹，把宋承祖的精、气、神儿从全家福中拉回到现实。宋承祖也奇怪，怎么一眨眼的工夫，自己的脑子里竟像“拉洋片”一样一片一片地闪、拉这么多的“片子”。他鼻尖发酸，喉头发哽，腮帮子鼓了几鼓，泪花在眼眶里转了几转，在孩子们面前，总算忍了回去。唉！大义凛然真英雄，怜子并非不丈夫，楚霸王也有儿女情长的时候。

第2节：闯关东2(2)

宋承祖小心地把照片揣在怀里长出一口粗气对孩子们说："好了，咱回家！回家好好说话！"他伸开长胳膊，一边搂着两孩子，像老母鸡护小鸡似的朝前一边走一边问："路上还顺利？"

天好急忙答道："还算顺利，就是走水路的时候遇上风，都晕船，晕死了。"老儿子宋天虎骄傲地说："爹，我没晕船，姐姐们都吐，苦胆水都吐出来了，就我没吐，一点事也没有！"

宋承祖爱抚着虎子圆圆的脑袋高兴地笑："还是儿子，像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晕船。好了，跟爹走吧，爹好好犒劳你们！"他说，"都饿了吧？走，前边就是惠宾楼，咱们到那儿吃顿团圆饭去，那儿掌柜的爹熟悉，也是咱山东平度人。"

宋承祖一家在惠宾楼吃团圆饭，一桌子饭菜，诱得孩子们胃口大开。饭店老板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宋营长，和孩子们团聚了？"老板大方地说，我送你们几个菜，算是给孩子们接风，他召唤了伙计，"顺子，给这桌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水晶肘子。"

伙计端来一盆猪蹄子边走边喊："水晶肘子，来了！"天星野巴巴地啃着猪蹄子，男孩子似的擦着嘴。天好皱着眉头说："二妹，谁也没和你抢，就不能吃得文明点？"天星满脸不在乎地反问："我哪儿不文明了？"

天好不紧不慢地说："还用我说吗？你看三妹，吃相多斯文，嘴张得不大，慢条斯理的，可一口也没少吃；再看看你，我的娘嗳，嘴都咧到耳根子了，瞎忙活。你看这猪蹄子，这儿，这儿，都是好肉，你啃到了吗？好东西叫你吃糟蹋了。"说着，拿起天星啃过的猪蹄子，又啃了一遍。天星不满地回应："就你事儿多，啰啰嗦嗦，吃顿饭光听你哆哆了，累不累呀？"

天月倒是心平气和："二姐，不是我说，你的吃相，就是不上讲究。开春，老谭家给他大小子提亲，后来为啥黄了？不就是因为你吃

相不好？”天星满不在乎地笑：“说些屁话，我那是故意的，我没看中他儿子。大姐，还说我呢，你没过门的女婿，吃相比我还难看，怎么没看你挑剔？”天好说：“你能和老爷们儿比吗？”天星十分豪气地回应：“怎么不能比？要是论下地干活，我比老爷们儿差到哪里去了？”

宋承祖笑道：“好了，都别说了，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看你弟弟，什么也不顾，闷头吃自己的，这才叫正经精神。”

天好忽然问道：“爹，春海哥呢？他怎么没来接俺们？”宋承祖掏出怀表看了看：“他呀，现在在我手下当排长了，忙着军务呢。嗯，说好了在这儿碰面，也该来了。”

天星笑道：“这小子，混上排长了？”天月说：“二姐，你说话就是不中听，他是咱姐夫，别没大没小的。”天星执拗地说：“没过门儿，我就不叫姐夫。”

第3节：闯关东2(3)

正在这时候，裘春海风风火火地跑来大呼小叫："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宋承祖看看怀表："坐吧。怎么才来？"裘春海说："咳，别提了，排里出个逃兵，才处理完。"不由得看着天好问道，"一路上没遭罪？"

天好羞赧地答道："就算顺风顺水吧。"裘春海说："我来晚了，认罚。"倒了一大碗酒站起身，面对在座的人说，"这酒我干了，算是给弟弟、妹妹们接风。"说罢一饮而尽。天好心疼春海，急忙给他布菜："谁也没逼你，喝那么急干啥？吃口菜压压。"

宋承祖对大伙说："你春海哥这几年跟着我，作战没的说，勇敢，脑瓜也灵活，要不怎么升排长了呢。"

天好看着裘春海，两人眼里交流着分别后的思念。她关心地问："没受过伤？"她两眼上下扫视着裘春海，好像要透过衣服寻找他身上有无伤疤。

裘春海笑道："没有，子弹不认我，我认识子弹。营长，弟弟、妹妹们来了，我真高兴，咱们今天不讲上下级，爷儿俩干一杯。"宋承祖说："我也高兴，来，换大碗。"虎子可高兴："我给你们斟酒！"说着就斟酒。

裘春海感慨道："唉，一晃五六年，虎子都这么大了，日子不禁混啊。来，喝酒！虎子，你大小也是个爷们儿，干一碗！"宋承祖正在兴头上，也凑趣道："对，虎子，也喝点，从今以后你也是东北爷们儿了，东北爷们儿没有不会喝酒的。"虎子高兴地说："好嘞，给我满上。"喝了一口，不由得咧嘴皱眉地叫着，"噗，辣嘴！"夜，渐渐深了，三个爷们儿都喝多了。

宋承祖有点醉意，带着家人走到老北市场的大好时光照相馆前。天月指着照相馆的牌匾问："爹，这是家照相馆？"宋承祖醉态可掬地

一挥手“对，照相馆，相机对着你，咔喳，你的影就留到相片上了。”天好说：“爹，咱们啥时候全家照个相就好了。”

宋承祖似乎有些醒悟：“对呀，照张全家福，现在就照。”天月提醒道：“爹，人家关门了。”宋承祖说：“叫门呀。”走到照相馆门前，敲照相馆的门叫道，“开门，我们要照相，照全家福！”

照相馆老板开门陪着笑脸说：“长官，对不起，太晚了，照相的师傅回家了。”宋承祖耍起军人作风喊：“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还能吃带毛猪？！今晚老子偏要照相不可！”老板装出一副无奈相说：“长官，我不会照啊。”裘春海凶巴巴地掏出盒子炮：“你不会照？有件东西能把你教会。”老板吓得哆哆嗦嗦：“能，能！”赶紧请他们到屋里照相。

灯光下，全家人坐成一排，欢欢喜喜地照了张全家福。之后，天好和裘春海又照了张单独的。刚照完，突然大炮响起，震得地动山摇。几个孩子哪经过这阵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照相师已经浑身打哆嗦，街上传来哭嚎呼喊声。

第4节：闯关东2(4)

宋承祖和裘春海拎着枪向外跑去。作为军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就是命令，他们得赶快归队。过了一会儿，宋承祖又跑回来说："天好，看来日本人终于动手了，你带他们回家。咱家就在后街96号，这是钥匙。"又从怀里掏出那张全家福，塞到虎子手里。他特意安排虎子道，"儿子，这张照片放在你手里了，这可是传家之宝，你千万别把它给弄丢了！"说完他拎着枪大步流星地朝外跑去。四个孩子呆呆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那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

天好对弟妹们喊："咱们也快去找家吧，黑灯瞎火，人生地不熟的，说不定还难找着哩。"天星说："怕个啥？我打头阵，不就是后街96号嘛！"说着几步冲出照相馆。姐弟四个在昏暗的大街上跑着。

虎子酒劲儿还没过去，踉踉跄跄地跟在姐姐们的屁股后头晃悠着。天星跺着脚说："虎子，来，二姐背着你。"说着背起虎子跑着。孩子们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有多远，一个个累得满身是汗。天星背着虎子，更是上气不接下气。

眼尖心细的天月忽然叫道："别跑啦，看，96号到啦！"

天好气喘吁吁地跑到门口，拿出钥匙，颤抖着开锁。天星背着虎子跑过来。天好刚刚打开锁，急性的天星一膀子撞开门。四个人进了屋，天好打开灯。

天星喊着："虎子，下来吧，到家了。"虎子耍赖道："我不下，我还没过瘾呢，你这匹大马又快又好，再给我跑几圈！"天星叫道："你下不下？我可不惯你的毛病！"虎子搂紧天星的脖子："我就不下，你能把我咋着？"天星猛一下把虎子扔到炕上。虎子被摔疼了哇哇叫着："哎呀，你敢欺负我，我打你！"

虎子张牙舞爪地和天星闹起来，他兜里的全家福照片落到地上。天好捡起全家福，她端量着，心里想着，一家人好不容易才算团圆，

一眨眼的工夫，又分开了，唉，咋就这么倒霉呢！不由得眼圈儿红了。

天月忙对天星说：“别闹了，你看大姐！”天星和虎子一起望着天好，看着大姐的样子，再也没心思闹。天好默默地把全家福照片摆到柜子上。天星、天月、虎子默默地看着大姐。

天好轻声而又动情地自语：“娘，到家了，我们又有家了……”转身对弟妹们说，“不早了，都快睡吧。咱可得都记住这一天，羊年，阳历九月十八号！”

2

实在太乏，四个人躺在炕上头刚接上枕头不一会儿就都睡着了……。天好做了一个梦，好像自己才三四岁的样子，娘一边拍打着她的小屁股，一边轻轻地哼着《摇篮曲》，那曲子真好听！

炮声突然响起！一声连一声，越来越响。天好和弟妹们都被炮声震醒，四个人吓得慌乱成一团，互相偎抱着。这时候，天还没有亮，孩子们也不敢开灯，只好在炕上呆着，不知道以后会咋样。炮弹不断地在远处炸响。

第5节：闯关东2(5)

天麻麻亮的时候，四姐弟站到门口看着大街上乱糟糟的情景。大街上全是逃难的人群，呼儿唤女，乱作一团。一颗炮弹在远处炸响了，街上立刻是一片混乱，竟然有一颗炮弹在院里炸响了。

一个老大娘对四姐弟喊道："孩子，还不赶快跑呀，看热闹咋的?日本鬼子进城了，那是些野兽啊，见了男人就杀，见了女人就糟蹋，快跑吧！"天好急忙对弟妹们说："赶快跑吧！碰不到日本鬼子也得叫炮弹炸死！"

逃难的人群中，宋家四个孩子手扯着手奔跑着。虎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挣脱了姐姐的手，朝后跑去。

三个姐姐着急坏了，她们不知道虎子为啥往回跑，这不是添乱吗！天星说找到了一定先揍他一顿，天月也说虎子是被大姐惯的。天好说现在埋怨谁也没用，还是快找吧。她们就在人群中呼喊着，寻找着虎子……

别看虎子小，紧要关头他可不会添乱，他想起爹对他说过，全家福照片是传家宝，千万不能丢。爹没交给姐姐们，交给他，可他却把全家福忘了拿，这咋行?说啥也得回去拿，他可是宋家的小男子汉！虎子奔跑着，推开屋门，跑进来，把全家福照片揣进怀里，又跑出去。他在人流中奔跑着，惊恐地呼喊着姐姐……

天大亮了，满街的尸首，有军人的，也有平民的，但没有人走动。一幢楼上，太阳旗升起来了，日本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穿街而过。这时候，个别地方还有零星的巷战。

太阳出来了，还是昨天的老样子，温暖而慈祥，可是整个沈阳城已经面貌全非变了天！天好、天星、天月三姐妹在慌乱的人群中呼喊着，她们又相聚了。

天好忙着问虎子找到没有，天星急得直跺脚，天月猜想虎子回家取全家福照片了天好很有主见地一挥手："走，赶紧回家看看！"

三姐妹跑到昨天才住下的新家门前一看，房屋已经炸塌。三个人呆呆地看着，天月哭了。谁也不说明，三姐妹都害怕虎子是不是被埋在下面了，她们不约而同地突然发疯地在瓦砾里用手扒起来……。瓦砾被翻了个遍，哪有虎子的影子？三个人呆呆地坐在瓦砾前。

天好到底是大姐，这时候可是妹妹们的主心骨，啥主意还得她拿。她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以后再找虎子。天好领着妹妹们问东问西，总算在一位好心大娘的领引下，找到一个叫罗士圈子的地方，在贫民大院租了一间窝棚。

天好对天星说："你出去走走，想办法打听咱爹和虎子的消息。"又低声地嘱咐，"顺便打听一下春海怎么样了。"天星一脸坏笑："知道了，还用你嘱咐吗？"天星出去什么也没打听到，只听说东北军不和日本人打，撤出沈阳城，到关里去了。姐仨不甘心，每天都到被炸毁的家门前等啊等，她们呆呆地坐着，望着远处……

第6节：闯关东2(6)

这一天，姐仨正准备出去打探消息，女房东一步跨进了小窝棚。她告诉天好，有个叫黄显声的人，组织了抗日队伍，叫义勇军，有十几万人，吓得小日本没敢打锦州。

天月对俩姐说："我估摸，咱爹没跟着少帅的队伍撤走，说不定干上义勇军了呢。"天星点头道："我也是这么估摸的，咱爹不能跑，一定会带着队伍打回来的。"姐仨说着说着，心情慢慢好起来，总算有个盼头，谁不往好处想呢?

这些天，老百姓传说的事情多了去了，只要有什么消息，姐仨就会主动上前打听。这天，房东在院子里又给姐仨传消息了，她说："哎，听没听说？最近义勇军又把小日本好一顿揍。"

天星忙凑上前："你快给大伙说说吧。"女房东有点神秘地说道："听没听说这样一句话，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天月摇摇头："没听说过。"女房东解释着："马占山原来是东北军旅长，现在是黑龙江代主席，听说前儿指挥义勇军在江桥和小日本打了一仗，狠狠教训了小日本，马占山的名字全国叫响了。"

天好问："这就是一马占山？那二马占海呢？马占海是谁？"女房东笑道："咳，二马占海说的不是马占海，是冯占海，马字加二不就是冯字吗？爷们儿是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外甥，现在是义勇军的首领了，前不久在黑龙江的依兰又打了个大胜仗。"天星一攥拳头："可惜我不是爷们儿，要是爷们儿，我立马就去投奔他们，把小日本儿杀个干干净净！"

女房东忽然岔开话题问："哎，你弟弟呢？有信儿了？"天好长叹一口气："愁人，还没信儿。他能跑哪儿去了呢？"女房东劝道："沈阳城这么大，别乱找了，你们姊妹三个也该想想找饭辄才是。"她好心提醒道，"天好，你不是说你爹认识惠宾楼的老板吗？找找他吧，你们山东人，最讲究老乡帮老乡。"她又对两个妹妹说："我看你们俩也别闲

着，你们山东人多数都会摊煎饼，院里有磨，你们俩支个棚子，盘个灶，摊煎饼卖吧，怎么不能赚个肚子饱？”

天好到惠宾楼饭店找到老板，诉说爹爹没信，弟弟失散的悲痛，又如实讲出姐妹三人日子的艰难，请求老板帮忙。老板倒也义气，很热情地对天好说：“孩子，慢慢找吧，会找到你爹你弟弟的。这样吧，你们姐妹无论谁都行，到我这儿来一个，再多我也用不了。唉，现在的生意不比以前了。”天好千恩万谢：“谢谢大爷，你这就算救了我们姐妹了。”

3

宋承祖和裘春海跑步回到北大营，立刻参加了与日本鬼子的战斗。在一片火海里，战斗十分惨烈。东北军的部队渐渐顶不住了，士兵们在炮火中乱成一团。宋承祖挺身而出，呼喊着，指挥士兵还击敌人的进攻。

第7节：闯关东2(7)

宋承祖沙哑着嗓子对张大个子喊叫："团长呢？他怎么不来指挥？"张大个子回答："营长，没有管事的了。"副营长刘胡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营长，别打了，长官有命令，不让抵抗。"

宋承祖气愤地骂："放他娘的屁，都骑咱脖子拉屎了，还不许抵抗，这口气我咽不下，都听我的，给我狠狠地打！"裘春海说："营长，咱是当兵的，违抗命令能有好果子吃吗？我看还是撤吧。"宋承祖暴怒地吼："坚决不撤，给我打！"

宋承祖带领大伙向敌人发起冲锋，裘春海叹了口气，也跟着冲上去。宋承祖和裘春海率领弟兄们巷战，他们渐渐抵抗不住了。裘春海急急地说："营长，实在顶不住了，咱们撤吧！"宋承祖无奈道："撤吧。"队伍撤出了街垒。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的疯狂进攻，宋承祖与敌人血战着，从大街打到小巷，又从小巷打到野外。天已大亮，战士们伤了不少，活着的也是疲惫不堪，宋承祖带着队伍且战且退。

裘春海对宋承祖说："营长，天好他们也不知咋样了，我想回去看看，把他们安顿一下。"宋承祖点头道："也好。"裘春海脱下军装换上不知啥时准备的便衣："我去去就来。"

裘春海悄悄来到宋承祖家门前，他在那站着，看着被炸毁的家惊呆了，心想这四个孩子不知是死是活，得找个邻居问一问，天好可是他的人啊！他一转身，忽然看见一队日本兵开来了，他看事情不好，拔腿就跑。

裘春海赶上了部队，他把所见所闻告诉宋承祖。宋承祖说："我相信他们四个人还都好好的，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他们！"

宋承祖所在部队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已经到了黄昏。红日西坠，树叶潇潇，田野上荒草衰败，一片凄惨景象。

宋承祖问团长：“团长，咱们还要撤呀？”团长长叹一声：“唉，这是上头的命令，撤吧，一直往关里撤。”宋承祖说：“团长，我就想不通，咱们也不是不能打仗，可一退再退，就这么拱手把东北让出去了，太他妈的窝囊了。”团长愤愤地喊：“就你窝囊？谁不窝囊？可不撤怎么办？违抗军令？”宋承祖问：“也不知少帅怎么想的，他怎么就那么听老蒋的？他这么做不是替老蒋背黑锅吗？”团长说：“唉，他们是把兄弟，老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谁知道？咱不管那些，叫撤就撤。”对勤务兵，“传我的命令，部队在前边的村子驻扎，今天不走了。”

宋承祖听团长这么下了命令，忙把一个士兵招呼到跟前，悄声对士兵吩咐：“你回沈阳到我家看看，我那四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你要是找到他们，把这笔钱交给他们，叫他们好好活着，一定要等我回去！”士兵接过钱，骑马奔去。宋承祖叹了口气，转身跟上部队。

第8节：闯关东2(8)

天黑透了，部队才在一个小村庄住下。副营长刘胡子洗着脚高声骂："妈了个巴子，撵兔子似的，老子的脚上都跑出血泡了。"张大个子也跟着发牢骚："什么事呀，把家都扔了，当兵保护不了老婆孩，还叫什么军人？这个兵当不当的没意思！"大伙胡乱嚷嚷着："妈的，不干了，回家种地去！""还种什么地呀，家都让日本人占了，不如到山上当胡子！"

这时宋承祖和裘春海过来了。宋承祖问："都在嚷嚷什么？"刘胡子答："营长，弟兄们说了，再撤我们就不走了，东北不能丢在咱们手里呀，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老婆孩子！"张大个子说："营长，带领弟兄们打回去吧，我们都听你的！"

宋承祖看到大伙这种情绪，知道时机已到，就故意问："弟兄们都不想走了？"刘胡子说："都不想走了，就等你一句话了！"大伙都嚷嚷："营长，打回去吧，不能丢了家不管啊。"宋承祖摆了摆手："好了，都别嚷了。刘胡子，悄悄传我的命令，愿意跟我走的，今天下半夜两点在村口集合。"

夜深了，宋承祖在悄悄准备行装。裘春海悄无声息地摸到宋承祖身边问："营长，你真的要带弟兄们打回去？"宋承祖问："打回去，我不能给后人留下骂名。你呢？跟不跟我走？"裘春海说："能不跟你走吗？我这一辈子是跟定你了。咱往哪儿走呢？"宋承祖说："我打算领着队伍奔吉林。那边有个警卫团长，叫冯占海，是个有血性的爷们儿，是我的拜把子弟兄。他早就想和小日本干仗了，咱们和他联起手来和小日本斗！"

裘春海试探着问："那就不回沈阳了？""我倒是想回去，可回得去吗？""那天好他们……"裘春海总是忘不了他那结婚没同房的媳妇。"顾不了那么多了，等到吉林，站住脚再说吧。"

宋承祖率部投奔冯占海。冯占海的军营扎在吉林城外，知道宋承祖要来，他率士兵相迎。俩把兄弟在这种情况下相见，真是百感交集。宋承祖握着冯占海的手嚎啕大哭："大哥，沈阳丢了，我投奔你来了！"冯占海跺着脚说："哭什么！走，屋里说话。"

二人携手来到冯占海的屋里，桌子上已备好酒菜，他们喝酒话旧。冯占海听宋承祖讲述了他妻亡子散的悲惨遭遇，不禁叹道："弟妹刚死，四个孩子也在沈阳失散，真是不幸啊！"宋承祖长叹一声："仅仅是一天的事，我就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

冯占海问："孩子们不会有什么事吧？"宋承祖说："我已派人回去找他们了，听天由命吧。说说你吧，你怎么把队伍驻扎在城外？为什么不跟着张作相主席？"冯占海颇为无奈地说："唉，前些日子，姨夫奔丧不在任内，代理省军政要务的是参谋长熙洽……"

第9节：闯关东2(9)

宋承祖问："就是那个爱新觉罗的后裔？"冯占海说："正是此人！这个人一直做大清国复辟的梦，此番见日军入侵了沈阳，妄图投靠日军复辟清王朝。事变后没过两天，老东西佯称与日军谈判，把我所辖的卫队团，还有其他驻省城部队支出城外，随后他就命令吉林省军队放下武器，与日本人合作，开城纳敌。等我得知了真相，一切都晚了。小日本兵不血刃，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省城。熙洽派人对我威逼利诱，劝我投降，被我一顿通斥。"

宋承祖问："大哥准备怎么办？""如今我已经通电全国，宣誓抗日。"宋承祖一拍桌子，豪气地说："大哥，咱不能当亡国奴，抗日我跟着你！"冯占海高兴地拍着宋承祖的肩膀："好！这才是我的弟兄！我是这么打算的，率部渡过松花江，挺进舒兰县境，招募义勇军，和小日本血拼一场！"宋承祖说："对，拼他个鱼死网破！"

吉林的舒兰县也算个中等县城，是吉林城到哈尔滨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很重要，所以冯占海要到这里和鬼子周旋。到了舒兰县境内，与鬼子干了几仗，一眨眼就到了冬天，部队作战越来越艰苦。又一次战斗打响了，冰雪中，冯占海和宋承祖率领义勇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被打退了，留下一片尸体……。战斗的间歇，宋承祖和裘春海趴在战壕里。

裘春海说："营长，真担心天好他们，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唉，刚团聚就分手，我也担心，特别是虎子，这孩子，几年没见，成大小伙子了。"宋承祖不禁长叹一声。

裘春海问："营长，今后咱就跟定冯占海了？"宋承祖反问道："春海，你还有什么想法吗？""打小日本我决不含糊，就是想回沈阳一趟，找到天好他们，安顿一下，要不然不放心。"裘春海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宋承祖说："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了。"

前清遗老左云浦是最后一次科考中的举人，本想着再来个“进士及第”，谁知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皇宫，左云浦的当官梦也就成了泡影。昨夜不停的炮声吓得他龟缩炕头，一夜不敢动。天大亮了，炮声已停，他才闪开大门缝儿，藏在大门后，小心而又惊惧地看着大街混乱的场面。忽然，他发现了倚在门旁石狮子边正打盹的虎子，他急忙打开院门，一把把虎子拖进院里说：“小孩子，你不想活命了！”

虎子扬起头问：“大爷，你看到我爹了吗？“我爹是挎枪的，挎枪打仗的。”左云浦笑起来：“挎枪的多了，都是你爹呀？傻小子！”虎子很不高兴：“没看见就说没看见，骂人干什么？我去找我爹。”说着要走。

左云浦忽然间像想起了什么，问虎子道：“小孩，叫什么名？”虎子说：“虎子。大号宋天虎。”左云浦调侃着笑道：“嗬，天上的老虎，够厉害呀！”又问，“属什么的？”虎子调皮地学羊叫：“咩……属羊的。”左云浦突然愣住了，他仔细地端详虎子。老半天，又问：“嗯？属羊的？今年虚岁十三了，对不对？”虎子点点头：“俺是正月十五过的生日，可不就十三了！”

第10节：闯关东2(10)

左云浦惊喜地抓住虎子的手，急匆匆地朝家里走："走，跟我回家。"虎子挣脱道："不，我要去找我爹，咋能去你的家？"左云浦不得不和和气气地哄着虎子："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没看见外边打枪吗？等街面静板了，我领你去找你爹。"虎子正犹豫着呢，已经被左云浦拉到堂屋的客厅里。

左云浦的妻子正在家里烧香跪拜菩萨，嘴里念叨："菩萨保佑太平吧，也保佑保佑我们老左家，左家五世单传，可不能在云浦这一辈子断了香火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就让我们遂愿，让我们有个儿子吧。"

正在这时，左云浦领着虎子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左妻不解地问："云浦，这孩子是谁呀？"左云浦没搭碴儿，只是又急又喜地说："虎子，你坐这儿。老婆子，快，把萨其马拿给孩子吃。"

虎子早已饿得不行，又不知萨其玛为何物，吃起来才知道好，于是就大口大口地吃着。左云浦说："虎子你慢点吃，都是你的，别噎着。"说着忙拽着妻子往里间去。

左妻不明就里，一掀门帘进了里间，往床边上一靠问："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呀？神神秘秘的！"左云浦白了妻子一眼："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咱俩没孩子，可香火不能断啊。"

左妻为此事总觉有亏，平常也得陪着小心，听男人又提此事，不觉心虚，忙接道："谁说不是，可这孩子也不是咱的骨肉啊！"左云浦说："前儿我到苏家屯找大仙儿算了一卦，大仙说了，咱俩要亲生亲养肯定不行了，可我命中注定有儿子，还说了，一个月之内，要是碰到一个属羊的男孩找上门来，那就是老天给我安排的儿子，下辈子香火一定兴旺。今天我一开门就遇见了这个孩子，一问，嘿，属羊的，应个正着，活该我有儿子了。"

左妻不放心："人家能没有父母？"左云浦说："他说他娘死了，他爹是当兵的，当兵的能养活儿子？什么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儿子。"

虎子吃完了萨其玛，哭着叫喊："大爷，我要回家！"左云浦和妻子跑出屋来。左云浦忙哄着虎子："虎子，别哭呀，外边打着枪，出去就没命了，先在我家呆着，等街面平静了，我送你回家。"虎子说："你可要说话算话。"左云浦一脸笑意："你放心，说话算话，说话一定算话！"

这一整天外面虽然大乱着，可左云浦却是心花怒放，天刚黑，他就关了大门，喝着小酒，哼唱京剧："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城外来了司马的兵……"左妻不解地问："云浦，日本人打进来了，你高兴什么？"左云浦抿一口酒："我高兴了吗？日本人打进来是早晚的事，今天不来明天来，挡都挡不住！国家大事啊，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溥仪早就密谋着复国当皇帝，一直没有机会，这下子机会来了。"

第11节：闯关东2(11)

左妻问："你是说大清国还有戏？"左云浦摇摇头："大清国？你就别想了。"他压低声音说，"你不知道，日本人早就和溥仪有了联系，说要宣告东北独立，建立一个满洲国，请溥仪来东北当皇帝呢。"

左妻更是不解："他当不当皇帝关你什么事？"左云浦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这你就不懂了。我和溥仪有私交，还沾着点拐了不少弯儿的亲戚，在天津那阵子，他和我称兄道弟呢。要是溥仪当了皇帝，我还不能捞个一官半职的？说不定赏我个顶戴花翎，到那时候，你就是诰命夫人，老左家光宗耀祖的日子就要到了！""真的？"左妻惊喜地问，好像凤冠霞披已经到了她手上。"你就等着吧，这一天就要来了！"

俩人正高兴呢，虎子哭着来到屋里喊："大爷，外边不打枪了，我要找我爹。"左云浦问："虎子，你不愿意在我家给我当儿子？"

"我自己有爹。"左云浦忙给虎子吃定心丸："好好好，明天一早找你爹。"虎子这才用手揉着泪眼走出去。左妻小声地问："你真要领他找他爹？"左云浦不说话，好像在想什么好主意。左妻催促提醒道："你倒是说话呀！要想把这孩子留住，就要绝了他的念想！"左云浦笑了笑："我有办法！"说着，嘴巴凑到老婆耳边如此这般小声嘀咕一阵子。左妻也笑了，指着丈夫的鼻尖儿："你个老东西，真够鬼的，但原这孩子能信。"

第二天中午，左云浦让吃饱喝足了的虎子领着来到宋承祖家住的地方。左云浦正要找人打听消息呢，就走过来一个中年女人。左云浦上前问道："请问知不知道住在这儿的一位长官到哪去了？"那邻居对左云浦说："你说那个当兵的？事变当天就再也没回来，听说他已经战死了，可惜呀，可惜呀。"那邻居还说："事变那天，姐三个回来找弟弟，谁知道一颗炮弹飞过来，姐妹三个活活地被炸飞了！"

虎子一听，喊了声："姐……"嚎啕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爹没了，我姐姐也没了，我没有家了……"左云浦趁此时机忙拉着虎子："虎子，别哭了，跟我回去。"虎子哭着说："我不给你当儿子！"左云浦又进一步宽慰道："我不让你给我当儿子了，好不好？你先跟我回去，别害怕，有我吃的就有你的，这辈子我养着你，走吧。"虎子说："我自己养活自己。"

左云浦问："你怎么养活自己？要饭吗？听我的，还是跟我回去。""我不回去。"左云浦问："那你住哪儿？"虎子答不上来了。左云浦十分有耐心地劝道："跟我回家，你先住些日子，什么时候想走，跟我说一声，我绝不拦你。好了，在这儿给你爹和三个姐姐磕个头吧。"虎子望着这片废墟，慢慢地跪下来，认认真真地磕了三个头，然后跟着左云浦去了。

第12节：闯关东2(12)

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出面，召集已经投降的沈阳官员和前清遗老议事，左云浦和他的学生金子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二人非常兴奋。

土肥原说话像念经："诸位，今天把大家请来，想通知你们一件事。众所周知，张作霖父子在满洲的虐政很不得人心，大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因此，满洲独立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号就叫满洲国！"

大家议论纷纷。土肥原继续念叨："安静！听我说。我们的计划是，满洲国都设在长春，改名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要说明一点的是，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同样可以充当国家的官吏，我的意思大家明白吗？"大家又议论纷纷。

左云浦道："请问阁下，这个国家的君主呢？谁来担任？难道也是你们的人吗？"土肥原："不不不，国家的元首我们已经考虑好了，就是你们前大清国的皇帝溥仪阁下。"大家惊呼："哦！皇上回来！"

左云浦又说："阁下，既然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国号有点问题，溥仪是大清国的皇上，这个国号还应当叫做大清国才对。"土肥原声色俱厉地说道："不！这不是大清国的复辟，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它就叫满洲国。我们不是请溥仪做皇帝，是做元首，做执政，你没听明白吗！"众人都吓傻了，胡乱回答着："明白，明白！"左云浦倒是不怯，壮着胆子说："可据我所知，溥仪还在天津呀。"土肥原反而温和地回应道："你说得很对，溥仪在天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到东北来的！"

金子顺悄声地对左云浦说："老师，你就少说几句吧，没看见？日本人不太高兴。"左云浦大嘴一撇："我管那些，谁也别想堵住我的

嘴！”金子顺说：“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托人在警察署谋了个差事，已经有眉目了。”左云浦有点不屑：“哦？你挺有章程的呀。”金子顺说：“什么呀，就是混口饭吃罢了。”

左云浦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天黑之后，关起大门喝闷酒。他喝醉了，拍着大腿唱小调：“我好比笼中鸟……”唱着唱着，竟老泪纵横地哭起来。左妻十分不解地问道：“云浦，你哭什么？要成立满洲国了，你应该高兴啊！”左云浦说：“我高兴个屁！日本人不要皇上，叫什么执政。完了，我的顶戴花翎没指望了，你的诰命夫人也要泡汤。”

忽然间，前朝的旧官员佟致远来拜访左云浦，二人正好好对酌。左云浦说：“致远兄夤夜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佟先生笑了：“所来不为别的事，受日本人之托，想请你去天津见一个人。”左云浦问：“去天津见个人？见谁？”佟先生笑道：“跟我装糊涂了不是？见皇上啊。”左云浦不满地说：“见他干什么？日本人为什么么不自己去？”

第13节：闯关东2(13)

佟先生道："云浦兄有所不知，日本人要建立满洲国的事是他们的设想，还没有征得溥仪的意见。听说溥仪对建立满洲国很有些天真的想法，抱定主意要做皇帝呢。"左云浦继续发着牢骚："我就奇了怪了，日本人为什么不让溥仪做皇帝呢？溥仪本来就是皇帝，满洲又是隆兴之地，他回来做皇帝也是顺天理合民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没有皇帝的称谓，请他来做什么？"佟先生耐心解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想啊，日本国也有皇帝，在满洲又安排个皇帝，两国的关系不好处理，说白了，人家日本人是要溥仪做个傀儡，不能明说就是了。"

左云浦丧气地说："这么说，拥立皇帝就彻底没戏了？"佟先生说："也不是说就没戏了，日本人的意思，让你去探探溥仪的口风，有些事可以商量嘛。"左云浦心中似乎又有了点希望，便松口说道："要我去见见皇上也不是不可以，可我就这么空手大脚地去见皇上？"佟先生说："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日本人都给你备好觐见礼了。"左云浦这才有点笑意地说："那好吧，等我准备准备，带着儿子跑一趟。"

左云浦带着虎子到沈阳火车站和前清遗老们拱手告别。虎子瞪着大眼睛听遗老们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一伙人在站台上正说着，快要上车了，佟先生匆匆跑来，呼喊道："云浦兄留步！"左云浦奇怪地问道："致远兄，何以匆匆而来？"佟先生急急地说："云浦兄，天津不必去了，事情有变。""何以言之？"佟先生悄声地说："土肥原已经秘密到了天津，成功地说服了皇上。皇上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现在已经来到东北了。"

左云浦笑道："看来皇上比咱们还心急。"佟先生说："有消息说，皇上先前一口咬定要复辟登基，日本人不同意。先是说实行共和制，让皇上做大总统，皇上不干；后来日本人改了说法，说是实行执政制，说这只是一个过渡，还答应，将来议会成立之后，由议会通过恢

复帝制的宪法。”左云浦高兴地说：“这么说，皇上早晚要登基的？”佟先生道：“那是一定的，要不然咱们忙活一腚沟子汗，图了什么？”

溥仪到了旅顺，住在大和旅馆。旅馆大门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一般人不能随便靠近，日本军人可以进进出出。溥仪住进这旅馆，实际上和住在监狱里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活动空间大点，吃穿用也都应有尽有。

太阳把暖洋洋的光线洒在溥仪住的楼上窗前的桌面上。窗外有小鸟儿在欢快地叫。它们自由自在地飞来去，有几只小麻雀还飞到窗台上蹦跳。

溥仪对着镜子理妆，郑孝胥和儿子郑垂看着溥仪的举动，不时地拿眼睨着旁边站得笔挺的日本人上角利一。这个人是日本人派给溥仪的顾问官，实际上就是监视溥仪的特务。

第14节：闯关东2(14)

上角利一问：“阁下，你要干什么？”“想出去走走。”溥仪说着，拿眼角余光看着这个日本人。上角利一毫无表情地说：“对不起阁下，奉板垣大佐的命令，你不能出去。”溥仪不满地问：“为什么？”郑孝胥讨好地笑道：“皇上，听他们的，他们是为了您的安全。”

溥仪皱着眉头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到什么时候？”他的眼镜的圆镜片，对着日本人的脸，一闪一闪的。上角利一腔调呆板地说：“这要听板垣大佐的。”“为什么不接我到奉天？”溥仪不满地问道。上角利一又呆板地答道：“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这个板垣，他现在在忙活什么？”溥仪毫不隐瞒自己的愤懑。郑孝胥凑趣地解释道：“现在正在讨论新国家的体制问题，一旦讨论出意见，他会来请皇上的。”

“怎么？还在讨论新国家的问题？这可太奇怪了，土肥原不是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建国大计吗？”溥仪一连串地发问。上角利一简直就像一具木偶，仍是老腔老调地应付道：“阁下太性急了，到时候听板垣大佐的通知就行了。”溥仪气哼哼地说：“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拿我当小孩子看待吗？”上角利一眨巴眨巴小眼睛：“阁下说话不要这么难听，这对你不好。”

第2章闯关东Ⅱ第2章

1

虎子终于肯喊左云浦为爹了。虽然虎子忘不了自己的亲爹宋承祖，虽说他也忘不了自己的三个亲姐姐，但是，现在他们都死了，是那个女邻居亲眼所见。没了亲人虎子无依无靠，他只能靠左云浦了。况且左云浦对虎子那是真不错，他长到这么大，没吃过的好东西左云浦都给他吃了。

这天，左云浦给虎子打扮得一身新，像个小公子哥儿似的。他们一同从沈阳坐火车去大连，然后再去旅顺。左云浦是作为请愿代表去见皇上的，其实，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丑剧。溥仪这个原来大

清国的皇帝被赶出了皇宫，现在满州国要成立了，日本人答应他，先让他当一年的“执政”，一年以后再登基当皇帝。为了堵一堵国际舆论的嘴，走个过场，来个障眼法，就说是溥仪并不想出来干，是前朝的“代表们”请愿，他才出来当这么个“执政”。

左云浦与虎子来到旅顺的大和旅馆，左云浦这个“代表”去开会，虎子在旅馆内到处走动。旅馆虽然有日本兵把守，闲杂人等不能入内，但左云浦是“代表”，虎子是“代表”带来的儿子，有走动的自由。代表们都去开会了，溥仪却故意拿捏着架子，不去见“代表”。得遮遮羞啊，他无事可干，就在楼上练书法。这时上角利一和郑孝胥走进来。

顾问官上角利一说：“阁下，有件事情通知你。”“哦？说吧。”溥仪不在意地应道。郑孝胥说：“皇上，好消息，沈阳方面来了信儿，全满洲会议已经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拥戴您出任新国家执政。”溥仪毫无兴趣地：“知道了。”他要的是皇位，那理会什么“执政”！

第15节：闯关东2(15)

上角利一说：“阁下，会议代表已经从沈阳动身了，他们要来见你。”“还见什么？有必要吗？”溥仪兴味索然地反问道。郑孝胥说：“皇上，代表们要向您请愿，请您出任执政，您要准备一下答词。”“这件事你就办一下吧。”溥仪心想，这事儿，也要我动手吗？“阁下，答词要准备两份儿，第一份儿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请愿，再拿出第二份儿表示接受。”上角利一好像老师教学生。溥仪无奈地说：“好吧，就按你们的意思办。”他当然明白，这完全是日本人玩的一套鬼把戏，哄人何至于此，可是，不答应能行吗？

于是由郑孝胥这个小丑领演的一场闹剧就在旅馆的会议室内开场了。郑孝胥笑吟吟地走进会议室，咳嗽了一下，会场安静了。他说：“诸位的请愿书皇上已经看过了，我代表皇上致答词。”

郑孝胥念答词：“予自经播越，返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国之玷危，时轸于秋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郑孝骨那干瘪的声音慢吞吞吐吐着每一个字简直就是念悼词。

正在这时，虎子从一间屋里出来，在走廊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他蹑手蹑脚地推开溥仪屋的门，溜了进去，好奇地看着溥仪。

溥仪发现虎子，问道：“嗯？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到这儿来了？”虎子口齿伶俐地答：“我是左云浦的儿子，叫虎子。”“嗯？你爹是左云浦？我认识。不对呀，我听说他没有儿子呀。”溥仪觉得这小孩虎头虎脑的挺好玩，就和他聊起来。虎子爽快地答道：“我是他捡的，我爹叫宋承祖。”

“哦，你跟你爹来干什么？”溥仪觉得有意思，顺口问道。虎子说：“我爹说要保你做皇帝，让我来见见世面。”“做皇帝？还没谱儿呢。”溥仪苦笑道。“我爹说了，你当皇帝是早晚的事。”溥仪笑

了："借你吉言，你看我像皇帝吗？"经虎子这么一说，他的心情好了一点儿。"现在还不像，穿上龙袍就像了。"

溥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脸上也有了点笑意。"你是不是挺闷的？咱们做游戏呀？"虎子从兜里拿出玻璃球，"咱们弹玻璃球好不好？"溥仪说："好啊。"二人做开了游戏。

会议散了，代表们走出屋子。左云浦找不见虎子，就在走廊里叫着："虎子，虎子！"虎子开门探出半个身子喊着："爹，我在这儿！"

左云浦走进屋里，看到溥仪，大吃一惊道："皇上！"忙要磕头。溥仪摆摆手："云浦呀，大礼就免了吧。你也来请愿呀？"左云浦恭敬答道："我也是受大家的委托。皇上，我儿子不懂事，到这儿打扰您了，我知罪。"溥仪说："没事，我和他玩得正高兴呢。"

第16节：闯关东2(16)

左云浦说："皇上，刚才海藏说您推辞了做执政？""那都是虚应故事，不必当真，你们二次请愿吧，大瓷都准备好了。"溥仪摇摇头，面无表情地说。左云浦恍然大悟："哦！"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猫腻。

溥仪对左云浦说："云浦，我有件事想托你办一下。"两片眼镜片对左云浦一闪一闪的。左云浦问："皇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溥仪拿出一卷画轴："我手头最近不太方便，这是苏东坡的《答客帖》，你给我搭个碴儿出手吧，值多少钱你比我懂行。""皇上既然信得过我，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左云浦说着心里有点酸，原来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这次左云浦带虎子到旅顺见到了皇上，他的心情好多了，皇上交待他办的事他心中已经有底。这天上午，天儿很好，左云浦坐在院子里，心境开阔，他一边抽着水烟袋一边对虎子说："虎子，这回到旅顺，开眼了吧？""那个戴眼镜的就是皇上啊？"虎子问。左云浦说："对呀，他就是大清国的逊帝溥仪。"虎子不屑地摇头："我看他不像皇上，倒像个教书先生。"

左云浦正色道："虎子，皇上就是皇上，别看他住在旅馆，那也算皇上的行在，一切要讲皇宫的规矩。"虎子问："皇宫有什么规矩？你说给我听听。"

左云浦立即讲开了："皇宫里的规矩多了去了，就说陪皇上玩的事吧，那叫陪王伴驾，你得哄着皇上高兴。有一回，一个小太监陪着太后老佛爷下棋，老佛爷也就是慈禧太后。小太监玩得忘乎所以，说了一句，我杀了老佛爷的马。老佛爷翻脸了，说，你杀我的马，我杀你全家！结果呢，嚓嚓嚓，小太监的全家成了刀下之鬼。"虎子挺讲道理："老佛爷不叫玩意儿，输了还耍赖皮，那谁还和她玩呀？"

左云浦继续说教："虎子，今天爹高兴，给你说说皇宫里的有些规矩。从哪儿说起呢？就先从坐卧行走说起吧，在宫里，伺候皇上，站

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说着示范，“站要这么站着，双手要搭在这里，头要这么低着，走呢，要悄然无声，不能扑沓扑沓的，也不能像贼似的。来，你试试看。”

虎子学站立、行走，左云浦做着纠正。虎子问：“爹，你教我这些干什么？我也不是皇宫里的人。”左云浦意味深长地说：“这都是本事，所谓技不压人，你学会这些，早晚会派上用场！”

满洲的一切似乎都循日本人的安排在进行着，长春变成了新京，执政府就安在旧道尹衙门里，一切都已就绪。1932年3月的一天，溥仪就任“执政”的仪式就在旧道尹衙门的大厅里举行，满铁总裁内田、关东军官、伪政权官员郑孝胥父子、罗振玉、旧奉系官员张景惠等蓟聚一堂。

第17节：闯关东2(17)

蒙古族宝王爷带着小女儿娜日托娅格格，出现在人群中。左云浦带着虎子，从侧面看到了这一仪式。大家互相祝贺。郑孝胥对宝王爷笑道："哎哟，这不是宝王爷吗？也来参加大典了？"宝王爷笑中带刺道："哟，海藏兄，你可是春风得意呀，弄了个国务总理，由你来组阁？这不是嘛，皇上复出，我怎么也得来捧捧场啊。"

郑孝胥笑道："唉，国家急着用人，我是被逼出山的。怎么，宝王爷想不想谋个差事？"宝王爷一点也不客气："拉倒吧，狗的聚会在骨头上，官的聚会在权势上，我可不跟着你趟浑水。"

郑孝胥倒是兴头十足："你呀，我还不知道？老滑头一个，你是看形势呢。我可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别看现在皇上没登基，日本人都答应了，皇上执政一年为期，明年准能复位，到时候别后悔。""我有什么后悔的？他做他的皇上，我在科尔沁放我的马，高兴了和他走动走动，他要是不理我，我还不理他呢。"宝王爷一脸不屑地回应道，"你呀你呀，不和你说了，说不到一块去。"郑孝胥和别人应酬去了。

正在这时，娜日托娅拉拉宝玉爷的手说："阿巴吉，我要撒尿。"宝王爷说："先憋着，一会儿皇上就要出来了。"正好站在旁边的虎子悄悄地对娜日托娅说："你要撒尿吗？我也要撒尿，领你去。"说着，扯着娜日托娅的手就走。在厕所撒完了尿，两个小孩在院里一边溜达，一边互相打问各人的名字和家住那里。

俩人正说着，这屋里铜管乐响起。虎子说："皇上出来了，咱们快去看热闹吧。"二人扯了手一同来到大厅里，这里很热闹，俩孩子偷在旁边看。

音乐声中，一身西式大礼服的溥仪，面无表情地站在大厅前方。记者的镁光灯闪烁。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元勋"们向溥仪三鞠躬，

溥仪一躬答之。司仪官高声叫道："晋献满洲国印绶！"臧式毅和张景惠捧着黄绫包裹的"执政印"走上前献印。

司仪官继续呆板地叫道："宣读执政宣言！"郑孝胥宣读"宣言"："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望其勉之。"

司仪官接着大声道："下一项仪式，升国旗。诸位庭院里请。"众人纷纷走出大厅。虎子和娜日托娅也跟着人群来到大大的院子里看热闹。大伙在院里举行升旗仪式。司仪官宣布道："升旗开始！"音乐声中，旗子升起来了。宝王爷看着耷拉着的旗子不禁生气地嘟哝着："完了，完了，这是什么国旗呀，一块尿布。"

第18节：闯关东2(18)

一帮子前清遗老们倒是被感动得嚎啕大哭。虎子和娜日托娅不知道这些个老头们为什么会哭，而且哭得十分滑稽，他们偷偷笑起来。二人要分别各回各家去了，娜日托娅问虎子："咱们还会见面吗？"虎子说："说不定呢。"娜日托娅说："你到我们科尔沁草愿来玩吧。"虎子问："我要真去了，你给我吃羊肉吗？"娜日托娅答："管你吃个饱！"二人相对笑得真开心。

当天晚上在新京的大酒店里，前清的遗老遗少酒宴庆贺，大家弹冠相庆，欢欣雀跃。大伙演习皇宫里的礼仪，一个个跪地叩拜，三呼万岁……

"执政"仪式这出剧已经演过，左云浦暂时还没打算离开新京，他还有他的小九九呢。第二天上午，左云浦又带虎子来到执政府，在厢房里，他找到了大管家。

大管家态度倨傲阴阳怪调地说："哟，左先生，找我来了？有什么吩咐啊？"左云浦陪着笑脸小心地说："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儿子已经老大不小了，想送到宫里历练历练，请您给说说话。"大管家装腔作势地说："哦，不好办啊，想送进宫里的孩子太多了，你也知道，宫里不是幼儿园，他来能干点什么？"

左云浦说："知道不好办，这不来找您了吗？您会有办法的。"说着，把自己的袖筒子对接了大管家的袖筒子。左云浦看着大管家的脸色。大管家的脸色由冷转热，最后笑道："你呀，真拿你没办法，不就是为了给孩子讨个前程吗？和我还这么客气什么？别人的面子不给，您的面子我敢不买吗？您和皇上的交情是一天半天了吗？行啊，孩子留下给皇上做个小答应吧。"

左云浦和虎子回到小旅馆，已经是下午了。左云浦要给虎子收拾带到宫里的东西，他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对虎子说："虎子，爹的愿望总算达到了。你也看到了，进宫谋个差事多不容易，你都不知道我

花了多少钱啊！以后要好好伺候皇上，把皇上伺候好了，他老人家一高兴，就会封你个一官半职的，爹以后就靠你光宗耀祖了。”

虎子不大高兴：“爹，我不想伺候皇上，我要跟你回沈阳，我还要找我爹。”左云浦有点生了：“你这孩子，怎么不懂好赖呢？你以为谁都能谋到这个好差事吗？”

虎子执拗地说：“我不想干好差事，我就想找我爹和姐姐。”左云浦怕说重了虎子不干，只好耐着性子哄他说：“我也不是不让你找，我一直在为你找啊！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干着，找到他们我就来领你回家，你看这样可以了吧？”“你可要说话算话。”

左云浦说：“那当然。好了，今晚我就要回沈阳了，你在这儿好好干，要给我长脸，听见没有？”他又接着叮嘱道，“和皇上见面，要经常念叨，我爹是左云浦，非常想念皇上。”虎子问：“说这些干什么？”左云浦十分认真地说：“傻孩子，给他留下好印象啊！说不定哪一天，他老人家一高兴，赏我件黄马褂，备不住还能放我个道台呢。”

第19节：闯关东2(19)

2

宋承祖跟着冯占山的部队在舒兰与鬼子打了几仗，后来转战到了哈尔滨，部队在郊外与日本人进行殊死的战斗。隆冬季节，冰雪覆盖着原野，义勇军的部队在潜伏着。

寻找四姐弟的士兵回来了，他趴到宋承祖身旁，报告："营长，我回来了。"宋承祖擎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有说话，他真的怕听到最不好的消息。士兵小声道："营长，孩子们没找到，你原先住的房子已经被炸塌了。"宋承祖的望远镜颤抖了一下，停了一会儿他才轻声地问："孩子们呢？"士兵说："我打听了邻居，他们说，房子炸塌前，孩子们已经跑出去了……"宋承祖轻轻地喘了口气，心想，这真应了那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话了，都是小日本给害的！

宋承祖率领义勇军和日本军队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他跳出战壕高举盒子枪，大声喊道："弟兄们，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誓死保卫哈尔滨，跟我冲啊！"一场激战，敌人留下了大片尸体。

义勇军被日军包围，陷入了困境，宋承祖指挥义勇军战士拼死抵抗。日军嗷嗷叫着发起一轮进攻，被打退后，留下一片尸体。敌人又发起了更疯狂的进攻，嗷嗷叫着扑向阵地。义勇军跳出掩体，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义勇军损失惨重，不过日军还是撤退了。日军又一轮炮轰之后，嗷嗷叫着再次冲向义勇军的阵地。宋承祖负伤了，这时，刘胡子跑来叫道："营长，司令部要你回去开会。"宋承祖来到义勇军营地会议室，冯占海正给大伙开会。

冯占海讲道："目前的形势不用我说了，日军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哈尔滨，荡平东北，为建立满洲国扫平障碍。现在大敌压境，咱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咱们是孤军作战，得不到国民政府的后援，部队缺少补给，粮食、弹药、衣物、医药样样奇缺。虽然咱们给了敌人重创，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现在日军正疯狂围剿过来，甚至出动

了飞机坦克，咱们以血肉之躯，抱必死之决心，奋力抗击日寇的优势兵力和装备，但毕竟力量的对比太悬殊，很难坚持下去了。”

宋承祖问：“司令，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冯占海说：“再坚持下去，和日军正面争斗是不明智的，咱们要调整战略。司令部决定，我部迂回南下，偷袭吉林、长春，以攻为守，粉碎日伪军对哈尔滨的进犯！”宋承祖说：“对，抄敌人的后路。”

部队撤出了哈尔滨，开始向南撤退。裘春海搀扶着受了伤的宋承祖和部队前行。裘春海说：“营长，哈尔滨失守了，和日本人玩命，这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再这么打下去，我看是一点前途也没有。咱们还是回去找天好他们吧，那是你的骨肉，你不能扔了不管，你得顾顾自己的家了！”

第20节：闯关东2(20)

宋承祖严厉地说："你给我闭嘴！你这些话说得太多了，我就不心疼我的孩子吗？可眼下咱们就要成亡国奴了，没有国哪来的家？要是当了亡国奴，成天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那和做牲口有什么区别！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咱们眼前就有一条路，和小日本死拼到底，不赶走日本人，咱对不起这片黑土地，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

裘春海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就是……"宋承祖厉声地说："春海你记住，再要是和我提起这些，别怪我翻脸！"裘春海忙放出软话："好好好，我再不说了，其实我就是不放心天好他们。"宋承祖说："我的这些孩子，哪个不是铁匠的砧子？皮实得很，再大的苦难也能熬过来。"突然，子弹像雨点一样落下，部队遭到敌人的重兵伏击，宋承祖部损失惨重！日军的飞机来了，投掷炸弹。雪地开阔，无处隐蔽，义勇军人马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敌人攻上来了，一场激战开始。宋承祖高喊："弟兄们，冯占海司令来救援我们了，冲啊！"这场激战，敌人留下尸体千余。

宋承祖率义勇军残部行进在群山之间，天空有敌机飞过，疯狂地投掷炸弹。义勇军被炸，伤亡惨重，队伍被打散了。宋承祖和裘春海且战且退，逃进一个挖参人的窝棚。二人坐在窝棚里。

裘春海哭道："营长，队伍全完了，咱们怎么办啊？"宋承祖咬着牙说："哭什么？没出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裘春海抹着眼泪："唉，东北军到底哪里去了？义勇军也不行了，咱们还有什么前途？"宋承祖皱眉道："我就不愿意听你这话，怕什么？打破了头扇子扇，结了痂就好了。"裘春海问："现在咱们怎么办？""想尽办法集合旧部，往北撤，继续跟敌人周旋！义勇军的大旗不能倒！"宋承祖斩钉截铁道。

裘春海说："营长，还有一件事，朱传武团长已经在哈尔滨巷战中牺牲了！"宋承祖一惊："什么？传武兄战死了？"裘春海说："朱团长

抱着一捆手榴弹和敌人的装甲车同归于尽了！”宋承祖泪水奔涌而出。裘春海说：“是鲜儿把他拉回山东大院的，朱团长直到回家眼睛都没闭上。”宋承祖问：“朱家怎么样？”裘春海说：“朱开山用飞镖杀死了森田，一家人不知去向，听说全家坐着马车进了长白山……”

宋承祖面对苍天，双拳一抱：“传武兄弟，你给我做出了样子，我宋承祖佩服你。传武兄弟，我知道你没闭眼，你要看着我宋承祖是不是个孬种，传武兄弟，你放心，我决不会让你失望！”

宋承祖和裘春海扔掉军装，穿着老百姓的衣裳回到了沈阳老城，他们要找天好姐弟四个。他俩正在街上走呢，迎面来了警察。他们赶紧用破帽子遮脸，躲过了警察。这帮警察由金子顺领着在大街上拦人、搜身、盘问。

第21节：闯关东2(21)

沈阳城可真是大变了样，伪警察满街窜，街面上到处是满州国的国旗，像小孩的尿布耷拉着，半死不活的吊丧样儿。街墙上张贴着通缉告示，一些人在观看。

宋承祖对裘春海说："你去看看，什么事。"裘春海看明白告示的内容后，吓出一身冷汗，他抽身走出人群，来到宋承祖跟前，慌张悄声地说："营长，不好了，你被日本人通缉了，还贴着你的照片呢。怎么办？"宋承祖镇定地说："慌什么？先找个地方立住脚。"

二人在背静小巷子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吃过晚饭，他们关了客房门休息，准备第二天到老房子打探天好四个孩子的消息，找到孩子之后，就回山东老家。

宋承祖发现裘春海藏了一条狐狸围脖，就问道："春海，你藏了什么东西？"裘春海见隐瞒不住，说了实话："一件战利品。"说着把狐狸皮围脖递给宋承祖。

宋承祖拿着狐狸围脖说："这是女人的东西，你留着它干什么？"裘春海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是女人的东西，想留着送给天好。"

宋承祖长叹一声道："唉，你俩真是不容易！当年在山东老家，你俩就要拜天地了，你惹事跑了，跑到关东来找我。当年你到底惹了什么事？也没跟我细说过，我忙着也懒得问。"

裘春海说："还不是为了天好？娶天好前，我借了本乡财主田大爪子一笔钱，那天正要天拜天地，田大爪子来了，说要么我立即还钱，要么让我把新婚第一夜让给他尝鲜。我苦苦哀求也没有用，后来假装应允，洞房里手刃了老淫棍，这才连夜跑到关外找你。"

宋承祖道："老东西该杀！这些年苦了我的天好。这世道还有你们俩这样的情分，不容易啊。天爷保佑，赶快找到孩子们，等咱们团聚了，你就和天好成婚吧。"

第二天，宋承祖和裘春海破帽遮颜地走在大街上，正准备往他们的老房子走，一队日本兵排着队伍走来，突然吹哨，拦住众人，盘查身份。二人跑到一户人家院门外，一推院门，虚掩着，他们忙躲到院里。这是左云浦家。正在漱口的左云浦发现了二人，呼喊道："喂，你们怎么私闯民宅？"

宋承祖陪着笑脸说："老哥，外边挺乱的，我们进贵府躲一躲。打扰您了。"左云浦见裘春海那不善的样子，只好用一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慷慨大方的派头说："哎，屋里请吧，我正沏了一壶好茶，进来品一品。"三个人同进客厅。

左云浦打量着宋承祖说："老弟，我怎么看着你面熟？"宋承祖有点吃惊地说："哦？咱们见过面吗？"左云浦笑道："我想起来了，你是东北军的……"裘春海一看露了馅，不禁惊慌，他一个箭步窜上来，捂住了左云浦的嘴，左云浦挣扎着。宋承祖大喝："春海，不得鲁莽！有话好好说。"裘春海放了左云浦。宋承祖使了个眼色，裘春海到院里警戒去了。

第22节：闯关东2(22)

宋承祖说："老哥，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东北军的营长宋承祖，你要想告密领赏，现在就可以把我捆绑起来送给日本人。不过我可告诉你，义勇军的兄弟们知道了，他们不会饶了你的！"左云浦忙不迭地说："哪里，哪里，我左云浦不是那样的人，你是抗日的大英雄，我敬仰得很呢。"宋承祖说："我们暂时躲避一下，街面平静了就走，不会连累你，你别害怕。"左云浦说："我不害怕。唉，听说义勇军被打散了，你怎么敢回沈阳呢？我劝你还是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吧。"此话也确实是一番好意。

宋承祖说："实不相瞒，我们是想躲一躲，可是有件心事，不得不冒险回来。""哦？有心事？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宋承祖叹了一口气，终于实话相告："唉，'九?一八'当天，我在山东的四个孩子来找我，我们正在照相馆照全家福，日本人炮轰北大营。国难当头，我急着回部队和日本人作战，就这样和孩子们失散了，后来远去吉林投奔了冯占海的义勇军。现在抗日无门，想找回孩子们，回山东老家种地去。左老眼大手大，能否帮着找找我的孩子？"左云浦问："你的四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三个大的都是姑娘，天好、天星、天月，最小的叫虎子，是我的独子。"左云浦听罢大吃一惊，心里想，事情怎么就这样巧呢？虎子竟然是他的孩子！他不动声色地应承道："哦，好说，我一定帮你找，找到你的儿子，一定亲自送到你手里。"他又装做真心地问，"哎，你住在哪儿啊？到时候怎么和你联系？"宋承祖说："落魄之人，居无定所，到时候我会来找你的。"

正在这时裘春海走进屋里道："掌柜的，日本人撤了，咱们走吧。"宋承祖对左云浦拱手："那就不打扰了，后会有期。"

看宋承祖走了，左妻惊恐地问："云浦，虎子的爹找来了，你怎么不把孩子还给人家？""你知道什么？他要是知道我把孩子送到溥仪那儿了，还不宰了我？"

宋承祖和裘春海出了左云浦家的大门，上街没走多远，迎面正巧走来一个穿警官制服带护兵的人，此人就是左云浦的学生、伪警察局副局长金子顺。宋承祖和裘春海不敢和金子顺对脸，只是无意似地往另一方向偏了一下头，算是和金子顺擦肩而过。金子顺成了日本人的狗，那鼻子尖得和狗差不多。他职业性地回头看了看，好像也没发现刚才过去的俩人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才带着护兵推开左家的大门，走进院子，一直闯进客厅。

金子顺大咧咧地坐下，对左云浦说："云浦，有日子没来看你了，近来可好啊？"左云浦冷冷地问："子顺，你刚才是怎么称呼我的？""我称你云浦啊，不对吗？"左云浦说："我敢说不对吗？不过我记得以前你拜我为师学书法，称我左老师。自从靠上了日本人，你出息了，这称呼就变了，先是左老，后来变成老左，今天变成云浦了，你干脆叫我小左得了。"金子顺怪笑："你看看，挑礼了不是？这样不是显得亲热吗？"

第23节：闯关东2(23)

左云浦问："行，随你怎么亲热吧，警察署副署长大人，找我来有何贵干啊？"金子顺道："这不是嘛，宪兵队的日本上司酒井大佐酷爱书法，听说你是书法大家，托我来求你的墨宝来了，赏个面子吧。""巴结日本人？我犯得上吗？没那闲工夫！"左云浦不屑于此金子顺阴阳怪气地说："云浦，你这就不对了，日本人是瞧得起你，再说，你得罪得起人家吗？惹得日本人火起，挑你一个错儿，把你抓到宪兵队，压杠子，灌辣椒水儿，你哭都来不及了。"左云浦连连回应着："好好好，我得罪不起，谁叫现在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呢。"

金子顺干笑了两声："这就对了。哎，刚才我看见一个人从你家出来，谁呀？"左云浦一时走嘴："哦，那个人？说起来赫赫有名，起先的东北军营长，宋承祖。"金子顺一听，两眼直放贼光，像猫闻到了鱼腥，忙说："啊？宋承祖？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有些面熟呢，咳！立功的好机会当面错过了！哎，你和他有交往？"

左云浦这才想起来金子顺现在是日本人的看家狗了，刚才怎么能无意中把宋营长给说了出去！立马又自我安慰着，我这可不是出卖咱中国军人啊！在金子顺的追问下，他只好说："没有，刚才街面上戒严，他是偶然跑到我家躲避风头的。"金子顺又问："他住哪儿？你知道不？"左云浦如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他落脚何处。""你怎么不问问？"左云浦实打实地说："我就是问了，人家能告诉我吗？再说，我和宋承祖既无怨又无仇，凭什么把他交给日本人？""啊？你不知道吗？他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左云浦说："我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金子顺又装出一付笑脸道："以后你要是再碰见他，一定要告诉我，抓到他，日本人大大的有赏呢。"

左云浦说："这样做有点不仗义吧？""迂腐！都什么年代了？还讲仗义。"左云浦说："我不管什么年代，忠孝节义还是要讲的，圣人的教诲不能不听。"

金子顺摆摆手："看来咱俩谈不到一块去，好了，我走了，托你的事一定要办。"左云浦说："那我就不送了。"看着金子顺远去的背影，"什么玩意儿！"

不料金子顺又回来了，他对左云浦道："我想起来了，听说你有件苏东坡的墨宝？拿出来看看啊。"左云浦忙摇头否认："谁说的？我没那东西。""得了吧，我都打听清楚了，溥仪请你出手的，听说你自己留下了。"酒井大佐一直惦记着那件东西，我劝你把它献给日本人，你要是把这件东西献出来，他准能赏你个一官半职的。"

左云浦说："真的啊？你怎么不早说？可惜呀，东西是皇上的，早出手了。"金子顺一撇嘴："那我就信了？"左云浦不管不顾了："信不信由你。"

第24节：闯关东2(24)

街上贴了通缉告示，宋承祖暂时不敢白天到处走动。下午，他让裘春海到原先住的家附近打听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孩子们的信儿。裘春海来到宋承祖原先的家外，见房子塌了。他没注意到，远处，正有一个细作瞄着他。

裘春海向房东打听四个孩子的下落，房东说："你到罗士圈子打听打听吧，可能在那儿落脚了。"

裘春海前脚走了，细作从暗处走来，拦住了房东问："喂，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房东把刚才的事又重说一遍。细作说："我是他们的远房亲戚，我也要找那几个孩子，他们哪儿去了？"房东说："你到罗士圈子找找看吧。"

那细作回到伪警察局，把他打探到的消息详详细细向金子顺讲说一遍。金子顺兴奋地一拍大腿说："太好了！现在宋承祖就在沈阳，他肯定会找孩子的，你去罗士圈子盯紧了，找到孩子就会找到宋承祖。"

3

天好这闺女人勤嘴甜，干活儿又麻利，有眼色，她在惠宾楼饭店干得挺好，老板也满意，就这么一直干了下来。她是个有心人，知道饭店这种地方各色人等都有，食客们吃喝中又爱说话，所以在这里最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她平常十分留心食客们的话，想从中听到有关爹和虎子的消息，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啊！

这天，天好给食客们上好了菜，站在一旁等着食客呼唤，不停地侍候着食客们，一双耳朵可是注意听着。

食客们看着报纸议论纷纷——

一位食客气愤地拍着报纸说："满洲国到底出笼了，溥仪也出面了，还当什么执政？瞎胡闹！"另一位食客道："他这是第三次上台吧？"看报纸的食客说："可不是嘛，第一次是光绪死后，才三岁，第二次是张勋复辟，这回是被日本人扶上台了。"另有一位食客说："溥

仪这个卖国贼，日本人扔了块骨头给他，啃起来还有滋有味的，中国人的脸叫他丢尽了！”

众人纷纷议论：“真他妈的窝囊，东北军可以说是兵精粮足，怎么没和日本人干一仗就悄悄地撤到关内了？我看了，少帅也是个怕死鬼，比起大帅来差老了！”“怨不得少帅，没听说？蒋介石手下有秦桧，鼓动他三道金牌把少帅召回京，少帅也是迫不得已呀。”“就有不听金牌宣的，没听说东北军有个营长，叫什么来？对，宋承祖，带领弟兄们投奔吉林的冯占海了，扯起了义勇军的大旗，和小日本儿好一番血战，杀了日本人无其数。”“你说宋承祖呀？被日人打散了，日本人到处贴告示，要抓捕他呢。”“要是都像宋营长那样，东北何至于沦陷？”

天好听了食客们的议论，心里真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乱得不行。无风不起浪，食客们说的有关爹的那些消息，不像是瞎编乱造的，说不定爹真的来沈阳了。天好相信，队伍真要散了，爹一定会来找她们，还有春海哥，他也一定会来找我！天好决定要出去找找看。

第25节：闯关东2(25)

天好立即来到账房，对老板说："掌柜的，我想请个假，到故宫看看。""天好，不是我不准你的假，那种热闹看不看的没意思。"天好说："掌柜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那儿看热闹的人多，说不定会碰到我弟弟。""你的想法也有道理，那你明天上午就去看看吧。"掌柜的准了假。

当天晚上，天好回到租的窝棚中，把她听到有关爹的消息告诉了天星和天月，并对她们说已经请好假，明天上午带她们到故宫去看看，因为故宫人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妹妹们听了又高兴又兴奋，既能找人又能看热闹，多好哇！虎子爱热闹，说不定真能碰上他！

第二天早饭后，三姐妹来到故宫，东挤西串地在人群中看着、找着。三个人六只眼睛忙得不行。故宫内外很热闹，耍各种玩艺的，做买卖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干什么的都有，天月高兴得又蹦又跳。故宫的红墙下，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大耍龙灯。善扑营一群人在撂跤。一个白发老者打开场子，泪流满面地抱拳言道："诸位，在下当年是光绪帝的带刀护卫，皇室蒙难，在下蛰伏了二十年，整整的二十年啊，没想到，总算盼到皇上又登大宝了。今天没有别的意思，老朽给大伙展示一下宫里的绝活，摔跤给大伙看看。哪位肯赏脸进场子切磋切磋？"

三姐妹在人群中寻觅着，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

4

执政府已经迁于新修缮的榷运局。大管家领着穿戴一新的虎子走进侍应房。

大管家说："虎子，你的活儿呢，就是个小答应，来了求见皇上的人，你负责开门关门，说一声大人请，接过他们手里的公文包啊，帽子啊，文明棍啊，放好了；人家走的时候，把东西还给人家，说声大人走好。"虎子点点头："哎，明白了。""现在皇上在宫里吗？"虎子有

点好奇地问。大管家说："皇上领着皇后和她的两个妹妹逛公园去了。"

虎子心想，这个皇上，还怪喜欢玩儿的嘛，可自己是个小答应，还得干活侍候人呢。于是他就按照大管家交待的那样，跑到大门口垂手立站。

几辆小轿车在大门外停下了。日本宪兵和军警簇拥着溥仪和婉容姊妹走进执政府大门。虎子惊奇地看着他们，跟着进了大门。虎子看着皇上的女人和妹妹去了她们的房间，看见皇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虎子听到里面皇上大声说话，就趴在门缝上向里边窥探。

原来是皇上正大发脾气："我去逛逛公园还不行吗？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接回来？我还有没有自由了？"上角利一面无表情："阁下息怒，我们完全是为了阁下的安全和尊严考虑，你不经同意，私自出游是很危险的，也不合乎你的身份，你是满洲国的执政，重任在身，不要一意孤行。"听了这些不紧不慢的话，皇上才算消了点气儿。

第26节：闯关东2(26)

上角利一又说："作为顾问官，我有责任告诉你，今后未经关东军的同意，请你不要走出大门。"皇上又不高兴地冷着脸："这么说，我以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从关东军的了？"上角利一说："也可以这么说。不过阁下不要想得太多，军部没有别的意思，完全是从安全考虑。""你要这么说我还可以接受。"皇上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说。上角利一说："这就对了。阁下如果没别的事，我就走了，忙你的政务吧。"

虎子一看日本人要出来，赶忙溜回到大门口。虎子边走边想，当这个皇上还真不痛快，总是有人管着。虎子刚站到大站口，郑孝胥和郑垂过来了，他赶紧伺候这二人走进执政府大门。虎子没事可干了，又溜达进屋里走廊，窥探皇上的办公室。

虎子从门缝往里看，只见皇上正指着郑孝胥爷儿俩发脾气："一群废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口口声声说要我来东北做皇帝，龙袍在哪儿？我都成了他们养活的百灵鸟了！"郑孝胥躬身陪着笑脸："皇上不要性急，咱们和日本人不是有协议吗？您做执政就是一年的事，做皇帝要有个过程，日本人说话算数，到时候您会穿上龙袍的。"那皇上眼镜片儿一闪一闪地道："我可告诉你，这个执政我就干一年，要是不让我当皇帝，到时候我就走人。"

郑孝胥说："那都好说。有件事情想跟皇上汇报。""说吧。"虎子看到那皇上脸有点放晴了。"关东军有个提议，决定要在满洲国成立一个政党，名字就定为协和党。""嗯？什么意思？这个党是干什么的？"皇上脖子一扭，不大高兴地问。

"这个党的任务就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郑垂连忙解释着。皇上忙打断，一个劲地摇手："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革命不是乱党闹的吗？孔夫子曰：君子

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你们全忘了吗？”郑孝胥耷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这是关东军军部的决定！”

皇上沉了脸子：“你口口声声军部的决定，我早已经厌烦之极，你对日本人说去，我不愿意听了！”郑孝胥好像还要说点什么，可皇上真的不耐烦了，连连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说道：“你不去和日本人说，那好，你把他们叫来，我对他们说！”郑孝胥无奈地说：“那好吧。”说完，和儿子郑垂就要出门。

虎子一看有人出来了，急忙闪身跑到走廊里，看着郑家父子垂头丧气地出门走掉了。不一会儿，溥仪从屋里信步走出来。

虎子躲闪在一边毕恭毕敬地说：“皇上吉祥。”溥仪认出了虎子：“嗯？你好面熟。”“皇上忘了吗？咱们还玩过玻璃球呢。”虎子看着皇上笑。溥仪高兴地说：“哦，想起来了。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虎子说：“我爹把我送进来的。”溥仪点头道：“对了，你爹是左云浦。”

第27节：闯关东2(27)

“嗯。我爹说，让我在你眼前多念叨他几句。”溥仪笑了笑：“你爹真是用心良苦啊！”“我爹想让你赏件黄马褂。”溥仪说：“你爹呀……”他想说什么，可又没说出来，竟扯了别的事儿，“哎，你带玻璃球了吗？咱们再玩一会儿？”虎子十分认真地摇摇头：“不敢了。上回因为和你玩玻璃球，被我爹好一顿臭骂，把我的玻璃球都扔茅房里去了。”溥仪说：“咳，你爹呀，太没意思了。”

这一阵子，虎子在执政府上下颠颠跑跑的，见了不少事，有些事他不明白，有些事他也能品出点滋味来。比如有一次，虎子见到皇上会见日本政要关东军司令官，白头发的武藤大将。

皇上说：“阁下，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贵国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的皇帝尊号呢？”武藤说出这番话：“阁下不要着急，我已经对天皇陛下申明了你的要求，我本人也支持你的诉求。这次回国述职，对阁下的意见，我会再次报告天皇陛下，我相信日本政府会认真地加以研究。”

皇上又说了：“阁下多次说过要研究，但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我为这件事寝食难安，还望阁下理解我的苦衷。”武藤是这么讲的：“我理解，完全理解。啊，想当年，阁下的先祖努尔哈赤，披肝沥胆创建了大清帝国，威震夷蛮，我是很钦佩的，恢复祖业是应该的。”皇上有点高兴：“阁下能理解我的心情就好。”武藤讲的更热乎了：“我对阁下的诸位先祖都有研究，尤其佩服康熙皇帝，了不起呀，大清国在他的手里走向了辉煌，这是爱新觉罗氏的骄傲啊。”皇上叹口气道：“那是的。可我愧对祖先啊，大清帝国在我手里断送，我一定要殚精竭虑，为恢复祖业不惜一切。”

比如有一次，虎子看见皇上率领文武大臣和日本政要在大厅里签署文件，互换文本，握手祝贺。虎子不知他们搞些什么。

再比如还有一次，皇上在看日本电影，虎子也偷偷地观看，他看到上角利一坐在皇上身后说："阁下，今天满洲铁路的一个呈文，你为什么不签字呢？"皇上装作没听见，继续看着电影。上角利一又说那个呈文是军部同意的，必须签字。皇上还是装着没听见。上角利一又催："阁下，我问你话呢！"皇上推聋道："哦？你说什么？军部怎么了？同意什么了？上角利一断喝道："阁下，你的耳朵聋了吗？太不知自尊了，不像话！"皇上吓得一哆嗦："对不起，我看得太投入了，你是说那个呈文啊？我交给总理办了，那样的事不必我签字。"

虎子是个勤快的孩子，他除了当小答应之外，有时还爱往御膳房跑，而且还跟在御厨腚前腚后地帮点忙，那御厨自然也喜欢虎子，少不了给虎子好吃的。这一天虎子又到御膳房给御厨侯云德帮忙了。

第28节：闯关东2(28)

虎子讨好地说：“侯大爷，这些日子皇上的客人多，把你忙坏了。”侯云德道：“我忙？皇上更忙啊！你说，这些天，来的客人，哪还能数得过来呀？日本人他妈的就是嘴馋，找个由头就来面见皇上，还非得找饭口来，也不知谈了些什么屁事，我看就是来蹭饭吃的。“

虎子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心眼子太多了，吃着别人的，省了自己的，太会算计了。”侯云德埋怨着：“你就说吧，这些日子，皇上的花费大了，熊掌就消耗了八副，鲍鱼进了好几百斤，山珍海味无其数，这得花多少钱啊！心疼人。”说着，侯云德指着案桌道，“小力本儿，这些剩的熊掌和鲍鱼你吃了吧！你一辈子也吃不上这些好东西。”虎子大口大口地吃着：“真好吃。”

第3章闯关东Ⅱ第3章

1

裘春海在黄昏时分来到罗士圈子的贫民大院，在女房东的指引下，终于来到了天好姐妹们住的窝棚。三姐妹正在窝棚里吃饭，裘春海一身土老百姓打扮走进屋子。

天好看见了裘春海，简直觉得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她放下手中的碗，立马站起惊呼道：“春海哥！”裘春海激动地说：“老天保佑，可找到你们了！”天星着急地问：“春海哥，我爹呢？”裘春海压低了声音：“营长就在沈阳呢。”天月不由得哭起来：“我爹怎么不来找我们？他不要我们了？”裘春海说：“别急嘛，听我说。事变那天，我和营长回军营去了，和日本人一场血战，后来营长派人找过你们，没找到。”

天星给春海搬过凳子问：“你们这一阵子怎么打的仗啊？”裘春海坐下来把大致的经过讲了一遍，他问：“嗯？虎子呢？”一提虎子，天星哭了：“虎子那天和我们跑散了，我们一直在找他，至今也没找到。”说着，眼泪“叭嗒、叭嗒”直往下掉。“哭什么？慢慢找，会找到的。”裘春海这也是宽心话，顺嘴说的。

天好这才想起来："没吃饭吧？今天正好从惠宾楼带回来一些老客剩的饭菜，一块吃点。"说着，忙给裘春海盛饭。裘春海边吃边问道："大半年了，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真不容易！""你们更不容易，没受伤吧？"天好看看春海，似在探察。"我没什么，倒是营长受了点伤，放心，也无大碍。"裘春海说着放下了碗筷。天月给天星使了个眼色，她很细心，想让那俩人说说贴心话。"姐，我和三妹出去看看。"天星知趣地说着和天月走出小窝棚。

屋里只剩俩人，裘春海这才深情地看着天好道："天好，我给你带了件东西，喜欢不？"说着拿出狐狸围脖。天好接过围脖高兴地看着："这么金贵的东西，哪儿来的？"裘春海说："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我一直带在身边，想送给你。"天好摩挲着狐狸围脖，贴在脸上，忽然惊呼："怎么，这上边还有血！"裘春海一笑："别害怕，那是我的血，不脏。为了这件东西，我差点把命搭进去。"

第29节：闯关东2(29)

天好软软地说："春海哥，人家一直挂念着你，你怎么不顾死活呢？今后可不敢这样了！"她的心似乎化成了一滩水，不由自主地靠上了裘春海的肩头。裘春海慨叹道："为了自己的女人，就是死了，也值！"听了春海的话，天好感动极了，心想有这样的男人，也算有了依靠。两人都不再说话，只是互相紧紧抓着对方的手，以此进行着感情的交流。过了好一阵子，天好才说："天大黑了，你带着我们姐妹去见爹吧。"

裘春海说："你们都去？那不行，人多了目标太大。我先带你和爹见面吧，你爹和我的意思，沈阳是站不住脚了，想带你们回山东老家。我们俩手头都有点积蓄，回老家置上几亩好地，过安稳的小日子。"天好高兴地说："那好，那好，咱们快去吧。"她出来和天星、天月安排了几句，就和春海一同走出贫民大院。

裘春海带天好来到大车店。他出去警戒。天好上来一把抓住爹的手哭着说："爹，我可找到你了！"宋承祖也十分难过："哎，让你们受苦了。别哭了，你们姐弟都挺好的？"说着，不禁眼圈儿红了。

天好颤声哭诉道："爹，我把虎子丢了！"宋承祖听到这消息，如晴天炸雷，他大吃一惊道："怎么？虎子丢了？怎么丢的？快说！"天好痛心疾首地把事变那天的事讲述一遍，她哭着恨自已没看好弟弟。

宋承祖听罢天好声泪俱下的诉说，心几乎要碎了。虎子可是他宋家的命根子！事已至此，也怨不上哪个，他只好安慰天好："好了，别哭了，兵荒马乱的，不怨你。唉，本来想立马带你们姐弟回山东，看来……"话还没完，裘春海慌张地跑进屋里说："掌柜的，警察把咱们包围了！"

宋承祖拔出枪："都别慌！天好，你就呆在这儿别动，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到底是军人，久经沙场，临危不惧。"掌柜的，咱们跳窗跑吧！"裘春海压低声音，慌乱地说。宋承祖说："不行，他们是有备

而来。”“那怎么办？”裘春海很着急。宋承祖一脚踹开窗户，却拉着裘春海藏到门后，如此摆了一个迷魂阵。金子顺带领伪警察闯进屋里，一看窗户打开，窗扇子还在微微动着，以为有人刚从这窗户上逃跑，也带着伪警察们跳窗追去，宋承祖和裘春海趁机从门里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金子顺率领伪警察又返回来。金子顺懊恼地骂着：“他妈的，煮熟的鸭子飞了。”细作指着天好：“局长，他就是宋承祖的大闺女，抓不到他，把他闺女抓走！”金子顺一挥手：“一边呆着去！”转脸对天好说，“闺女，你爹呢？”天好说：“跳窗跑了。你们为啥要抓我爹？”金子顺斜着眼说：“为什么？你爹是反满抗日分子，你不知道吗？”天好毫不怯场地反问：“我哪知道？”金子顺鬼笑道：“真不知道？那就算了，撤！”出了大车店，他对细作说，“你长不长脑子？有他闺长在，宋承祖能不来找孩子？早晚的事！”

第30节：闯关东2(30)

天黑得很，路灯半死不活地亮着，金子顺领着一伙伪警察在大街上走着，一个个如鬼影子晃动。街上除了他们，几乎见不到别的什么人。这时候，又一个细作跑来，对金子顺说，“长官，有个新的情报对你说。”金子顺道：“说！”细作道：“宋承祖有个儿子，我知道在谁手里，他肯定会去找那个人。”金子顺问：“那个人是谁？”细作答：“不是别人，就是你的老师，左云浦。”金子顺叫道：“啊？是他？走，找这个老东西去！”

宋承祖和裘春海从大车店逃出来，钻到一座大桥下，躲在黑影里喘息着。宋承祖压低声音说：“看来你被人盯梢了，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住处？”裘春海一边喘气一边说：“我也不是他们通缉的人，怎么会被盯梢呢？”

宋承祖背靠着桥墩墙说：“肯定是左云浦告了密！那天咱们前脚从他家出来，警察署的人后脚就进了他的家门。”“对，肯定是他！这个老不死的，找机会结果了他！”裘春海说罢，又出主意道，“掌柜的，我想回大车店看看，不能让天好落到他们手里。”宋承祖拦住道：“别胡来！他们不会把天好怎么样，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立住脚吧。”

裘春海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那天咱们到左云浦家躲藏，我出门警戒，在他家对过的杂货铺听说，事变的第二天，有个孩子被左云浦领家去了，会不会是虎子？”宋承祖十分奇怪：“他把虎子领回家干什么？”裘春海说：“我还听说左云浦一直没子女，虎子会不会被他收养了？”宋承祖寻思了一会儿说：“也有可能。这样吧，今晚咱们就去他家看个究竟。”

灯下，左云浦打开苏东坡的墨宝《答客帖》，对妻子说：“唉，看来日本人盯上这件东西了，说不定它就是惹祸的根苗。”“我看还是把它出手吧。”左妻说着，也伸头过来看字贴。

左云浦双手捧着贴说：“你懂什么？这件东西是我从皇上那儿淘换来的，花了我不少银子。有道是，乱世藏金，盛世藏宝。现在兵荒马乱的，别说书画卖不出价，就是卖出价也不能卖，这是国宝啊。咱们要把这件东西当成左家的传世之宝，好好收藏起来。”

两口子说话之间，忽然有人敲院门。左妻赶忙收拾字卷，等收拾妥藏利落了，左云浦才去开门。他一看是金子顺这个丧门星黑夜前来，岂不是应了“半夜鬼敲门”那句老话？但是，瘟神来了，不接也不行，左云浦只得把金子顺让到厅堂。“子顺，这么晚了，来我这里干什么？又有何见教啊？”

金子顺一脸晦气地说：“他妈的，刚才去抓宋承祖，让他从眼皮底下跑了，真窝囊。他最近来没来找你？” “我和他不沾亲不带故的，他来我家干什么？”左云浦反问道。

第31节：闯关东2(31)

金子顺冷笑一声："不沾亲不带故？不对吧？我听说他的儿子被你收养了？"左云浦慌了，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你听谁说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金子顺反倒卖乖："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老师，我得照应着你点。宋承祖是日本人的要犯，你收留他的儿子是犯杀头罪的！"左云浦知道事情赖不过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说："不错，我是收养了这个孩子，不过，起先我不知道他是宋承祖的孩子，后来才知道的。谁想到这孩子死活不跟着我，后来没看住，自己跑了。"

金子顺道："算了吧，你撒谎骗人是第一流的！上回你说苏东坡的帖子你出手了，我跟酒井大佐说了，人家说你撒谎，东西还在你手里。别说日本人不信你的话，我更是不信。"左云浦再无法解释，只好一口咬定，死硬到底："事实如此，你们不相信，我也无可奈何。"金子顺说："算了，我也不和你掰扯，可我告诉你，酒井酷爱中国字画，他看好了的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早点交出来吧，别惹火烧身。"

左云浦看着金子顺走了，对着他远去的背景吐了一口唾沫，嘴里小声咕哝道："呸！算我瞎了眼，收了你这么个畜牲做学生！"

宋承祖和裘春海从大桥下摸出来，一直奔左云浦家而去，专门追问虎子的消息。快到左云浦家门口，宋承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让裘春海回去照看天好她们，自己一个人去左云浦家。

事情也真巧了。那金子顺带着护兵刚走出左家大门，忽然发现前边有人影在走动。夜深了，月黑头加阴天，一般人不会出来走动。金子顺断定那个黑影一定是宋承祖，于是就悄悄在左家附近设下埋伏，单等着宋承祖上门自投罗网。这回还真让金子顺猜对了，那黑影就是宋承祖。

夜深人静，只有墙根儿上的小蛐蛐还在不知疲倦、无忧无虑地低吟着，整条街简直就是一条死街。宋承祖翻墙进了左家院子，又轻轻用匕首拨开门插板。宋承祖悄无声息地进了屋，这时候，左云浦和他老婆都睡着了。宋承祖来到床前一把捅醒左云浦，同时用匕首顶住他的脖子。左云浦吓得浑身抖如筛糠，左妻吓得尖叫一声。

宋承祖低声道："别喊，要不然我宰了你们！"左云浦听声音知道是宋承祖，在被窝里抖索着："宋，宋营长，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宋承祖问："我问你，警察署去抓我，是不是你告的密？""冤枉啊，都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告你的密呢？"宋承祖问："金子顺为什么三番两次来找你？"左云浦急忙解释道："他以前是我的学生，不争气的东西，投靠了日本人。他说日本人看好了我手里的字贴，替日本人讹我的东西呢，我没答应。"

第32节：闯关东2(32)

宋承祖这才问最要紧的事："好，就算是这么回事。我的儿子是不是被你领来家了？"左云浦一口抵赖道："没有的事，你的儿子怎么会到我家里来呢？"宋承祖抽出匕首道："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我就这么个独苗，你要不把他交出来，我今天就结果了你！"

左云浦害怕了："别别别，我说，是我收养了他，他和你失散了，我收养了他还有罪吗？"宋承祖急急地问："他在哪里？"左云浦只得老实承认："咳，我把他送到溥仪那儿去了。"

宋承祖终于打听到了虎子的下落，是真是假只能下一步再说，眼下得赶快从左家脱身。他从屋里出来，为了不致有大的动静，他仍然敏捷地越墙而过，然后紧贴着墙边快步前行。忽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条黑影紧跟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妙，拔出枪来，撒腿就跑。街上警笛大作，一群伪警察围追堵截。宋承祖且战且跑，二十响的盒子枪发挥着巷战的威力。眼看着伪警察越来越多，宋承祖子弹打光，终于被金子顺抓住。

裘春海来到罗士圈子天好姐妹们的住处，好久也没见爹回来，天星就对裘春海发脾气，说他只想着自己的媳妇，太私心。天好也不放心爹，催他赶快看看爹的情况，裘春海只好再去左云浦家。他刚走到那条街，就看到金子顺率领伪警察正押着宋承祖走过来，裘春海悄悄地跑了。他摸着黑一溜小跑来到罗士圈子天好姐妹家，气喘吁吁地向姐仨讲述了他所见到的情况。天月首先放声大哭，接着天好、天星也哭了，姐妹们哪经过这种事，好像天塌了一样，真不知该咋办才好。裘春海说："都别哭了，哭也没用，想办法救出你爹要紧。"

裘春海背着手，在屋里踱着步子，竭力在想办法，过了一会儿，他停住步子说："这事不能急，一急就出乱子，现在得想办法，给你爹送进一样能让他破开浑身绳索的东西！就是一段锋利的锯条！他有了

这个东西，我就敢里应外合了！”天好说：“好，让我想想，你也快走吧，这地方你不能呆长了。”

裘春海走出去，三姐妹呆坐着发愣。天好让俩妹妹去睡觉，她自己却走出窝棚。这时候，夜已很深了，她一个人在院里慢慢地转着，想着……。忽然她想起什么，转身进了屋子。

天好烙一张大饼，反复地在锅里摔着，砰砰作响。天星和天月醒了，望着天好。“姐，深更半夜的你烙的什么饼啊？”天星有点烦躁地问。天好不作声，继续摔饼。天星和天月从炕上爬起来走到她跟前，默默地看着。天好一边摔着饼，一边说：“这张饼就能救咱爹！”天星和天月面面相觑，不明白天好葫芦里卖的什么灵丹妙药。天好把烙好的大饼起了锅，然后把大饼放到桌子上。天好从兜里掏出一段锋利的锯条，从大饼的侧面把锯条塞进去。天月和天星轻轻地惊叹，她们终于明白了姐姐的主意。

第33节：闯关东2(33)

天好说：“这个法子虽然好，但咱们也要随机应变。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要是让人识破了，救不了咱爹，咱三个人也得跟着爹一块儿坐牢，你们怕不怕？”“怕它个鸟！”天星总是快人快语。“大姐，说句实话，我怕……”天月是有点胆小怕事。天好说：“老三，我不怨你，爹也不会怨你，你不要去了，就在家里！”天月趴在桌上哭了，她哭着说：“我是怕，可我一定要去，咱的命都是爹娘给的，大不了把命还给咱爹咱娘，我去……”天好心痛地把天月搂在怀里，热泪禁不住就掉下来，砸在天月的脸上。

2

姐妹仨度日如年，终于等到了接见日。这天，她们仨来到阴森恐怖的监狱，进了监狱，三个人跟着老狱警在走廊里慢慢地走着。天月紧张得把装着饼的包袱掉在地上，天好赶紧捡起包袱。狱警转过身，盯着地上的包袱，似有所思。在会见室里，老狱警抽着烟袋锅，默默地看着那个包袱。仨女儿见了爹，一个个哭天抹泪的。

宋承祖颇有气概地说：“不要哭哭啼啼的，这哪像我的女儿！”“爹，我们不哭。”天星说着嗓子里发出哽咽声。“爹，你可得好好保重自己呀。”天月的声音更是充满哭腔。宋承祖说：“我，你们就放心吧，交给你们一件任务。”“爹，你说吧，我们一定完成。”天好全是一付大姐姐的派头。

宋承祖加重语气说：“记住了，你们一定要把他找到，他在哪里你们问问他就知道了。”说着指自己的左臂，“找到他赶紧离开沈阳，回山东，东北不是你们久留之地。”

天星心直口快的倒糊涂了：“问他？他是谁？”聪明细心的天月踢了她一脚。天星这才明白了：“爹，你就放心，他是因为我丢的，就是死我也要找回他来。”

“天好，回了山东你就和他赶紧把婚事办了吧！”宋承祖也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天好摇着头，语意坚决地：“不，我们等着爹出来再说。”宋承祖说：“看来我是出不了这个监狱了，家里需要个男人。”

天好拿出包袱里的大饼递给爹：“爹，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给你烙了张大饼，你好好吃，你牙口不好，别咯了牙。”语着递着眼色。宋承祖一愣，旋即明白了：“你们这些孩子，面粉这么金贵，我一个要死的人了，吃了也白费。好吧，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说着就伸手接大饼。

老狱警忽地站起来：“慢着！”他拿过大饼说，“得检查检查。我在这监狱里呆了四十年，什么事都见过，当年就是有人在饼里藏了脚镣手铐的钥匙，把犯人放跑了。”天好十分坦然：“那你就检查吧！”老狱警一点儿一点儿地掰着大饼，宋承祖、天星、天月都紧张地望着大饼，老狱警又一点儿一点儿把大饼搓成粉末，可是饼里什么也没有！几个人都如释重负地长出了口气。好险啊！天星和天月呆呆地望着天好，奇怪大饼里的锯条哪里去了？老警察两手抖起包袱，把已成粉末的饼放到宋承祖面前。宋承祖把饼的粉末一兜，粉末扑到老警察的脸上。

第34节：闯关东2(34)

姐妹三人出了监狱，在街道上慢慢地走着，刚才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天星和天月在天好左右追问着："姐，你会变戏法啊？锯条呢？"天好笑了笑："我是在饼里藏了锯条，不过临出门的时候我又给抽出来了。"我得试探一下，还得考考你俩的胆量，你俩要是吓得让人看出来，下回我就不带你俩去，懂吗？"

"大姐真行，我算服了你！"天月拉着大姐的手摇呀摇地说。天星问："那下回咱还送不送饼？"天好说："送！这叫兵不厌诈。""大姐，看来咱爹知道虎子的下落，可他说的是谁呢？他指着自己胳膊是什么意思呢？"天星想起爹刚才话，仍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就向天好讨教。天月说："你长的木头脑子啊？咱爹指的是哪只胳膊？""左胳膊呀。"天星仍不明白，她不是个细心的人。天月说："你想想，知道的人有没有个和左有关系的？""你是说左云浦？"天星终于有点明白了。天好说："没错，他肯定知道虎子的下落。"

三姐妹回到罗士圈子的窝棚中，裘春海跟脚也到了。仨女孩子七嘴八舌地把到监狱中的经过告诉了裘春海，数天月说得详细生动。裘春海警惕地望着门外说："你们还得抓紧把东西送进去。我现在找了老东北军六个老枪手，都能百步穿杨，但是你爹在我们枪响之后，必须自己斩开绳索，要不一切都来不及。好了，我走了，再联系！"说着他闪身出了门，快快地走了。

没过几天，三姐妹又到监狱来看爹了。天好拎着和上次一样的包袱，姐仨跟着老警察进会见室。这一次天好有了经验，她没等那老警察开口，就主动把小包袱交给警察检查。老警察打开天好的包袱说："嘿，今天送了两张饼，还是肉丁馅的。宋营长，你这仨闺女可没白养，孝顺，不过，我还得检查检查，这也是例行公事啊！"

天好笑了笑，十分爽快地说："那是啊，请看仔细点，不过，别弄的俺爹没法吃。"老警察用手枪管指着饼，问天好："这两张饼你爹也

吃不了啊。”天好大大方方地说：“对，这两张饼有一张，我特意给你吃，好照顾照顾我爹。”老警察望着天好：“那就谢谢了，哪一张给你爹？”天好毫无表情地：“都是一样的饼，一样的馅，你随便。”老警察点点头，用枪管一点一点挑开饼馅检查。

宋承祖望着天好，天好笑了笑。老警察检查完饼，把破肚露馅的饼送到宋承祖面前。宋承祖接了过来。老警察又拿起另一张饼，仔细地看着，并用手仔细地捏了捏：“这张不检查也罢，检查完了怎么吃啊？谢谢啊。”

老警察吃起肉饼来。他吃了几口，突然眼直了，他慢慢地抬起枪，对着天好。宋承祖大惊：“你想干什么？”“爹，没事。”天好不慌不忙地说。老警察突然狞笑起来，他从嘴里慢慢往外掏东西，竟然掏出了一块小石头。老警察把小石头放在手心里，注意看着，用心琢磨着。宋承祖趁老警察瞅石头的工夫，悄悄地用手指冲天好做了个圆圈儿状，他这个动作三个女儿都注意到了。过了一会儿，老警察说：“你们这几个闺女干的什么活？烙肉饼能把石子儿烙进去？”

第35节：闯关东2(35)

三姐妹出了监狱，快快往家走，姐仨都不说话，到了家中，早已弊不住了的天星才问："姐，你往肉丁馅里塞块石子儿干什么？"天好笑道："我就是想试探试探他们的警惕性。还是咱爹说的那句老古语，兵不厌诈，总有他们大意的时候。"

紧接着，三姐妹讨论着爹给她们做的手势，三个人都做着这个手势，琢磨着。"对了，是不是要一枚大铜钱啊？"天月忽然恍然大悟地拍手道。胡闹，咱爹要大铜钱干什么？"天星又是不明白。天好也十分不解地："监狱里也不能让送大铜钱啊。"天月说："咱爹肯定是要一枚大铜钱，他自有他的用处，咱爹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什么事都见过，他要一枚铜钱，肯定有大用处，听爹的吧！""老三说的有道理，可这枚大铜钱怎么送给咱爹呢？"天好又开始动脑筋，想点子了。

日本宪兵队的酒井大佐一身戒装，大摇大摆地走进伪警察署金子顺的办公室，金子顺忙起身对酒井毕恭毕敬地行日本军礼。酒井傲慢地坐下说："金桑，祝贺你，终于抓到了宋承祖。"金子顺谦虚地问："正要请示您，宋承祖怎么处理？"酒井右手往下一劈："枪毙，反满抗日分子，罪恶极大的统统枪毙！""遵命！"金子顺双手紧贴裤腿边缝，双脚跟并拢，头一低答道。

酒井问："金桑，我托你办的那件事怎么样了？"金子顺哈巴狗一样讨好说："您是说左云浦手里的字帖？这个老滑头，一直不肯透露口风，我看不要和他客气，我派手下的弟兄给你抢来就是了。"

酒井装模作样地摇头："不不不，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可以套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和他做个公平交易嘛。"金子顺问："怎么交易？"酒井笑道："你会有办法的。"金子顺莫名其妙："我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酒井笑眯眯地说："你好好想一想，今晚就枪毙宋承祖！"

三姐妹又来到监狱看爹，当然还是送吃的饼，天好还是拎着同样的包袱。在会见室里，天好还是先把包袱交给老警察检查。老警察打开包袱说："嘿，这下子可好，烙了一摞饼！"天好说："多送点儿，以后我们就不能经常来了。"话音刚落，金子顺走进来。他当然得来看看，今晚要枪毙宋承祖，千万别出岔子。金子顺默默地看着老警察把一张张饼掰碎。天星拿过一张饼，飞快地扔给父亲。宋承祖接过饼，大口地吞咽着。

金子顺一惊，好像发现了什么，大喊了一声："有诈！"几个警察一起摁住宋承祖，金子顺拼命地捶打着宋承祖的后背。慌乱中，天好把一枚大铜钱塞到宋承祖的袜子里。宋承祖哇地一声，把什么东西吐在了地上。老警察低头看了看，捡起一个红枣。金子顺奇怪地叫一声："红枣？"

第36节：闯关东2(36)

老警察问天好："这是什么意思？"天好说："这是我们山东人的讲究。"金子顺问："什么讲究？"天好说："早早团圆。"金子顺点点头："哦，是这样，早早团圆，是挺讲究！"

三个女儿走了，宋承祖又被押回监舍。铁门"咣当"一声关上，宋承祖坐在草堆上，他知道今晚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宋承祖从袜子里摸出那枚大铜钱，他看着那枚大铜钱，的眼睛湿润了，心想，这仨宝贝女儿，真聪明，真能干！

宋承祖站起来，把铜钱放到铁凳子腿下，然后坐到椅子上，不停地晃动着铁凳子。铁凳子腿不停地碾压着大铜钱，宋承祖不停地颠着铁凳子，铁凳子腿把铜钱压扁，呛出锋利的长刺。

老警察跑到监舍门外喊："你要干什么？"宋承祖说："我吃饼吃的太多了，快要涨死了！不活动肚子痛。""你使劲地晃吧，可别涨死，你要涨死了，我可没饭吃了！"老警察说着，离开监舍门。

宋承祖更加地疯狂地在铁凳子上颠着，等到老警察走远了，他才从铁凳子腿下拿起铜钱。铜钱已被压得扁扁的，锋利无比。他忙把这东西藏在鞋子里。

黑夜里，裘春海来到三姐妹家，急急地对她们说："我这些天花三十块大洋买通一个狱警，他说对你爹今晚动手。铜钱送到了？"天好说："送到了。你要救救我爹呀！"

裘春海悲怆地说："能不救吗？我来告诉你就是要去救你爹，可能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我不许你说不吉利的话！"天好说罢，对妹妹使了个眼色，俩妹妹知趣地到院子里去了。

"救你爹要冒杀头的危险，就是把你爹救出来，一时半会儿的也不能和你们见面，我们得猫起来，避避风风头，要不然咱们都很危险，你们住在这儿，别挪动地方，到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裘春海一腔真情地说着。天好依偎在裘春海的肩膀上："春海哥，你是个有血性的汉

子，我这辈子没看错你。你大胆地去吧，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给你守一辈子寡，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裘春海抓紧天好的手：“别胡说！我走了。”听了天好的这掏心窝子的一席话，他十分感动。天好依依不舍：“春海哥，你千万要小心啊！”裘春海一步三回头：“你放心，我会小心的，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娶你！”

金子顺带伪警察到关宋承祖的囚室来了。他一身警官服穿戴整齐，真是黄鼠狼去赶集，过来过去一张皮。金子顺狞笑着：“宋承祖，你的好日子到了，走吧，领你出去透透风。”

宋承祖仰天长叹：“唉，想不到我宋承祖拼命打日本鬼子，却死在中国人的手里，窝囊啊！好吧。”说着，带一身浩然正气大步走出囚室，在一群伪警察的押持下走出监狱，上了一辆卡车。卡车开到荒郊野外停下来，宋承祖被俩粗壮的伪警察架下卡车，被推搡着来到一个大坑前。

第37节：闯关东2(37)

宋承祖厉声训斥金子顺："姓金的，我奉劝你一句，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跟着日本人残害中国人没有好下场！"

金子顺说："哼哼，你死到临头还嘴硬，大帅怎么样？和日本人拧着干，有好下场了吗？少帅又怎么样？不是也一枪没放，跑到关内去了？中国是你自己的？你逞什么能？"

宋承祖大义凛然地说："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你们跟着日本人为虎作伥，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一点人性吗？中国人的脸面被你们丢尽了！我劝你们早日回头，调转枪口打日本人！"

宋承祖的话似乎打劫了一些伪警察，有几个直往后缩。金子顺气急败坏地喊："不要听他的宣传，马上行刑！"

这时候，裘春海和六个老枪手在草丛里正把枪对准行刑人。

宋承祖大声喊着："金子顺，还有你们这些软蛋，你们要是手不发抖就开枪吧，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会化作厉鬼取你们的狗命！"他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特别响亮。

金子顺喊道："赶快开枪！"行刑人颤抖着举起了枪。枪声响了，不是一声而是六声。宋承祖没有倒下，行刑人却栽倒在地。金子顺也中了一枪，嗳哟一声摔倒了，伪警察们大乱。宋承祖趁机取出那枚锋利的铜钱，斩断绳索，钻进夜幕中。

天刚麻麻亮，天好姐妹们就忙着推磨、生炉子，做着摊煎饼的准备。天星和天月的煎饼摊子生意还算不错。

天好忧心忡忡地说："也不知咱爹怎么样了，天星，你腿快，到监狱外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话音未落，受了伤的金子顺率领伪警察包围了大院。伪警察们闯进屋里，搜查着，打破瓶瓶罐罐。天星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让不让人活了！"

金子顺问："你爹呢？"说着一双鼠眼四下里乱瞅。"不是被你们抓去了吗？"天星气愤地反问道。一个伪警察说："妈的，被人劫走

了！”另一个伪警察跑出屋子：“报告，屋里没有。”

“哼，我谅他也不敢回来。”金子顺望着三姐妹说，“你爹命大，我就放过他这一回了，你们姐妹就在这好好过日子吧，我们就不打扰了，走吧。”

伪警察们撤了，三姐妹紧紧地抱在一起。天好说：“谢天谢地，咱爹得救了！看来春海哥也没事。”

过了一天，一大早就有一辆马车停在天好她们家对门，这是新搬来的。三姐妹都感到奇怪，昨天住着的老周家当晚急急地搬走，今天就新搬来一家。更奇怪的是天月发现那新邻居还戴着手表。戴手表的人谁还住这贫民大院呀！天好说：“咱爹跑了，金子顺能放过咱们吗？这是他派人来在这守株待兔，要抓咱爹的，咱爹可千万别找到这儿来啊……”这时候，新邻居转过身来朝她们笑着，招了招手。天好也笑着和新邻居招了招手。

第38节：闯关东2(38)

宋承祖深夜法场脱险，他没跑多远，就和接应他的裘春海会合。他们不敢停留，趁着夜色一个劲儿地跑着。天亮后，他们来到苏家屯，住进一家小客栈。安顿好后，宋承祖让裘春海出去办事。大半天了，还不见裘春海的影子，宋承祖在屋里抽着烟，焦急地踱步。

裘春海终于回来了。宋承祖急切地问："要你办的事怎么样了？"裘春海坐在炕沿上拍打着裤子上的尘土："你放心，我把寄存在朋友家的钱都拿回来了。"

宋承祖说："山东肯定要回去的，但现在不能走，我打算暂时留下来，等安稳了，去长春找虎子。你嘛，想办法给天好送信儿，给他们一笔钱，等市面平静了，你先带她们先回山东老家，我找到虎子会回去的。"

裘春海真心实意地说："那不行，把你自己撂在这儿我不放心，找虎子我陪着你，让他们姐妹自己走，那样更安全。""也好，先这么打算着。"宋承祖同意这么办。

裘春海按宋承祖的吩咐，立马找人把钱送到罗士圈子贫民大院天好的女房东手中，让房东转给天好，并她们回老家去。

在贫民大院的家中，姐妹三个议论着。天星说："我打听到了，那天晚上咱爹被押赴刑场，警察刚要开枪，有人劫了法场，咱爹趁乱跑了。"天月问："这个劫法场的人是谁？""还用问吗？咱姐夫呀。"天星有点得意地说。天月说："嗯？你怎么肯叫姐夫了？"天月指着天星的鼻子笑。"有这么个姐夫，咱们脸上有光啊！"说着，天星也笑了。天好说："唉，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呢？真叫人挂念。"

姐仨正说呢，女房东来了，她悄声地说："有人托我给你们捎口信儿，他说了，你爹嘱咐你们，让你们瞅着机会赶快离开沈阳，到大连，奔水路回老家去，他和你春海哥找到虎子，随后也回老家。"天好发愁道："可是我们没有盘缠哪！"女房东掏出一把钱来交给天好："你

爹早就替你们打算好了，这是捎给你们的路费。”“谢谢婶儿。你这么操心照料我们，真是难得的大好人。”天好说着忙接过钱来。女房东说：“不说谢。你们可得小心点，那个新邻居一直盯着你们，昨晚我就看他在你们窗下听墙根。”说过，她悄悄地走了。

三姐妹不敢消停，当下就关起门，闷不作声地收拾行李。天黑之后，等到夜色已浓时她们悄悄地溜出罗士圈子，直奔火车站。

姐妹三人坐火车到了大连，刚下火车，她们就急匆匆赶到大连港口码头。有好多旅客排队买船票。天好把行李交给妹妹看管，也忙跟着排队。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开始卖票，时间过得好像特别慢。忽然，一个职员从售票处出来，对大伙喊：“都不要排队了，渤海湾有战事，航船取消，都回去吧。”

第39节：闯关东2(39)

在大连呆着可真是花费大，船票不知啥时才能卖。天好姐妹三人在好心人的指点下，来到小平岛，希望能找点活干，总不能傻等着坐吃山空吧。她们来到焦老大家，把自己从沈阳来要回老家山东的事简单讲述一遍，问能不能在他家干点活。焦大婶和儿子焦大海都正好在家。焦老大打量着三姐妹。停了一会儿，焦老大说："我这里没什么活给你们干。"

焦大婶疼爱地握着天月的手，很喜欢这闺女。他们的儿子焦大海偷偷地看着天星。焦大婶说："大海，还愣着干什么？给妹妹们拿些干海鲜来，让她们尝尝咱们小平岛的出产。"焦大海高兴地拿来蚬子干、海虹干什么的给姐妹仨。

焦老大看看天好她们问："你们三个女孩子，来我这里能干点什么？"天星说："我可以学着下海捕鱼。"焦大海笑道："笑话，你听谁说女人可以下海捕鱼？那是犯忌的。"天好说："我们可以干点岸上的杂活啊。"焦老大说："在海边可没省力气的活，你们，风里雨里的，吃得了苦？"三姐妹都说不怕吃苦。

焦大婶说着好话："当家的，孩子挺可怜的，你就收留她们吧。"焦大海也恳求："爹，把她们留下吧。"焦老大寻思了一会儿道："那好吧，我正好有个破屋闲着，你们收拾收拾住下吧。不过我也用不了你们姐儿三个，你们留下一个给我干点杂活，其余的到别家找点活干，可要吃得了苦。"3

金子顺的气儿可是真不顺，正要枪毙宋承祖呢，想不到竟被人劫了法场，他这个副局长也受了伤，虽说伤不重，够丢面子的，真是倒了血霉！按说，枪毙宋承祖也是为了讨好日本人，现在宋承祖跑了，要讨好日本人得另想办法。酒井大佐喜欢苏东坡的《答客帖》，得赶快从这下手。今天他刚一进办公室，就接到酒井打来的电话，他对着

话筒说："酒井大佐，是我，您说那件东西呀？别急，让我再想想办法，您放心，东西肯定会落到您手里。"

这时，天好家那个新邻居走进来："报告长官，宋承祖的女儿昨晚跑了！"

金子顺大怒："跑了？你们连几个女孩子都看不住，干什么吃的！滚！给我找去！"可是一转念又说，"算了，叫上几个弟兄，给我把左云浦抓来！"

这回金子顺没有亲自出动，直到左云浦被抓到伪警署的审讯室，金子顺才与他曾经拜过的老师见面。

左云浦问："子顺，我犯了哪家王法？为什么把我抓来？"金子顺狞笑道："老东西，你还给我装糊涂！""子顺，怎么说我也是你的老师，你怎么骂我？你这叫欺师灭祖！"左云浦不忘师道尊严，借机训斥着。

金子顺一扭眉毛："骂你？我还要打你！你通匪！"

第40节：闯关东2(40)

左云浦被好一顿暴打，他哪受过这种罪，立马瘫软了。他哭着说："子顺，看在师生一场的面子，你饶了我吧！"金子顺说："饶了你？我是想饶了你，酒井大佐能饶吗？日本人调理人的手法比我可高明多了。"

金子顺为何抓他，左云浦心中明镜似的，说到底还是为了苏东坡的《答客帖》。此事他早有所料，并且已妥善安排。前不久，他让老婆带着那件宝贝回辽南老家去了，至于他呢，先守着这个家，还等着虎子混出头的好日子。他装出一付可怜相："哦，我明白了，他不就是想要那件苏东坡的东西吗？可是，我确实把那东西出手了，不信你们去抄我的家。"

金子顺阴阳怪调地对手下喊："扒了他的裤子，给他那玩意儿拴上秤砣，我看他还能硬多久！"左云浦呼喊道："子顺，不能啊，士可杀不可辱，你杀了我吧！"金子顺说："杀了你？杀你不像杀个小鸡仔？告诉你，经过我手处决的反满抗日分子刚好九十九个，加上你正好一百。你想死不是吗？行，我成全你！"

左云浦和几个日本人要处决的要犯被押解到荒野。金子顺说："老东西，你不是想死吗？我今天就成全你。看没看见？今天我连你押来九个犯人，我要把你们一勺烩了，加上我以前杀的，正好凑够一百单八将。"

左云浦哆嗦着："子顺，你真的要杀我呀？"金子顺说："你当我和你闹着玩呀？今天我谁也不用，专让你看看学生的绝活。"说着，一连八枪击毙了八个犯人。左云浦吓得哆嗦成一团。一个伪警察喊："看啊，老东西尿裤子了！"伪警察们哈哈大笑。

左云浦哭着："子顺，你放了我吧，酒井要的东西我送给他就是了！"金子顺听左云浦这么说，心中暗喜，总算可以对酒井大佐有个交

代了，他便说道：“你可别糟蹋酒井，人家要和你交换，送你一幅浮世绘，那幅画我看地过，画的是个日本娘们儿，老漂亮。”

金子顺率领伪警察，押解左云浦走进左家的厅堂。左云浦知道，到了这种地步，已无力回天了。他对金子顺说：“你让他们都出去，那可是苏东坡的墨宝真迹，太金贵了。”

金子顺一挥手，伪警察们退出屋子。金子顺说：“把东西拿出来吧。”“东西在仓房里，你跟我看去。”左云浦在前，金子顺在后，二人进了一个有门无窗的不大的仓房。房里黑暗，什么也看不清。左云浦抖着手点亮了一盏玻璃罩煤油灯。

左云浦从箱箱柜柜里抱出一堆字画说：“子顺，我想通了，这些东西我都献给酒井，你先看看。”“这就对了。”金子顺也曾是一个书画爱好者，见了这么多的东西，他颇为高兴，甚是喜爱，不由得一幅幅地展开欣赏。左云浦趁机锁上仓房的门，拿起一桶煤油泼向字画。金子顺惊呼：“老东西，你要干什么！”

第41节：闯关东2(41)

左云浦哈哈大笑："金子顺，你这个汉奸走狗，字帖我早就转移了，你见鬼去吧！"说着用煤油灯点燃了字画。金子顺急忙去扑灭火，哪里能行？那些字画见火星就着，更何况还泼上了煤油！金子顺要开门逃出去，可是门已上了锁，小仓房又无窗子，他急疯了，习惯性地要掏枪。左云浦说："你这畜牲不如的东西，你叫我陪死人杀场，我叫你陪见阎王，咱扯平了。"说着，掂起木凳砸向金子顺。

熊熊大火中，左云浦大声喊着："虎子，我的儿子，好好伺候皇上！"

这两个人的阴魂很快随着烟火飘上天空。

4

虎子在皇上那儿当小答应，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比皇上开心多了。虎子经常看到皇上受日本人的气怕日本人的可怜相，经常看到皇上对手下人发火生气的样子。这皇上怎么当的？为啥总没有开心的时候呢？

虎子记得，有一次皇上对郑孝胥发火，说承认满洲国的国家太少太少，怨郑孝胥不会办事。还有一次，皇上说将来登基大典上要穿的龙袍还没影儿，催郑孝胥快去办。虎子记得，有一次皇上领着几个自己的人在办公室学唱他自己编的怀念大清国的歌曲，怕被日本人发现，皇上特意叫虎子站在外面望风，皇上说，上角利一要是来了，得赶紧上来报告。虎子还记得，有一次，蒙古宝玉爷来看皇上，两人正说话呢，上角利一来了，大声责怪皇上会客没有预先通知他，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不行。皇上吓得手都打哆嗦。

今天，宝玉爷又来了，还带着他的宝贝女儿娜日托娅格格，来看皇上。小答应虎子急忙奉上茶水，娜日托娅对虎子调皮地笑了。

溥仪对虎子使了个眼色。虎子领会，到门口观察动静。溥仪和宝王爷小声地对话。"皇上近来饮食起居可好啊？"宝玉爷恭敬地问。溥

仪说："好什么，晚上睡眠不好，常做噩梦。""这可不好，皇上操劳过度，要注意休息。"宝玉爷好心进言道。"你们那边呢？形势怎么样了？"宝王爷说："关东军要强行进驻呼伦贝尔，苏炳文司令联合马占山组成了民众救国军，要和日本人干仗呢！"

溥仪又问："哦？怎么会这样呢？那德王的态度呢？"宝王爷答："德王的态度还不明朗，听说日本人正在鼓动他宣布独立呢。"

溥仪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踱着步说："蒙古也要独立？怎么会是这样呢？啊？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反了！"宝王爷真心向皇上进言："皇上，日本人想要干什么您还不知道吗？分裂我中华，依老臣之见，皇上这步棋是走错了。"

溥仪道："他们答应我恢复帝号，只要能恢复祖业，该舍也得舍呀。"宝王爷无可奈何地说："皇上要是这么想，我就没别的可说了。"

第42节：闯关东2(42)

当天夜晚，娜日托娅在执政府的客房里抓羊骨拐玩，虎子正好奉茶来了，他走到王爷身旁说："王爷，我给你捏把捏把？"宝王爷笑道："你这个小山东，倒是挺长眼色，来，捏把捏把。"虎子给王爷按摩着肩膀问："王爷，你们那儿的草原大吗？"娜日托娅接话道："还用问吗？老大老大的，一眼望不到边。"

"娜日托娅，你会骑马？"虎子好奇地问。"当然了，我们蒙古族人，会走道就会骑马，马是我们的腿。"娜日托娅说着，羊骨拐子也不玩了，走过来和虎子说话，两人已经见过一次面了，也算熟人呢。"啊，太好了，我什么时候能有一匹马骑？"娜日托娅十分大方地说："那有什么？跟我们走吧，我们那儿的马有的是，你要是到我家，我送你一匹。"俩人越说话越多，后来王爷要休息了，虎子只好出来。

又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虎子给溥仪送茶。郑孝胥夹着黄包袱进来了，他高兴地说："皇上，您日思夜想的东西到了，您看，龙袍啊！"溥仪惊喜地摩挲着龙袍，什么也没说，眼里流泪了。郑孝胥也泪流满面："呜呜呜……皇上，别难受，这一天肯定会来的，老臣就是豁上命，也要皇上登上大宝！"

门口，虎子莫名其妙地看着二人的表情。上角利一来了，虎子咳嗽了一声，二人赶紧把龙袍藏了。

上角利一进屋说："阁下，大日本使者团来访，请你接见一下，就在会议厅。"郑孝胥连忙帮着敲边鼓："皇上，他们是代表日本天皇来的，见见吧。"三人走出屋子。

虎子好奇地到屋里，打开黄包袱观赏龙袍，他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一不小心，帽子掉到地上，摔坏了。虎子吓傻了，他把龙袍包好，偷偷地溜了出去。虎子知道自己闯了祸，不知该咋办，想起厨师侯云德对自己不错，就跑到御膳房，把他闯祸的经过老老实实告诉了侯云德。

侯云德瞪大眼睛对虎子说："怎么？你……我的天，你惹了大祸了，那是杀头的罪过呀，要搁在过去，嚓嚓嚓，要满门抄斩！"

虎子哭腔连连地叫雷："侯大爷，怎么办啊？你得救救我！""我可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我看你还是跑了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听见没有？"侯云德出了这个主意。虎子答应着："哎。我听到了，侯大爷，你真好。"

侯云德又嘱咐："别去找你爹左云浦，你惹这么大祸，找他也不收留你。"虎子说："那我就走了。"他走了几步又回来抓起几个馒头，"侯大爷，借你几个馒头。"侯云德摇摇头苦笑："这孩子，还真长精神头。"

这回虎子是真跑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只管跑。别人当然也不知道他去那了。而与此同时，有两个人正在找他呢，这俩人就是宋承祖和裘春海。

第43节：闯关东2(43)

宋承祖和裘春海把天好她们仨的事安排好之后，就一门心思来到新京找虎子。宋承祖从左云浦口中得知虎子确实被送到了溥仪的执政府衙门，就直奔而来。他们打听到厨子侯云德经常出来买菜，就想从侧面打听一下虎子的消息。这天上午，侯云德又出来买菜，宋承祖、裘春海悄悄跟了上去。到了行人稀少处，宋承祖拦住了侯云德问关于虎子的事。候云德说虎子是在这里当小答应，昨天她弄坏了皇上为登基准备的帽子，闯了大祸，吓得跑了，也不知他是往哪跑的。宋承祖一听，心惊了半截。

宋承祖心想，虎子是个小孩，才跑出衙门一天，能跑到哪去？只要不被人骗去，在新京就能找到，不过得赶快找！他们二人分头连找三天，还是没有找到虎子，问了多少人，也都说没见过这孩子。再这么找下去，二人的钱也快花光了。宋承祖估计虎子可能回沈阳找他姐，他决定也回沈阳开一家小店，边开店边找人。宋承祖说："我在老家学过做火烧的手艺，租个店面，就开个火烧铺吧，也用不了多少钱。""也好，你做掌柜的，我当伙计。你是被通缉的人，少出头露面，跑外的事有我。"裘春海只好同意这么做。

第4章闯关东Ⅱ第4章

1

人生好比汉子推碾子，终日抱着个碾棍，转啊转个不停，可劲儿一步一步地推着那石碾子，眼瞅着碾盘上黄橙橙的苞米，也就成了迈步向前的希望，那是老婆孩子的吃食啊。宋承祖和裘春海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原在沈阳东北军当官，以后又南征北战的，现在为了孩子老婆又转回到沈阳，不得不开个小火烧铺。头一天开张，宋承祖和裘春海一算账，刨去本钱，还挣了不少。俩人正议论生意上的事，忽然有人敲门。裘春海开门看，来人是宋承祖的旧部下，副营长刘胡子。

刘胡子一把抓住裘春海的手说："裘排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宋承祖惊喜地问："刘胡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说着赶快招呼刘胡子进屋坐下。刘胡子说："自从队伍被打散，我和张大个子他们不甘心散伙，投奔了锅盔山的胡子小旋风，做了二当家的，说服小旋风又扯起抗日大旗。和小日本干了几仗，没少踢蹬小鬼子。日本人动用几千人马，把锅盔山险些炸平，队伍又散了。我现在没处躲藏，实在没办法来投靠你了。"

宋承祖叹息道："唉，弟兄们受苦了。"说着，不禁一阵心酸。刘胡子哭了："营长，弟兄们大多数都遇难了，死得惨啊！最后一仗，弟兄们被堵到一个山头，子弹打光了，大家一看没活路了，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好一场肉搏，好多弟兄抱着小日本跳下山崖。那些受伤的弟兄一个个活活被敌人用刺刀豁了肚子，肠子淌满雪地，惨不忍睹，可是没一个弟兄缴械投降。"

第44节：闯关东2(44)

宋承祖仰天长叹："别说了，弟兄们血染疆场，可我宋某还苟活到现在，愧对他们啊！都是我因为儿女情长，没和大伙一起捐躯报国。"刘胡子说："我抱着一个日本少佐跳下悬崖，多亏摔在日本人身上，才捡了一条活命。"

宋承祖慨叹道："也是九死一生啊！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刘胡子说："昨儿碰巧遇见当年一个当兵的弟兄，他说在沈阳城郊见过你。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白天不敢来，这时候才敢露面。"

宋承祖问："你是怎么打算的？""我打算在这里落落脚，养养伤，避避风头，要是没事了，我就奔营口回山东老家。"刘胡子说着环顾一下小店铺。宋承祖一口应承道："行，你就放心在我这儿住着，街面平静了你就走，我给你出路费。"

裘春海不客气，当着刘胡子的面说："掌柜的，这样不妥吧？咱俩现在也是隐名埋姓地躲祸，你收留刘副营长，这不更添了危险吗？你再酌量酌量。"宋承祖不大高兴："春海，你说了些什么话！不脸红吗？老部下抗日遇着困难来找我，我能推出去不管吗？"裘春海继续辩解："不是说不管，我是说咱们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哭不过来那么多的乱葬岗子。"宋承祖更不高兴了，喝道："你给我闭嘴！"转脸又对刘胡子说，"刘胡子，你就留下来，不过要注意安全，白天别出门，藏在吊铺上。不是我撵你，这儿也确实不是久留之地。"刘胡子连连点头："营长你放心，我不会久留的。"

第二天一早，宋承祖穿上长衫，戴上墨镜要出门去找虎子，临行还安排裘春海给刘胡子把吃喝送上吊铺。裘春海拿了几个烧饼，提着水壶爬上吊铺。他看着刘胡子吃喝，和他聊起来。裘春海开门见山说刘胡子不仗义，说营长正在困难处，为了找儿子不回山东老家，要是暴露了，大家都没命。刘胡子特别在意仗义不仗义的话。即然裘春海这么说了，他不能再赖着不走，当下决定趁营长不在就走。要不，出

了事也对不起营长。裘春海说："胡营副，真对不住啊，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你别怪我说话直来直去的。"说着，塞给胡子几个火烧，送胡子出门去了。

宋承祖在破烂市场溜达，寻觅着虎子，找了半上午，也没找见虎子，只好沮丧地回来了。

宋承祖问："刘胡子呢？没事吧？"裘春海有点随意地答道："忘了告诉你，他走了。"宋承祖急了："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为什么？"裘春海说："这个人，说了，怕给你添麻烦，死活要走，没劝住。"

宋承祖眉头紧皱地问："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了？"裘春海满脸的无辜："我没说什么，真的。"宋承祖疑虑未消："你肯定说什么了！你这个人，太不仗义了！"裘春海跌足道："掌柜的，你可冤枉死我了！我真的什么也没说！不过走了也好，这样安全。"

第45节：闯关东2(45)

宋承祖一定要去把刘胡子追回来，裘春海认了错，说要和他一同去。　宋承祖和裘春海趁着天黑，追上了正一瘸一拐走着的刘胡子。裘春海当面向刘胡子赔不是，宋承祖反复劝说，这才算把刘胡子接回到火烧铺，安排他在吊铺上睡了。

下半夜，刘胡子的伤口感染化脓发烧，他忍不住难受，不由得发出呻吟声。宋承祖醒了，过来摸摸刘胡子的头，又看看他的伤口说："哟，烧得挺黑虎！不看太危险了！"说着，就推醒正熟睡的裘春海，叫他找个可靠的西医大夫看看。

裘春海不满地小声嘟哝着："你就能找麻烦，好吧。"说着摸黑出门，骑着辆自行车去找大夫。没过多久，他还用车子带一位背药箱的老西医回来。宋承祖心里想，春海这人还算听话，也会办事，只是私心重了点。

老西医给刘胡子处理着伤口说："得赶快手术。大医院不敢去做这种红伤手术，就到我的小医院吧，不能再等了，今晚就做。"

宋承祖让裘春海送刘胡子上老西医小医院做手术，裘春海说："掌柜的，你是被通缉的，弄不好就被日本人盯上。咱们也是在刀刃上讨生活，不能为了他把咱俩也毁了。"

宋承祖一听这话，马上就来了气，他双眼盯着裘春海说："春海，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刘胡子是咱们的生死弟兄，是抗日的功臣，咱们就是豁上命救他也是应该的！你不去我去！"裘春海说："我说不去了吗？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说说想法还不行吗？我都是为了你好。"宋承祖说："行了，这我都知道了，你去吧。"

裘春海刚要出门，宋承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对裘春海说："把枪给我，还是我去吧！"宋承祖接过枪，收拾着东西。裘春海又说："掌柜的，你不要命了？还是我去吧。我错了还不行吗？"宋承祖感情复杂地望着这个未来的女婿，好一阵子才说："你和天好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不能让我闺女白盼你一场……”他停了停，又满怀深情地说，“和天好把亲成了吧，好好过日子，一辈子好好对待她……”说完朝外走去。裘春海忽地心中一热，不禁想到，这个宋营长，真是个好长官、好长辈，能为手下着想，能为儿女着想。唉，可惜脑子一根筋，干事情总是不管不顾的……

已经是下半夜了，街上空无行人。宋承祖推着自行车，刘胡子坐在后座上。他们来到小医院的门前，宋承祖警惕地望着小医院，又往左右用眼光侦察一遍，这才推着刘胡子从后门进了医院。宋承祖背着刘胡子，上了二层小阁楼。老西医和护士紧张地为刘胡子做手术。宋承祖从怀里掏出枪，警惕地望着楼下。

外面警笛突然响起，这声音在静夜中特别刺耳，令人恐怖。宋承祖赶紧把灯关了。他趴在地板上，透过缝隙望着楼下。楼下门响，几个军警走进来。军警问小伙计：“最近有没有来看枪伤的？”小伙计答：“没有。”军警又问：“有没有来抓枪伤药的？”小伙计说：“我们从来不进枪伤药。”军警再问：“你们掌柜的呢？”小伙计说：“在楼上睡了。”军警扬起头，朝楼上看了看。

第46节：闯关东2(46)

众人刚要走，领头的军警突然站住了。他感到有一滴什么东西滴在他的鼻子上。他摸了下鼻子，一看手上是血，突然拔起枪，朝楼上冲去。宋承祖赶紧背起刘胡子，从后门楼梯跑出去。领头的军警对着楼梯开枪，众军警都跑上了二楼，有的军警从窗口向下开枪。一时间枪声大作。

幸好宋承祖反应快，加上天黑看不清，军警们也是乱放枪，用来壮声势仗胆儿的，看不准目标，更是打不准。宋承祖用自行车载着刘胡子，拼命地用脚蹬着两个脚踏子，骑得飞快，把军警甩了老远。刘胡子说："营长，放下我吧，放下我吧！"宋承祖哪顾得说话，他一手扶着车把，一手向后开着枪。刘胡子急了，不等宋承祖停车，就硬是从车上跳下来。宋承祖只得停下车，气喘吁吁地把刘胡子抱到车上，用绳子把刘胡子和自己捆到一起，然后又飞快地蹬着自行车……

宋承祖走后，裘春海的心一直悬着。他知道这十分危险，可又没办法阻止，只好来到街头徘徊、张望、等待，听到远处的枪声他就知道出事了。

突然一辆自行车飞快奔来，车上的宋承祖和刘胡子浑身是血。裘春海忙迎上去，解开他俩身上的绳子，二人把刘胡子抬进火烧铺，再把刘胡子抬到吊铺上，两人累得大口大口喘粗气。

安排好刘胡子以后，二人下了吊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裘春海不禁后怕，心想刚才要是自己去了，不知会咋样。他不由得又硬着头皮对宋承祖说："营长，你早晚非被义气这两个字害死不可！"宋承祖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的事，人活着总得有人味！"

这段日子裘春海过得很窝心，又是忙着火烧铺的活儿，又要抽空找虎子，还得侍候刘胡子。他想，自己担心受怕图个啥呢？还不是为了天好。俗话说，为了老婆拜丈人，真是不假。可是宋承祖对他的好心好意总当成驴肝肺，真没办法！裘春海琢磨着，今晚趁宋承祖不

在，一定想法子把刘胡子这尊“瘟神”赶走了，无论如何也得去掉这块心病。于是他爬上吊铺，和刘胡子聊起来。

裘春海告诉刘胡子，店里拉不开栓，营长出去借钱，即然伤快好了，要走趁早，这几天街面风声挺紧，日本人挨条街查户口，快查到咱这儿了，掌柜的都有些担心，要知道，他也是通缉犯。”刘胡子当即表示，等营长回来打个招呼就走。

“咳，还打什么招呼呀？你说你给营长打招呼，这不是给他出难题吗？他是个讲义气的人，会让你走吗？你说要是换了你，你会不会应承？要我说，你现在就走。”裘春海心想，这个胡子真粘糊，于是来了个再下“逐客令”。刘胡子有点犹豫地说：“上回没打招呼走，营长好一顿对我发火，我怕……”

第47节：闯关东2(47)

“你呀，看不出火候，上回他为什么不让你走？你不是伤没养好吗？他不放心，现在你的伤养得差不多了，我听他的话味儿，也是想让你早点离开这里，说不出口就是了。为什么？你住在这里，对你对我们都是个威胁，你说是不是呢？”裘春海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当上一回“催命鬼”。

刘胡子当然也明白裘春海的意思，他想，我刘胡子也是条汉子，枪林弹雨的从来没中沭过，现在再也不能当软蛋，连累宋营长了，就明明白白地说：“那好，我在这儿多呆一会儿，你们多一分危险，我还是早早走了吧。”说罢，他拿出心爱的盒子枪说，“春海，这家伙我道上不能带了，你就把它转交给营长吧，算我给他的礼物。”“嗯，好东西，我替他收着。走吧。”裘春海连忙接过盒子枪，边往怀里掖边说。

裘春海出来送刘胡子，他们二人在街上走着，碰到伪警察斜眼迎面走来。二人不敢和斜眼对面，就低下头匆匆而过。斜眼站住叫道：“喂，你们给我站住！”他觉得大黑夜里这俩男人有点不大对劲儿。

二人只好站住了。“这么晚了，到哪儿去？”斜眼追问道。裘春海说：“看个朋友。”“看朋友？过来，搜搜身。”斜眼一边说，一边走过来。裘春海一看不好，拔腿就跑。身上带着家伙呢，哪能让他搜。刘胡子也跑了。

斜眼喊着：“站住！”并吹响了警笛。裘春海和刘胡子二人狂奔不停。斜眼开枪了，裘春海拔枪还击，一番枪战在没有岔道的直通通的大街上进行着。刘胡子中弹倒下了，斜眼也中了一枪倒在地上。回家的宋承祖碰正巧见这场面，可是，这时候伪警察们听到警笛声和枪声，一窝蜂跑过来，他躲在暗处无能为力，干着急也没办法。

裘春海看着奄奄一息的刘胡子问：“胡子，还跑得动吗？”

刘胡子也看看裘春海说：“兄弟，我不行了，给我补一枪吧。”

裘春海脑子飞快地转着，心想我可没法背你，可也不能丢下你不管，只能一了白了啦，就咬牙对胡子说："胡子，不是我心狠，你要是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我和营长就都完了。我就成全你，送你回老家吧。"说着，用枪对准刘胡子的头，两眼一闭，用刘胡子的枪打死了刘胡子。裘春海一边打枪一边跑，臂上也中了一枪，不过幸亏是擦皮伤，没大妨碍。他年轻体壮，动作机敏跑得快，总算甩脱了伪警察的追赶，东拐西绕地回到了火烧铺。

裘春海哭着说："掌柜的，刘胡子完了！"宋承祖追问："他为什么要走？是不是你又撵他了？"裘春海矢口否认道："不，这次他是坚决要走，说了，怕你拦挡，故意趁你不在家走的。我怎么劝也不听，实在没办法了，我说我送送你，谁知道遇见了警察。你也看见了，为了保护他，我也中了枪，可他到底没躲过这一劫，这不怨我呀，我也尽力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他只有竭力把自己洗干净。

第48节：闯关东2(48)

宋承祖拔出匕首厉声喝道："可你为什么要补了他一枪？说！"裘春海想不到姓宋的为了刘胡子竟然对他这个未来的女婿动刀子，心中一惊，又尽力表白道："他苦苦哀求我，说自己不行了，我看他也是活不了啦，怕他遭罪，我是没有办法呀，也是为他好！"宋承祖咬着牙说："胡说！你杀了他，是怕他不死给日本人留活口！我杀了你！"说着，一刀甩去，刀插到门框上，颤着。

裘春海一股势血冲到头上，不管不顾地说："好啊，宋承祖，为救你的命，我裘春海单枪匹马劫刑场，得到的回报就是你这一刀？你今天对我下了死手，行，看来咱们俩是恩断义绝了!"拔刀欲反击。宋承祖说："裘春海，你救过我的命，我不会忘的；要是不念旧情，你已经是我的刀下之鬼了。不过我今天才彻底认识了你，来吧，动手啊！我躲一下是龟孙子。"

裘春海果然甩出匕首，不过他不是真心对准宋承祖，他知道，姓宋的那一刀也不是真杀他。宋承祖没躲避，刀贴着耳朵飞去。裘春海说："宋承祖，我回报你了。咱们到此为止，今后各走各的，你保重吧。"说着推开门走出去，消失在夜幕中。

2

裘春海一个大男人，在哪里都能混。他从火烧铺子和宋承祖闹翻后，找到一个小旅店住下，心中七上八下的乱得烦躁不堪。他想了很多。他为了宋承祖的大女儿天好杀人外逃，又是为了天好跟着宋承祖东跑西颠、吃苦受累、担心受怕、舍命相随，可是到头来却挨了宋承祖绝情的一刀！老实说，他是很喜欢天好，但是，真为了天好丢掉性命，那太划不来了。裘春海在心里说，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到哪不能寻个女人？天底下比天好还好的女人多了去了，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可是，他刚一闭眼，天好那姣丽的面容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就会对他现出迷人的笑靥；还有那听了就叫人心软的声音，以及她身上散

发的特有的叫人闻了就会沁入肺腑的香气，无不缠绕着他的神经和五脏六腑。裘春海简直如百爪挠心，无法安宁。

红日西坠，夜色渐临。裘春海百无聊赖，独自一人到一家小酒馆里，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要了一壶小酒，一碟牛肉，一碟花生米，不紧不慢地自斟自酌，也是借酒浇愁。他喝了几小酒盅辣酒，无意间一扭头，竟然发现在酒馆的另一个角落里，宋承祖的旧部张大个子正独自饮着酒，怀里抱着一件破棉袄。

裘春海凑过来和张大个搭上话，熟人相见，分外亲热，二人边喝酒边聊。张大个子知道裘春海和营长在一起，十分高兴，就对裘春海说了真心话。

我跟副营长刘胡子一起投奔了锅盔山的小旋风，小旋风挺信任我，让我管了钱粮。小日本轰炸锅盔山，正赶上我到山下收账，幸免一难。”张大个子边说边大口地吃着卤牛肉。停了停，张大个子又说，“营长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一直想报答。估计他现在很难，我手里有点硬货，想分给他一些，找了好多日子，怎么就碰巧遇见你了？你带我去见他。”

第49节：闯关东2(49)

裘春海眼睛一亮，心想这样的好果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论如何也得抓住，忙说“对对对，走吧。”他喜不自禁，说着就站起身。他见张大个子拿起破棉袄，就随意地说，“什么时候了，还穿件破棉袄。”

张大个子知道裘春海一直跟着宋营长，又是宋家女婿，也就不瞒着，神秘地说：“家当都在这件破棉袄里呢。”

裘春海了解宋承祖，知道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似乎心很硬，有时心又很软，而且他最受不住软话，几句贴心的软话一说，就能把他的心说活。上回俩人虽然翻脸动刀子，但毕竟还有天好这条线牵扯着。裘春海心想，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是宰相肚里能行船，还得厚着脸皮前去相会，见机行事吧。

裘春海领着张大个子来到火烧铺子，宋承祖厉声说道：“你还回来干什么？”裘春海没羞没耻地说：“我是你的行过结婚大礼的女婿，还是你的老部下，今儿个我又给你带来一位咱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张大个子见了宋承祖哭道：“营长，我可找到你了！”宋承祖更是惊喜：“大个子，真是你？”两个硬汉子抱在一起，禁不住热泪横流！

夜已经很深了，三个人还喝着酒，边喝边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裘春海不时地用眼睃着张大个子的破棉袄。

张大个子说：“营长，锅盔山的弟兄们都完了，山上的钱财在我手里有一部分，我打算给你留一些，余下的带回山东，能找到死难弟兄的家属最好，找不到也没办法了。”宋承祖连连摆手：“我你不用考虑，我一文钱也不要，你回去给弟兄们把家安置一下，也算对得起死者了。”

三个人把酒喝了个差不多，都有了睡意，各自倒头睡去，不一会儿都睡着了。裘春海并没有真睡，他听着那俩人都睡着了，就悄悄地爬起来，黑暗中摸索张大个子的破棉袄，他仿佛捏到了什么，一脸的

惊喜……宋承祖的咳嗽声传来，把裘春海吓一跳，他慌忙放下棉袄，躺下装睡，打开了呼噜。宋承祖翻过身去。不一会儿，裘春海又起身，寻思了一会儿，穿上破棉袄下了铺。

裘春海悄悄出了火烧铺，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疾步迅跑。他跑着、跑着，忽然站住了，原来他穿了宋承祖的棉衣。他寻思了一会儿，又返回去，摸黑回到炕上。他在炕上到处摸索破棉袄，没有找到。宋承祖低说："别找了，在我头下枕着呢。"裘春海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恶狠狠地说："拿出来！"宋承祖冷笑道："你动手啊。"裘春海动手抢棉袄。现在他是志在必得，不顾死活了。宋承祖一把掐住裘春海的手腕子："我给你留着面子，你还不领情吗？"裘春海气急败坏地问："你给不给？"说着举起匕首。宋承祖说："看来你是死不回头。"二人不顾一切地打斗起来。

第50节：闯关东2(50)

张大个子醒来，惊愕地问：“你们俩怎么了？自己弟兄怎么动起手来？”

宋承祖说：“这个人已经黑了心，他是死到临头了！”说着砍了裘春海一刀。

裘春海跳窗而逃，他在窗外恶狠狠地吼道：“宋承祖，我记住你这一刀，一定要还给你！”说过，撒腿跑入黑沉沉的夜幕之中。

裘春海到老西医的小医院请求治疗刀伤和枪伤，治完伤，裘春海走出医院，真倒霉，他和来疗伤的伪警察斜眼走了个对面。裘春海低头和他擦身而过，斜眼习惯性地瞅瞅裘春海，犹豫了一下，忽然惊呼：“你给我站住！”裘春海撒腿跑去。斜眼掏出警笛吹响，巡逻的警察跑来。裘春海被捕了。

在日本宪兵队的行刑室，裘春海被打得遍体鳞伤。翻译说：“姓裘的，何苦呢？交代了吧，你只要把同伙交代出来就没有事了。”“我真的没什么可交待的，我没有同伙。”裘春海还不想供出宋承祖。“日本人都知道了，你是和宋承祖一起潜回沈阳，你只要到把他交出来，就放了你。”翻译进一步诱惑道。“我和他一起回来的不假，可他已经回山东了。”裘春海想留着后路，不想把事做绝。“不会的，车站我们看得紧紧的，他是插翅难逃，还是说了吧。”

这时酒井大佐来了。酒井问：“嗯？他还不开口吗？”翻译答：“这小子，还挺硬气。”酒井道：“别和他废话了，给他洗洗澡吧。”裘春海笑了：“好啊，巴不得，我好多日子没洗澡了，身上痒痒呢。”他不知洗澡是啥意思，就充硬汉子就说。酒井狞笑：“好啊，那就烧水。”

当院，一锅水烧开了，裘春海被推到院里来。酒井提了一只活鸡说：“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语，饿不洗澡，饱不剃头，洗澡前吃只鸡吧。”说着，把活鸡放进沸腾的开水里，鸡出水就光腚了。酒井把鸡送到裘春海的眼前说：“香不香？佐料就免了吧，吃完了就在这口锅里给

你洗澡。”裘春海害怕极了，连连哀嚎着：“不，不！我不洗澡！”他想，临死前得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其他的什么也不想，就对酒井哀求道，“我说，我什么都说！”

裘春海供出宋承祖，宋承祖被捕了，被押在车上送往刑场。他高声喊着：“乡亲们，我宋承祖没在战场上战死，今天叫小日本拉着当猴耍，我给咱中国人丢人了。不过，我宋承祖这个面子一定要找回来，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和小日本做一辈子冤家，一辈子不让他们安生，我要把他们的头揪下来当球踢，把他们的皮扒下来做鼓面！乡亲们，宋某要和大家告别了，临走我给大家留句话，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小日本的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宋某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天我也求一回，我求乡亲们在小日本鬼子滚出中国那一天，在我的坟头上放一串鞭炮让我听听！”围观的群众一片叫好声！

第51节：闯关东2(51)

日本宪兵的枪口对准宋承祖，陪决的裘春海面如土色。宋承祖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自若。酒井说：“宋承祖，你反满抗日，罪大恶极，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宋承祖大义凛然，慷慨陈辞：“呸！我堂堂中华岂能屈服于弹丸之国的小日本！你不要高兴得过早，你们早晚会为今天的疯狂付出惨重的代价，小日本，开枪吧！”

裘春海哭着说：“营长，我对不起你啊！”宋承祖蔑视地说：“裘春海，你为了活命出卖同胞，真是罪不容诛，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再为日本人卖命残害自己的同胞了，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裘春海说：“营长，只要他们放了我，我会料理你的后事的，天好他们你也放心，我会照看他们的。”宋承祖怒声喝道：“呸！宋家的人从此和你一刀两断，你离他们远点！”

一排枪声中，宋承祖倒下。裘春海吓得尿了裤子，他哆嗦着问：“酒井大佐，我没事了吧？”酒井笑道：“你得继续为我们工作。”

3

天好姐妹三人总算在小平岛的焦老大家暂时安顿下来。她们姐妹勤快心灵手巧人缘好，很快就适应了这儿的生活。这天，天气不错，海边上风平浪静，人们都忙着干活。天好在给一条渔船捻船，嘴里不断地问渔民老史头，是不是这样干，这样干行不行。老史头指点着，讲工艺，说技巧……

远处，天星和膀大腰圆的焦大海用船橹抬着鱼筐从船上卸鱼，二人说说笑笑。

在海滩上，天月撅着屁股和一群娘们儿钓蝼蛄虾。渔家女们钓了一个又一个，筐子满满的，天月的筐里空空如也。焦大婶看着海滩上的洞眼笑道：“咳，你找错洞眼了，幸亏不是男的，要是个男的，找不着洞眼儿，不叫人笑话死了？”天月懵懵懂懂地说：“我也着急呢。”老

娘们儿笑开了。焦大婶笑着说："天月呀，我看你文文静静的，当个教书先生满合适的。"

这时，渔霸老巴鲚抽着水烟袋，和傻儿狗子来到海边。狗子看着天月，眼睛直了，流着哈拉子说："爹，这个闺女俊，我要她做媳妇。"老巴鲚说："儿子，只要你看好了就行，爹托人给你说媒去。"这个老巴鲚，还真托焦大婶给他傻儿子说媒来了。天好很有心计地说："大婶，你给回个话，别给人家说难听的，就说谢谢看得起我妹妹，可我们不想在这里扎根，过不久就回山东老家。"

这天，天气还算不错，焦老大几经考虑，决定要出海打渔了，焦老大和焦大海在渔船上整理网具。老史头过来好心地提醒着说："渤海湾打仗，小日本的飞机军舰见了船就撞，你不要命了？"焦老大说："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这条船，是借了老巴鲚的高利贷打造的，不着急还贷，我也不想冒险。"为了能多打到鱼，焦老大和焦大海二人把船驶到深海去了。不巧碰上了一艘日本人的巡海快艇，日本人对着焦老大的小渔船用机枪扫射，这爷俩全死在日本人的枪弹之下。

第52节：闯关东2(52)

渔霸老巴用报纸包几尺白布送给焦大婶算是吊丧，接着就让还高利贷，没钱还就拿房子抵押。他要收走房子，焦大婶没处住，天好三姐妹也没处住了。焦大婶说："天好，小平岛咱们是呆不住了。天无绝人之路，南大亭有个山东大院，我哥哥荆玉亭住在那里，我去投奔他。那里山东人多，是个养活穷人的地方，你们跟我到那儿去吧。"

天月是个爱读书的人，她拿过老巴鮹包白布的报纸，随便翻阅着。突然，她在报纸上看到爹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她大声哭着，举着报纸叫道："大姐，咱爹在沈阳被日本人杀害了！"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雷，三姐妹全都晕了，呆了，继尔三人抱在一起痛哭。她们边哭边回到自己租住的屋子里，等感情镇静下来，也学焦大婶家的样子，在家里设了爹爹的灵位。

"爹，你死得惨啊，日本人杀害了你，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天好对着爹的灵位说。天月哭着说："爹，我们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了，你扔下我们姐妹怎么过啊！"天星却一点眼泪也没有，她对天好说："咱爹为了找虎子才留在沈阳没走，虎子丢了都怨我。老宋家就这么条根了，我要回沈阳找虎子，找不到虎子我就不回来！"

天好和天月都不同意天星一个人去沈阳，但是她们知道天星的脾气，特像爹的性格，一根筋。她要是铁了心想干的事，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头。唉，没法了，只能由她了。

焦大婶领着天好和天月来到山东大院前，这个大院面临着有大拱门的十字街面，街面有住户，也有店铺、小酒馆、肉架子、铁匠铺、大车店、水房等等。多数是大院套，大院套里是养马车的人家。

焦大婶和天好、天月三个人进了大院，觉着好热闹啊，首先就听到有人唱戏。楼上傅磕巴唱的是《贵妃醉酒》。贾云海坐在楼梯口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唠叨着："一早晨他妈的就嚎，天天这样。你要找打是不是？你下楼来，我咔咔咔把你脖子给扭断了！"

话音未落，楼上一盆水浇下来，贾云海成了个落汤鸡，气得直骂。楼上却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傅磕巴夹着唱戏的行头从楼上走下来。他长得眉清目秀，十分漂亮。傅磕巴问："这一阵急雨浇得你如何？"

贾云海笑着对傅磕巴："我就奇怪，你说你唱起戏来一点也不磕巴，怎么一说话就磕巴了？"傅磕巴说："啊我就喜欢这口，你再要是让我唱戏也，也磕巴，还就让不让我活了？"忽地指着远处说，"哎，云海，我怎么看那个女人，她就像铁匠铺荆、荆玉亭住在小平岛的妹妹？"

俩人正说呢，焦大婶领着天好和天月过来了。

贾云海问："玉莲，是你呀，住哥哥家来了？"焦大婶道："唉，我家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贾云海咬牙切齿地说："这些王八羔子，简直就是畜牲，早晚有一天，我把他们一个个的脖子都拧断，咔咔咔！"

第53节：闯关东2(53)

这时，孙立武抄着袖筒过来说："听说没有？最近小衙门要挨家登记户口了。这回登记有说道儿，当地人都要登记满洲国人，咱们大院的山东人，只要申请，也可以报满洲国人，不愿意呢，就报寄留民，以后的待遇肯定不一样。"焦大婶扯了扯贾云海的衣襟说："贾二哥，正要找你呢，屋里说话。"说着二人进了屋。孙立武嬉皮笑脸地对天月说："妹子，来个自我介绍呗。"天月说："和你不认不识的，说不着。"孙立武说："说说话不就认识了吗？"

焦大婶出门说："天好、天月，进来吧，我都给你们说好了。"拉着二人进屋见贾云海。进到屋内，贾云海说："姑娘，你婶子都给我说了，房子我可以租给你，可房租不能欠。房子是你庞奶奶的，我是二房东。我领你们看看房子，再见见房主你庞奶奶。"

贾云海带着天好、天月走进屋子。姐俩一看，这屋子还不错，小是小了点，倒是家具齐全，还有笔墨纸砚，进门就可以过日子。以前这里住着一个教书先生，还留了些书报什么的，你们识字就留着看吧。"贾云海等姐俩在屋里逗留了一会儿，就说，"看好了？走，领你们见见房东你庞奶奶。"

三人来到住在二楼的庞奶奶家，这位庞奶奶气度不凡，像是大家出来的。

贾云海走后，庞奶奶说："闺女，这个大院里人住的杂，我给你数数，好心中有数。进门第一家住着个瞎子，姓谢，都叫他谢瞎子，孤身一人，靠算命打卦为生。第二家住着傅磕巴，是个车把式，别看磕磕巴巴的，好唱两口京戏。第三家就是孙立武，荒料一块，也没有个正当职业，听说最近拿了大衙门日本刑事的名。当了日本人的狗腿子，你们离他远点。第四家就是你们了。你们隔壁住着的是小衙门的一个巡捕，姓曹，轱辘棒子。楼上呢，我住着大半，西屋住着的是一

个寡妇，都叫她翠玉嫂。是做皮肉生意的，最近靠上了小衙门的曹巡捕。这些人，都是从山东来的，可都有年数了。”

天好问：“怎么都是山东人啊？”庞奶奶答道：“细说起来我老辈儿也是山东人呢，都是闯关东来的。你不知道？大连街前清的时候归山东登州府管辖呢。”

庞奶奶很关切地问道：“你们两个小人儿，在这里落脚不难，可以后靠什么糊口？天好说：“山东人都会摊煎饼，在沈阳我们摊过煎饼。”那好啊，这里住的都是穷人，你们还摊煎饼。”

正当天好、天月和庞姐姐说话的时候，曹巡捕上楼，推开翠玉家的门走进来。翠玉扑上来与曹巡捕亲热：“该死的，有日子没来了，想死我了。”曹巡捕说：“我这些日子忙呢。”翠玉问：“都忙什么？给日本人做事，差不多就行了。”“这些日子忙登记户口。”

第54节：闯关东2(54)

翠玉问道："你说过多少回了，要娶我，什么时候啊？"曹巡捕说："急什么？先玩几年。"翠玉不太高兴了："你能玩得起，我能吗？过几年我人老珠黄，你还不把我蹬了？"曹巡捕说："翠玉，你放心，我不是那种花狸脖子，早晚会娶你的。""到时候你不会嫌弃我名声不好？"翠玉陪着小心问道。"怎么会呢？那都是被生活逼的，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他拉着翠玉的手，说的是真心话。

翠玉听了曹巡捕的话，感动得真掉眼泪。"好了，别哭了，笑一笑。"曹巡捕用手抹去翠玉的泪。翠玉笑了："大哥，我铺下被窝，睡一会儿？"曹巡捕说："臭娘们儿，等不及了？"说着用手指轻捏了一下翠玉的小鼻子。翠玉说："我不急，不是你的工夫金贵吗？"话音未落，头已经靠在曹巡捕的胸前。曹巡捕说："还是晚上吧。"他拿出一沓钱说，"开饷了，拿着。"说着，塞到翠玉手里。"我不图你的钱，上回给的还没花完。""叫你拿着就拿着，我腰里不揣钱。好了，我走了，街面上遛遛去。"曹巡捕说完，走出翠玉家门。

天好和天月从庞奶奶家下楼，刚到院子里，曹巡捕也来到院子，正好碰上了。曹巡捕盘问二人："喂，你们是才搬来的？"天月看到满脸胡子、模样凶悍的曹巡捕，吓得一哆嗦。"对呀。你是曹大哥吧？咱们轧邻居。"天好倒是坦然地回答。曹巡捕问："报户口了吗？"天好说："还没来得及。"曹巡捕喝斥道："赶快到派出所报了。对你们说，在这里住不要紧，要老老实实，别给我惹事，这一片都归我管，明白吗？""大哥放心，我们都是老实人。"天好老实地说。

楼上的翠玉趴在栏杆上喊道："老曹，你凶什么凶？这两个闺女是山东人，到这租房住的。"

天好和天月仰头望去，知道这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人就是翠玉。

第5章闯关东Ⅱ第5章

1

虎子从浦仪那里跑出来，慌不择路地在新京的街上乱走。他知道反正是离宫里越远越好，要是被抓回去可不得了。不知爹和仨姐都在哪儿，想找也没处找去。流浪两天，从侯云德那拿的馒头早已吃光，肚子空空，饿得眼冒金星，虎子只得沿街乞讨。可是，眼下这个世道，兵慌马乱，日本人横行霸道，讨口饭吃也很难。

一个街混子啃着烧饼走来，虎子走到街馄子跟前乞讨："大叔，可怜可怜吧。"街混子把啃剩的烧饼给了虎子，虎子狼吞虎咽地吃着。街混子说："没出息，这么大的小子了，要饭干什么？想不想吃饱饭？"虎子说："做梦都想。"街混子说："那好，跟我走，保险有你的好吃好喝。"

虎子跟着街混子来到一间破屋里，这就是街混子的家，屋里有好几个流浪儿。

第55节：闯关东2(55)

到这里虎子才知道是叫他当小偷，他刚说不干，街混子就让打他。流浪儿一窝蜂地拥上来，要打虎子。虎子勇敢地反击，他摔倒了两个流浪儿，其他的又围上来，虎子又打倒了两个，四个流浪儿倒在地上直哼哼。街混子看到这么情况，连忙从椅子上惊慌地站起来说："小老弟，没想到你一身功夫，你高抬贵手。"

这时，一个流浪儿扛着一个猪肘子回来高喊："师父，我今天顺着大货了！"街混子高兴地说："好啊，煮一煮造了它。"虎子灵机一动说："师父，这么好的东西煮着吃可惜了。这个猪肘子能出好几道大菜呢。我可以做个红烧肉，再来一个水晶肘子。我家以前是开饭店的，看就看会了。"其实，虎子聪明又有心思，是在御厨侯云德那里"看"会的，只是没机会动手，今天正好可以试试。街混子十分高兴："好，今天晚上的饭就交给你了。"

街混子和流浪儿们围着桌子，等着品尝虎子的手艺。虎子把做好的菜端上来大伙又吃肉又喝酒，虎子说他一喝酒满身起疙瘩，就免了。等吃饱喝足了，虎子说："谢谢你们收留了我，你们都是好人，可我不想这样活着，我要去找我自己的日子，告辞了！"说完，一抱拳走出去。

众人呆呆地看着虎子的背影，似乎还没明白过来事情为啥会这样。直到虎子慢慢地走到大街上，街混子和一群流浪儿才追上来，大伙儿把吃的东西直往虎子包里塞。街混子真心实意地说："兄弟，渴了饿了，就回来，累了困了，就推门上炕，咱这个破家的门不上锁……"虎子深深地给街混子鞠了个躬，朝前走去……

虎子在宫里当小答应这些日子，也认识一些达官贵人，他想，如果能碰上其中的一个，也许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街混子那里出来后，他就专往有大宅门的地方转。这天，他在一个大宅门前发现了一辆马车很像是宝王爷的，他马上有了主意。

宝王爷从大宅门出来，辞别主人，和娜日托娅坐上马车离开新京。马车走在新京郊外的旷野上，宝王爷随着马蹄的得得声哼着京剧，娜日托娅自己无聊地翻着线绳玩。正走着，娜日托娅突然发现虎子站在一棵大树下向他们招手。宝王爷吩咐停车。虎子跑到车前对宝王爷说："王爷，我要跟你去草原！"宝王爷摇着头说："哦，那不行，你是宫里的小答应，皇上使唤的人呢，我带你走那不是坏了宫里的规矩吗？"虎子求告道："王爷，我在宫里惹了祸，把皇上要戴的龙帽掉地下摔坏，人家不要我了，你带我去吧。"

娜日托娅撺掇道："阿巴吉，你说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盏灯，你伸出手帮别人一下，那盏灯就会亮一些。领他走吧。"宝王爷想了想说："嗯，上回面见皇上，你一直伺候我，还别说，把我伺候得挺舒服，就念你这个，跟我走吧。"虎子高兴地说："谢谢宝王爷！"娜日托娅伸手拉虎子上了马车。虎子小声对娜日托娅说："我打听到你们的消息，在这里等了半天了。"娜日托娅说："你真的鬼着呢。"

第56节：闯关东2(56)

马车一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虎子坐在车上心里很高兴。宝王爷说："虎子你没家没业，到草原我可不能白养活你。我可以给你一块地，可王府不能收留你，那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住的。"虎子说："行，听王爷的，把我带到草原我能活命。"宝王爷笑道："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也帮你这个忙。"

马车在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上走着。草原的早晨特别美，晴空万里，一片湛蓝，绿色的草原，牛羊成群。宝王爷的心情自打马车进入草原后就开朗起来，在马车上，虎子给宝王爷拿捏肩膀，宝王爷美得直哼哼。

娜日托娅说："虎子，在这里你怎么叫我都可以，到了草原，你必须叫我格格。"知道了，娜日托娅格格，我比你大，你得叫我哥哥。"虎子调皮地说。娜日托娅笑道："行，叫你哥哥。"

虎子说："你可是说过，我要是到了草原，你送我一匹马。"娜日托娅大方地说："马儿跑了能抓回，话儿出口不能追。马有的是，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我们的马都是野放着的，你必须用套马索去套，套着了，驯服了，马才归你。"

马车在草原上走啊走，好像路很长很长。虎子问格格蒙古族都有些什么礼道，以免以后失了礼。娜日托娅说："我们蒙古人待客礼道很多，你是小孩，也不算什么客人，就不必讲究了，以后慢慢学。不过有些禁忌是要知道的。"于是娜日托娅对虎子讲了一些最重要的禁忌，虎子一一记在心里。

王爷府终于到了，宝王爷的车马在大门外停下。下人们在门口迎接，喜管家搀扶宝王爷下了马车。在王爷内府，福晋到大厅外门口恭迎。虎子行蒙古礼道："福晋吉祥。"福晋一看虎子懂礼的样儿，高兴得眉开眼笑一行人进了厅堂之后，虎子特有眼色，他用旗人的礼节做客，处处看着别人怎么动，然后再动，倒也规规矩矩。

大伙正在吃饭，喜管家进来说：“王爷不在的时候，东北军警备司令苏炳文派人来联络，要咱们参加东北民众救国军，起兵抗日，被我回了。”福晋一听这么大的事她都被瞒了，就发火道：“喜来福，这件事你怎么没对我说？谁叫你擅自主的？”“这件事我考虑了，王爷肯定不会答应的，所以……”喜管家看着王爷说。宝王爷说：“算了，以后有重要的事情，我不在一定要向福晋禀报。”

喜管家连连点头：“记住了。还有，关东军那边派信使来了，说要咱们送五十匹好马过去，您看……”宝王爷对这事十分在意，他立即决断：“要我的马？那不行，就说我的马都卖了，钱款人家都付了。”喜管家似乎对王爷的决定另有看法，就小心谨慎地说：“王爷，我认为苏炳文可以得罪，日本人得罪不起，还是……”福晋更是来火：“喜来福，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想当王爷的家吗？”喜管家忙低头躬腰：“小的不敢。”宝王爷说：“那就下去吧。”喜管家走了。

第57节：闯关东2(57)

福晋很是不满："这个喜来福，越来越不像话，我发现他经常和日本人来来往往。"宝王爷对喜来福比较信任，所以随意地劝福晋："他就那么个人，和谁都粘粘糊糊的，别当回事。

饭后，宝王爷和娜日托娅、虎子坐着车来到草原上。宝王爷对虎子笑道："来吧，我们蒙族人好客，不管是哪里的人，来到草原，就是我们的朋友，我给你一箭地。"说着，从车里抽出一张弓，一支箭，"孩子，你把箭搭到弓上，使足了力气放箭，从你站的地方到箭头落的地方，这块地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在这里盖房子养牛放马。"

虎子接过弓箭，一箭放出，只有八九米远。娜日托娅嘲笑道："笨蛋，才射这么一点点远。"宝王爷说："好！这就是你的地了，在这里安家生活吧，有事找我。你呀，我看了，也就是只笨鸟。""王爷，你以为我真的就只能射这么远吗？虎子不服气地说，"看我来真格的。"他把箭搭在弓上，用足力气拉满弓，嗖的一箭放出去，箭头飞出去足有二百来米。宝王爷惊诧不已："好家伙，还真有膀子力气！"我这是跟宫里的侍卫学的。"虎子得意地说。宝王爷哈哈大笑："好你个小虎子，是个没有贪心的孩子。好马在养，好苗在耪，你将来肯定有出息，我没看错！回去吧。"

"还有件事呢。"虎子趁王爷正高兴着，心提醒道。宝王爷道："没忘，你不是要马吗？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是学会了套马，套到哪匹给你哪匹。"

虎子立即请娜日托娅当老师，先教会他骑马，以后会套马。他看中一匹枣红马，把它套住，刚好用三天，枣红马就成了虎子的。又用几天，他把枣红马驯服了，娜日托娅送给虎子一副漂亮的马鞍子。

有了马和地，虎子开始脱土坯盖房子。娜日托娅跑来也要脱土坯，她脱了蒙古袍干活。脱着袍子说，"额吉从来不骂我。"脱了袍子的娜日托娅更显出女孩的娇媚。"娜日托娅，其实你挺好看的。"虎子

出神地看着她说。娜日托娅很得意地笑道：“好看吗？长大了你娶我做媳妇吧。”虎子说：“行吧，能娶个格格还真不错。”娜日托娅咯咯笑了：“美的你，你是穷光蛋，我才不嫁给你呢。”虎子不服气地说：“别看我现在穷，将来不一定穷，长大了我要像我爹一样当兵去，做比他还大的官，当团长，当旅长。”

2

天星不顾天好、天月的劝阻，铁了心要找虎子。她先坐火车到沈阳，直接找到左云浦家大门外。左家对过杂货铺的邱大娘好心地告诉天星，左家男人死了，女人回了乡下，他家收养的一个男孩子被送到长春溥仪那儿谋差事。

天星急忙坐火车赶到现在称新京的长春，到了长春，天星就守在执政府大门外等着，看见进进出出的日本兵和当官的，天星不敢上前问，她只问办事的下人。说来也巧，正好厨师侯云德出门采购，天星见这人面善，忙上前打听虎子的消息。侯云德告诉天星，虎子本来干得不错，后来惹了大祸，不敢再呆下去，就跑了，不知他跑到何处。

第58节：闯关东2(58)

天星很少哭，这会儿也放声哭起来："我是她姐，从大连跑来找他，他咋就跑了呢？再往哪儿找哇！"侯云德说："闺女别哭，听人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反正还在新京，再找找吧。"

天星开始在新京的大街小巷满世界找虎子，见到合适的人就问，她特别在意问一些半大男孩子。她想，要是虎子还到处流浪，很可能和这些孩子在一起，但是，这些孩子都说没见过。找完了市里大街小巷，天星又把范围扩大到郊外。经过这些天的奔波劳累，面容俏丽的天星已是蓬头垢面、疲惫不堪。

天又黑下来了，天星来到一个小集镇。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家小客店门前台阶坐下来，一闭眼竟然睡着了。店里女老板发现了，让天星进去住店。天星说："大婶，我没有钱，住不起店。"好心的老板娘说："住不起我也不能让你在门前睡呀，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跟我进屋吧。"天星心中一热，想来这世上好人还是不少。她站起身，活动一下麻了的双腿，跟女老板来到店堂内。

老板娘拿出剩饭给天星吃，天星狼吞虎咽地扒拉着，哪管是不是剩饭。天星把来找弟弟找不到，盘缠也被抢的事对老板娘讲了，老板娘很同情，免了住店钱。

这天晚上没有别的女客，老板娘安排天星一个人住一间客房。天星刚要睡下，店里来了一帮汉子，要住店，又要吃饭。这些汉子在店面里喝酒划拳，十分豪爽，吵闹得天星半夜才睡着。

大约是下半夜了，天星被一阵乱七八遭的打斗声惊醒。她趴在女客房的门缝上往外看。原来是先前在店里吃喝的汉子和不知从哪跑来的一伙蒙面人搏斗厮杀，汉子们打不过蒙面人，只好慌慌张张地逃命，他们把一个包裹掉在地上。蒙面人只顾去追汉子们，也没发现那包裹。

等这两拨人都走之后，天星忙闪开门，捡起那不大的包裹退回屋内，麻利地关好门，慌慌张张打开包裹。天星看见包裹里包的是一根像胡萝卜并且有好多须须子的东西，她从没见过这东西。这时，几个蒙面人又回来，低头找什么东西，找了一阵子没找到，打了个唿哨都跑了。天星猜想蒙面人也许就是找这个包裹，她觉得这包裹的东西一定不寻常，忙把东西包好藏在床下。

天亮了，警察来破案，察看现场，作着记录。天星也从客房出来看热闹。老板娘面对警察地说了一通话："要我说，逃跑的是长年在长白山挖参的山东人，他们采下参以后，不少的在我这里打个站，寻个主顾把大货卖了。过后，有的就在当地置房置地或者开买卖，有的就直奔大连乘船回山东。杀他们的人，肯定是从长白山一路尾随而来，这样的事，店里每年秋天都有几回。"警察走个过场，也图个省时省心，因为没出人命，问问也就走了。

第59节：闯关东2(59)

见警察走后，天星问老板娘：“大婶，人参真的值钱吗？”老板娘说：“那可不，一棵好人参，可以让穷人一夜成为人上人。”天星一听这话，心不禁“呼呼”猛跳起来，忍不住想着，要是能把捡的那棵人参换成钱……。她忙回到女客房，坐在床边，手按住乱蹦乱跳的心脏，好半天才平静下来。日头老高了，天星对老板娘说她要出去再找找弟弟，悄悄从床下拿出那包裹揣在怀里，急急忙忙来到大街上。

天星来到一家货栈前，不敢贸然进去，瞅了半天，等柜台前没人时才敢进去。终于鼓足勇气，把大参拿出来说：“掌柜的，我这件东西你们收不收？”说着，心又猛提到嗓子眼上。货栈掌柜的打开包裹一看，差点吓死过去，好容易稳过神，拿出一包银元，放在柜台上说：“姑娘，东西我收了，这个价可以吧？”

天星也吓坏了，鼓足了勇气，抓了两把银元便跑出去。她径直回到小客店，进房把自己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在身上藏好银元，出来向老板娘打探消息。天星问老板娘：“大婶，到长白山挖参，真的能发大财？”老板娘说：“那要碰运气，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挖到大参。可也真有挖参发财的人。”天星听了女老板这话，决心也去挖参。她谢过女老板，出门走了。她本想把住店的钱给老板，又怕说不清露馅，只好欠人家一份情了。

天星说干就干，她把长发剪掉，装成男孩的模样，到长白山的林子里乱转，到处寻找挖人参的人。这天她正走着，一不小心被套山鸡的夹子套住了。

小半达从密林里钻出来，哈哈大笑。天星问：“笑什么？你下的套子？还不给我解开！”小半达说：“我当是套着山鸡了呢，把大活人套住了。”过来解了套子。天星哭丧着脸说：“都是你，把我的脚都夹破了，你赔！”小半达说：“怨我吗？谁让你中套了呢？”

天星忽然问："你是打猎的吗？"小半达说："我们不打猎，是挖参的，闲着没事下套套山鸡，打打牙祭。"天星惊喜地问："你们是挖参的？这儿有参？"她心里想，总算找到门路了。"这儿哪有什么参啊，参都在老山林里，不到时候，还没放山呢。""你们住在哪里？"天星又问。小半达说："那边有个窝棚，到我们那儿去看看？"天星说："看看就看看。"

参帮的窝棚搭在山林子里，小半达挺有兴头地领天星来到窝棚时，参帮的人正在吃饭。小半达把天星介绍给参把头。参把头问："孩子，你一个人跑山里来干什么？不怕叫熊瞎子舔了？"天星哭着说："大爷，我妈死了，我爹是当兵的，被日本人祸害了，家也被日本人烧了，没有活路，就想找个参帮入伙，你就收留我吧。"参把头叹口气说："唉，小日本就是不让中国人活。好吧，你就留下吧。小半达，这个小弟弟就交给你了，他才来，帮里的规矩不懂，给他说着。吃饭吧。"

第60节：闯关东2(60)

山里的黑夜好像来得格外早，天一黑参帮的人就睡下了。窝棚不大，人们睡得比较挤，小半达和天星挨着睡下。“哎，你怎么不脱光了睡？”小半达见天星只脱外衣，就奇怪地问。天星说：“我从来都是这样睡。”其实，天星在家睡觉也爱脱光，天月不爱脱光她还笑话天月呢。那是和姐妹在一起睡，现在和一个半大小子挨着睡，可得注意。

小半达说：“还是脱光了睡舒服，一是解乏，二呢，防虱子咬，脱了，我帮你脱。”天星说：“我不脱，脱光了睡不踏实。”小半达说：“有什么不踏实的？害怕女人看见？这山里，成年论辈子看不到女人，要是有个女人，我还巴不得让她看看我光着的样子呢。”天星听这话脸都发热了，她没话可接，只说：“没正经。”

小半达说：“男人太正经了，女人不喜欢。哎，你跑过马吗？”“跑什么马？我们家没有马。”天星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话问话地说。

小半达笑嘻嘻地说：“又装正经，这么大不跑马，肯定是受病了。”“胡说，庄户人家有几家养马？”天星仍是不明就里，也就胡乱以问代答。

小半达说：“你是真不懂啊？不知道什么叫跑马？”“不懂，你告诉我。”天星被小半达绕了半天，仍听不明白，只好老实求教。小半达对着天星的耳朵嘀咕了一阵。天星故作聪明地说：“就这事呀？去你的，早就知道了。”天星一转身给小半达一个后背，不再理他。

天星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现在忽然和一个半大小子紧挨着睡觉，一下子真不习惯，浑身像长了痒痒毛似的不痛快。她一时半会儿睡不着，又不敢乱翻身，生怕小半达又来捣乱，万一他动手动脚的往她被窝里乱摸咋办？天星想，自己女扮男装并不难，难的是往后要一直“装”下去又不被别人发现，特别是不老实的小半达，叫担心。以后的麻烦事还多了去了，比方说一天几回的“解手”，常离不开的换衣服，还有每月一次的月经，这都得小心防着。天星忽然想起大戏里唱

的花木兰从军，人家花木兰当兵打仗十几年，后来当了大将军，都没人发现她是个女的，真神了，要是能找到花将军问问她是咋整的有多好！天星偷偷无声地笑起来，骂自己是傻闺女瞎胡想。天星笑着睡着了。

3

乱世的孩子早当家。天好和天月被焦大婶带到山东大院，租了庞奶奶的房子，安下身来，为了生活下去，开始摊煎饼卖。天好在老家山东早就和娘学会了摊煎饼的手艺，在沈阳也干过，现在正好用上。这天姐俩一早把煎饼摊子摆出来，现摊现卖。谢瞎子最先来光顾姐俩的煎饼摊子，他吃着天好摊的煎饼，夸手艺不错，还出主意让天好把煎饼送到贾云海的小酒馆里，让他帮衬着代卖。

第61节：闯关东2(61)

姐妹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直到一天的生意完了，黄昏时分，天好和天月出了山东大院，来到街面上，准备到贾云海的小酒馆里找他说说代卖煎饼的事，碰巧见到了焦大婶。焦大婶着个篮子，说是进点香烟瓜子仁丹什么的，做点小买卖，白天日本人不让卖，只能晚上偷着卖。姐妹俩认定焦大婶是好人，帮了她们的大忙。

天好姐妹进了小酒馆。这里聚集着山东大院的一些人，有庞奶奶、傅磕巴、谢瞎子、翠玉等等。

谢瞎子拉着京胡，傅磕巴边喝酒，边唱京戏，唱的是《击鼓骂曹》："讒臣当道谋汉朝，楚汉相争动枪刀，高祖爷咸阳登大宝，一统江山作汤尧，到如今出了个奸曹操，上欺天子下压群僚，我有心替主爷把贼讨，手中缺少杀人刀……"傅磕巴入戏了，唱得泪流满面。

贾云海凑着热闹一个劲儿地唠叨着说："傅磕巴，拉倒吧，给你杀人的刀又能怎么样？就你那胆气，见了日本人腿就哆嗦，还唱什么？"傅磕巴不服气地说："啊就谁说的？我怕日本人？小鬼子就是没惹着我，要是惹着我，我叫他们……哼！咔。"

庞奶奶说："老曹昨儿通知咱们，说小衙门要登记户口了，你们都报民籍还是报寄留？"谢瞎子说："当然报寄留，咱们山东人这回要心齐，咱们是中国人，谁也不许报满洲国的民籍。"大伙七嘴八舌地应和着：对，咱不是满洲国人，都报寄留。

这时，天好走过来对贾云海说想请他代卖煎饼的事，他还贾云海十分豪气地一口应承，他还说："大伙都听着，以后山东大院的人，谁也不许到外边买煎饼吃，要吃就到我这儿。"

天好和天月高高兴兴地回到小屋里。天月说："姐，到底是山东老乡，对咱都这么热情，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咱山东人就这一样好，走到天边，只要说是山东人，老乡帮老乡没的说，不讲代价。"天好深有体会地说。

天月说："唉，真想二姐和虎子，也不知道二姐找没找到弟弟。""你二姐现在够不着抓不着，听天由命吧。天月，大长的夜，咱俩闲着没事，练练大字吧，笔墨现成。"天好提议道。

姐妹俩开始写大楷。突然，外边警笛大作，姐妹二人急忙出门去看。她们来到街面上，站在街口往西看，西边一片火光冲天，像是什么地方失火了。这时，大院里的人也都跑出来看，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是南大亭日本人的油漆厂着的火。

这时，曹巡捕急匆匆走来，对大伙吼着："都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想惹事呀？都回家睡觉！"翠玉说："曹大哥你没吃饭吧？有从天好那儿拿的煎饼，我给你烙煎饼盒子吃。"曹巡捕说："好啊，我最得意这口。"他一边跟翠玉走，一边回头对大伙说，"都回家去，别乱说话。"

第62节：闯关东2(62)

大伙还没走散，焦大婶着篮子急匆匆走来。天好问："大婶，才回来呀？"焦大婶说："生意不好做啊，这么晚了，东西还没卖掉一半。"说完急匆匆走了。

庞奶奶看着焦大婶的背影叹息道："唉，可怜人，好好的一个家，说毁就毁了，作孽呀！"孙立武说："怨他们自己！日本人贴告示说封海了不让出海，偏偏出海，不是找死吗？"

庞奶奶生气了："小立武，别以为你拿了大衙门日本刑事的片子我就不敢说你了，你说的是人话吗？海是中国人的海，他们凭什么说封就封了？""老不死的，现在是满洲国了，日本人当家！"孙立武像个疯狗似地连庞奶奶也咬。庞奶奶气极了，喘着粗气儿指着孙立武："你个畜牲，你敢骂我，你……"

"奶奶，别生气了，到我家坐一会儿吧。"天好忙扶着庞奶奶回自己的家。进了天好家，不解气的庞奶奶还在不停地骂："孩子，我过不来呀，驴拉的，我老婆子多会儿被人这么当众骂过？打听打听，山东大院的老少爷们儿，谁敢对我动动粗嗓儿？小立武是个什么东西，摞巴摞巴没有三块豆腐高，抟巴抟巴没有一扎韭菜粗，你奶奶就是老了，没能事了，要是以前，我一个漏风掌拍过去，小杂种脸上立马就开酱油铺！气死我了！"

天月劝慰着："奶奶，消消气，气坏了自己不值当的。"天好也劝道："全当叫狗屁呲了。"

庞奶奶突然发现桌子上的毛笔大楷，就问："这是谁写的？"天月不好意思地说："奶奶，我和姐姐闲着时写的，写得不好。"

庞奶奶说："嗯，我看写得不错，看字架，学的是欧体吧？你们姐妹念过几年书？"天月说："我们家虽然穷，可爹娘对俺姐妹念书可盯得紧，俺俩都是小学卒业。下了学，俺娘也没让俺把书本丢了，说

了，识文断字就像二郎神多了一只眼，看事深。”说着忙给庞奶奶搬来凳子。

庞奶奶坐下来，看着天好问：“你爹娘好见识。哎，我影影绰绰听说，你爹在东北军当兵，叫什么名？”天好说：“奶奶也不是外人，就实说了，俺爹在少帅手下当营长，叫宋承祖。”

庞奶奶大吃一惊道：“宋承祖是你爹？”天好点头：“嗯，奶奶听说过？”

庞奶奶感慨地说：“你们是宋承祖的孩子呀？他没对你们提起过郭金铭？”天好说：“听俺娘说过，郭金铭是俺爹的团长，不知怎么得罪了大帅，被大帅杀了头。你怎么认识他？”

提起这件令人心碎的事，庞奶奶哭了：“郭金铭就是我老头子啊。当年吴佩孚要收买老头子，老头子想打进吴佩孚的内部，满口答应了，可这件事他没对大帅说清楚，大帅误杀了他。大帅后来知道了内情，后悔得不得了，给了我一笔钱，置买了这些房产。大帅临死嘱咐少帅别忘了我，年年派人给我送来车马费。”

第63节：闯关东2(63)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都忙着到水房买水，天好挑着水筲也来买水。谢瞎子是管水房的，他在用心听邻居们议论昨天的事。傅磕巴说："昨儿晚上，东关街桥洞子底下，一个日本宪兵，被人用锤子把脑袋砸碎，死了，脑浆子白哗哗一地！"

又一天，街面上人们又在议论。贾云海悄声说："听说没有？昨晚儿，周水子又有一个日本兵被干掉了，还是被铁锤敲碎了脑瓜盖！"

傅磕巴说："啊就这个人不一般，肯定浑身的功夫，有万夫不挡之勇，左手一把青龙宝剑，右手一个流金锤，喊一声呔……"正说着，傅磕巴突然闭了嘴，眼睛直了，他看见一伙日本宪兵牵着狼狗，气势汹汹地走来。

不一会儿，焦大婶五花大绑，被日本人吆喝着走在大街上。焦大婶显得平静，对看热闹的人微微笑着。天好哭着跑过来问："大婶，你这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抓你？"焦大婶说："孩子，以后你会知道的，我给他们爷们儿报仇了，就是死也可以闭眼了！"

焦大婶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兵押着她到海滩上。她就要就义了，山东大院的乡亲们来送别。焦大婶从容地大声对乡亲们说："街坊邻居们，告诉你们，那两个日本兵都是我杀的，是我一个一个用铁锤敲碎了脑壳杀的。日本人问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告诉他们，我的男人，我的孩子是被你们日本人杀的，日本人欠了我家两条人命，欠命还命，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够本了，两条命抵三条命，我还嫌亏得慌呢。乡亲们，不要怕日本人，他们杀我们，我们就杀他们，不用讲道理！小日本，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是杀不完的，一命抵一命，中国人能杀光你们七八个来回，你们就来吧！"

枪声响了，焦大婶倒在了血泊中，大伙都流下了眼泪。

这天才吃过早饭，街上的邻居们都被集中到山东大院里，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日本人又要搞什么鬼名堂。狗腿子孙立武和小衙门的

警官藤本站在当院，小立武殷勤地给藤本点烟。

翠玉对天好嘀咕："你看小立武那臭德行，伺候日本人像亲爹，恶心！"天好不屑地说："曹巡捕也好不到哪儿去。"翠玉脸红了："他和他不一样，你是不知道。"

孙立武喝道："大伙安静，藤本警官要给大家开个会，都把嘴闭上！"

藤本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讲道："诸位，关东州厅最近有指示，要求对满洲国人推广普及日本话。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你们都要支持参加，高小我们已经普及了，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他接着说："上级下了命令，限期让大家学会一些日本话，上边定期要来检查。"

庞奶奶说："藤本先生，你们日本话太不好学，我们上了年纪学不会呀。"

第64节：闯关东2(64)

藤本说：“日本话很好学，很美。不信？我给大家说说，不难学。”他说了一通日本话，意思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啥的。

贾云海在一旁嘀咕：“什么东西，老驴放屁也比这好听。”天好说：“一口一个嘛丝，看样他妈死了。”大伙窃笑。

藤本得意了：“怎么样？日本话很好听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学生，他们学的日子不多，已经说得很流利了，请他们给大伙表演一下。”藤本一挥手，一群孩子进院里站好队伍。藤本用日语说：“孩子们，开始吧！”孩子们开始表演日语，唱日本歌曲。

谢瞎子叹息道：“完了，完了，他们太恶毒了。这是奴化教育呀，从小就把孩子的灵魂抽了，长此以往，孩子们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啊！”

贾云海气鼓鼓地说：“就给他个学不会，看能把咱们怎么样！”

庞奶奶看着眼前的一切，怒火攻心，一口血喷出。天月惊呼道：“奶奶你怎么了？吐血了！”庞奶奶说：“可怜咱这些孩子了！”天好叫道：“快扶奶奶回家！”

日本人召集的这个会乱得没法再开下去，藤本气得脸色铁青。孙立本大叫：“都不许走，给我站下！”没一个人听他这比狗叫还难听的话。

第6章闯关东Ⅱ第6章

1

庞奶奶是位极有爱国之心的老人，她见中国的孩子被日本人训练成那样，一个个都被奴化了，不由得急火攻心，口吐鲜血。天好、天月急忙把庞奶奶扶回到家。庞奶奶躺在炕上，老泪纵横，天好、天月伺候在一旁。

天好焦急地问：“奶奶，你好些了吗？”庞奶奶抚着胸口说：“孩子，奶奶这口气过不来呀！自打盘古开天地，咱中国人就说中国话，

仓颉创字，蒙恬制笔，蔡伦造纸，毕升印书，中华文化五千年，难道就叫驴拉的小日本一笔给抹了吗？”

天好豪气地说：“舌头长在咱自己的嘴里！”庞奶奶说：“说得好！要是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话，就等于割掉了自己的舌头，没有舌头的人还算人吗？那是不会说话的牲口啊！”

“奶奶，你说怎么办？”天月有点犯愁了。庞奶奶出了主意：“唉，我的蜡头不高了，可我不想就这么死了，想在楼下办个小学堂，把大院的孩子招进学堂，日本人不是白天教孩子们学日语 吗？咱晚上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得把孩子们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

天好担忧着问：“孩子们会来吗？”“怎么不会呢？咱是教中国自己的文化，我不收学费，发给书本，他们会来的。”庞奶奶很有信心地说。

“可到哪儿请先生啊？”天月有点犯愁。庞奶奶说：“先生？有啊，现成的，就是你们姐妹俩！我请你们姐妹当先生。”

第65节：闯关东2(65)

天月有点底气不足："我们？行吗？我们念过几天书不假，可没做过先生啊！"庞奶奶说："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当先生，我看你们行，不过这件事要担风险，小日本会来找麻烦，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事情已经很明白，天好悲壮地说："奶奶，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了，咱哼哼几声都不行吗？我敢！要不咱真成了牲口了。""我也敢！"天月信心倍增。

庞奶奶一拍炕席道："好，有种！那就把我搂下闲着的房子收拾一下，过几天开个全院大会，和老邻居们商量一下。"

庞奶奶说干就干，她真的把人召集来商议办学的事了。大院的老少爷们儿都齐到当院里，天月扶着庞奶奶站在楼梯口，她高声朗朗地给老邻居们说事，她把为啥办学、怎么办学、谁当先生以及不收学费、供给书本的事讲得明明白白。大伙议论纷纷，都说这是好事，愿意把孩子送来读书。庞奶奶说："看来大伙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拍板定了，下个礼拜，开学！"

开学前日，姐妹俩研究上课的事。天好说："咱们没有现成的课本，我看就像过去的开私塾，从《三字经》讲起吧。"天月说："也只好这样了。"天好又说："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要把旧课本讲出新花样，讲咱自己的文化，讲做人的道理，让孩子们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天月说："对，就这么办。"

二人正研究呢，庞奶奶来了，她是给姐俩送两件当先生讲课穿的蓝褂子，捎带着也问问这俩先生开篇讲什么。听天月说先讲《三字经》，庞奶奶高兴地说："好啊，讲深了孩子们吃不透。我看《百家姓》、《千字文》、《论语》、《颜氏家训》什么的，都可以挑着讲。还有唐诗宋词，也可以进课堂，只要讲出中国人的骨气就行。"她接着说："课堂我就交给你们姐妹了，我信得过你们，给我大胆讲，怎

么给中国人提气怎么讲，别害怕，出了事我兜着！明天开课第一讲，我来，给你们做个样子。”

“奶奶，你也会当先生？”天月惊喜地问。庞奶奶说：“奶奶当年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和少帅的娘做过耍伴儿，少帅还是我给开的蒙，小子不认真听讲，还让我扇了大耳刮子呢！就这样少帅他娘还说我打得好！”

开学了，十几个孩子坐在教室里，老邻居们都到了，站在教室后排。

庞奶奶站在前面讲：“承蒙老邻居们都来参加开课典礼，今天第一课我老婆子开讲。这第一课，我不教识字，不教算术，专说说大汉朝的一个大名人苏武。”大伙鼓掌，掌声不齐整，但是很响，在黑夜里传得老远。

她把苏武的事讲得有声有色，最后，她激动地说：“现如今，咱们东北落到日本人手里。日本人占了咱的地，还要占咱的心，推行奴化教育。我老婆子豁上老命办这个小学堂，就是让大家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的文化！”庞奶奶越讲越激动，“我知道，日本人会来找麻烦。不过大家不要怕，出了事我老婆子自己承担，不会牵连大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大不了一腔老血喷洒在山东大院，老婆子不怕死！”大伙含着眼泪鼓掌，天好和天月也是热泪盈眶。

第66节：闯关东2(66)

天好站在庞奶奶身后大声说："奶奶你放心，出了事我们姐妹俩跟你顶着！"

庞奶奶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跟我一起唱个老歌吧，就唱苏武牧羊。"庞奶奶起了个头，大伙一起唱起来。小学生就这么正式开学了。

这天晚上，庞奶奶在楼上一摇铃，孩子们就都跑进教室。天月上课，天好听课。

天月用清脆悦耳的声音讲道："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一首古代民歌，我先把这首诗朗读一遍：敕勒川，阴山下……"

庞奶奶抱着铜铃铛，眯缝着眼睛，听着教室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教室外，孙立武趴在门外偷听。庞奶奶走过来说："小立武，怎么跟你抽大烟死了的爹一个样，就好趴门爬窗的，想听大大方方进去听。"

孙立武白着眼珠子说："我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庞奶奶一听就来气，禁不住揭开了孙立武的老底子："哟嗬，长能耐了你！当年你爹抽大烟败了家，死在东关街桥洞子底下，不是我接济你家，你还能活成个人？"

孙立武这个狗腿子的腿够勤快，他立马跑到日本人的小衙门向日本警官藤本报告山东大院办学的事，还说是庞奶奶出的钱。藤本很不高兴，急忙让孙立武领着来到山东大院。庞奶奶看到二人进了教室，跟下楼来。天月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教孩子们念黑板上的唐诗，天好在后排听课。

藤本推门进了教室，天月见藤本进来，心里不由得慌乱，领读的声音颤抖，讲不下去了。天好让天月坐到后排，自己上去讲。藤本一边听课一边抽烟。

天好特意提高了嗓门对孩子们讲："同学们，这首诗大家都会朗诵了，现在我给大家讲讲这首诗的意思。这首诗是咱们国家唐朝诗人王昌龄写的……"

藤本举着夹有香烟的右手笑着说："先生，我打断一句，你的讲课有逻辑错误。你说的咱们国家是指什么？是满洲国还是中华民国？我想，应该是满洲国吧？你要是这么说，就等于说唐朝也是满洲国的，不合乎逻辑。请继续。"

天好厉声地说："现在是上课，听我的还是听你的？你把烟掐了！出去！"藤本故意捣乱道："我不是你的学生，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我不走！"天好毫不退让地说："进了这个课堂就是我说了算，同学们，对不对？"学生们一起尖声回答："对！"天好又问："他不走怎么办？"学生们喊："轰走他！"藤本被天好轰出课堂，笑眯眯地走了。孩子们一个个开心地笑起来。

藤本灰溜溜地出来自嘲着："还挺正规的。"孙立武忙上前点头哈腰地说："太君，到我家里坐坐，我沏了一壶好茶，铁观音。"二人走了。

第67节：闯关东2(67)

庞奶奶摇起下课铃，天好和孩子们走出课堂。

天月说：“姐，你胆子也太大了！”天好训斥道：“天月，不是说你，看你刚才的倒霉样，嘴也哆嗦了，声也颤了，怕什么？他能把你怎么的？”

藤本忽然又返回来假腥腥地说：“对不起，刚才是我失礼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片儿归我管辖，别难为我。”庞奶奶问：“我们难为你们了吗？”藤本软中带硬地说：“我不反对你们办学，教孩子读书识字这没有错，可是你们也应当教日语呀，学日语是天皇的命令。教点日语吧，不然我也不好办。”

天好说：“我们不会日语，教不了。”

藤本说：“我可以代课呀。”

2

虎子就像一粒生命力极强的蒲公英种子，头顶着白羽毛似的降落伞，随风飘荡，不管飘到哪里，只要接触了土地，就能落地生根，就能顽强地生存下去。有了宝王爷赐给他的一箭之地，虎子就能盖起自己的土坯房，有了一个安身的小窝。虎子的小泥房盖成后，蒙古族人纷纷拿着礼物前来道喜。布赫奥勒（意为结实）抱来一只羊羔。娜日托娅赶来了几只羊。

几个年轻人拉着马头琴，大伙载歌载舞，草原一片欢腾。虎子手脚笨拙地跟着大伙学跳蒙古舞。娜日托娅展示歌喉，唱起了蒙古长调。

众人热闹过后，纷纷散去，只有娜日托娅留下没有走，她从蒙古长袍里掏出一个荷包，双手捧着递到虎子面前，充满真情地说：“虎子哥，羊是阿巴吉和额吉送你的，这是我绣的第一个荷包，送给你吧。”

虎子被感动了，忙双手郑重地接过荷包：“娜日托娅格格，谢谢你，可是我拿什么送给你呢？”娜日托娅说：“我不需要你的礼物，只

是希望你永远和我们蒙古族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停了一下，她用清澈美丽的大眼睛盯着虎子问，“虎子哥，你会永远在草原呆下去吗？”

虎子望着草原的远处，沉默了好一会，才悲愤地说：“娜日托娅，我母亲在山东死了，我和三个姐姐到关东找父亲，父亲打日本人战死，三个姐姐在‘九?一八’那天被炮弹炸死，这个家只剩我了……”

娜日托娅呆呆地看着虎子，泪水汩汩而下。她为虎子的悲惨遭而悲痛，对虎子也更同情了，二人的情感无形之中又拉近了不少。

二人进了小泥屋，虎子把自家的全家福照片拿给娜日托娅看。娜日托娅看着照片：“虎子哥，你的三个姐姐都很漂亮。”

虎子问：“娜日托娅格格，你有哥哥姐姐吗？”娜日托娅说：“虎子哥，以后咱们单独在一起就不要称呼格格了。”她有点神色黯然地说，“阿巴吉原先有个福晋，在一场草原大火中，福晋和他的孩子们都烧死了，额吉就生了我一个。”

第68节：闯关东2(68)

虎子说："怪不得他们都拿你当宝贝，你是千顷田里的独苗苗。"娜日托娅问："你看我是娇生惯养吗？我会打枪，你会不会？"

虎子说："我不信，你一个姑娘，爹娘怎么会让你舞刀弄枪呢？"娜日托娅说："阿巴吉和额吉虽然就我这么个宝贝，但是从来不娇惯我，尤其我的额吉，我小时候，她教我读书识字，教我干家务活。刚会跑的时候，我就喜欢舞弄刀枪，额吉还鼓励我，亲自教我打枪。"

"你的额吉真好。"虎子十分羡慕。

娜日托娅颇感骄傲地说："那可不，额吉在北平念过书，还参加过'五四'运动。额吉通晓蒙文、满文，经常给我讲蒙古族民间故事。我十岁练就一手好枪法，像男孩子一样驰骋在科尔沁草原。"她越说越兴奋，"额吉一直在家里教我，说再大一点送我到北平读书。额吉说了，雄鹰有了翅膀才能凌空飞翔，渊博的知识，就是能让人翱翔蓝天的翅膀。"她越说话越多，而且会突然改变话题。"哎，你不是想要有一只鹰吗？"

虎子说："唉，我到集市上看了，买不起。"娜日托娅说："你不会自己捉一只吗？""我不会捉鹰。"虎子老老实实地回答。

娜日托娅笑道："你真笨，我见过布赫奥勒怎么捉老鹰。这样吧，现在是雏鹰练飞的季节，过两天我和你去捉老鹰好不好？不过你得准备捕鹰的网具。"

第二天，虎子就到市场上去买捕鹰的网具。他路过很热闹的牲口市，碰见布赫奥勒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卖。虎子把他的这匹马遛了一圈后告诉他，这马蹄子里长了筋包，叫"满蹄星"，既不能走远道，也不能干活，所以不能卖。布赫奥勒十分惊奇虎子的懂行，老实承认这马是有问题。虎子得意地对布赫奥勒说自己的姥爷是牲口行的经纪人，这套识马的本事是姥爷教的。布赫奥勒不知拿这匹马咋办才好。

虎子灵机一动，说可用自己的几只羊换他的这匹“满蹄星”马，换过以后，他还可以给这匹马医治。布赫奥勒相信虎子，就把马交给虎子走了。

虎子牵着这马在牲口市转来转去，要把这匹马卖掉。碰巧来了一个要买马的汉人，这汉人看虎子的马不错，想买正在犹豫呢，虎子夸开了他的马：“这是纯种蒙古马，你看这身架，多粗壮！头多大，额头多宽多平，眼眶多突出，耳小直立，鼻梁平直，鼻孔大，背平直，四肢粗壮，你到哪儿找这么好的马？不是急着等钱用，我才不舍得卖掉呢！”汉人买了这匹马。

虎子好高兴啊，羊是王爷送的，他用羊换马，又用马换成了钱。哈哈，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嘛！自己略施小计，就有了不少钱，他真为自己的聪明高兴。他马上在市场上买了一套不错的捕鹰网具，又买了一些其他当用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到他的小泥屋。

第69节：闯关东2(69)

谁知他刚回到家里不大一会儿，就有一帮汉人骑马追来，团团围住小屋。原来买马的汉人发现受骗上当，追来找虎子了，汉人们用皮鞭猛抽虎子。紧急时刻，娜日托娅和布赫奥勒领一伙蒙古族人骑马奔来，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危机。

娜日托娅对蒙古族人喊："大家都把刀收回去！"蒙古族人把刀收回去了。娜日托娅对双方的人说："自古蒙汉一家，有理说理，理是风，会吹散满天的乌云，咱们不应该用刀枪说话！"

一位老者急急从后面赶来："姑娘，我看出来了，你是个懂道理的人，我们这个弟兄对马是外行，按理说看走了眼是他自己的事，不过他咽不下这口气，做出过火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的对，咱们不能为这件事伤了蒙汉兄弟的和气。"

娜日托娅说："虎子哥，算了吧，咱也不能做亏心事，你把钱退给人家。"

布赫奥勒不同意退钱："那他们打人白打了？不行，他们这是欺负人！"

娜日托娅说："布赫奥勒，不要争执了，蒙古族人和汉人都是朋友，大家应该友好相处，老人家，我说的对吧？"

老者说："这位姑娘看事儿真大气，马我们不退了，就当花钱买教训吧。"

虎子面带羞愧地说："老爷爷，我该退钱，可是钱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都给你们，马我也不要了。"说着把剩下的钱全交给了买马人。

老者说："好吧，你到草原来闯荡也不容易，我们可以原谅你，以后要向蒙古族兄弟学习，做人要讲诚信，心胸要像这大草原一样宽阔。蒙古族人拿你当朋友，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帮助你，以后遇到困难可以找我们。"买马人拉着虎子的手不好意思地告别。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虎子的磨难为此事才刚刚开始。那些汉人刚走，虎子就被叫到了王爷府。宝王爷满脸怒气，质问虎子干了什么亏心事，险些惹出一场械斗。虎子两手垂立，低头老老实实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真心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是宝王爷怒气难消："虎子，不是我不原谅你，科尔沁草原你是实在呆不下去了今天你惹了事，我原谅你没有用，汉人原谅你也没有用，因为这件事像风一样地会传遍整个草原……"

虎子跪下说："王爷，我知罪，你别让我离开草原，我已经离不开草原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把我当牲口养都行……"

宝王爷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必须离开草原，现在就走！""我死也不离开草原！"虎子苦苦哀求道。娜日托娅说："我不让虎子走！"

虎子一下子趴在地上，哭喊道："宝王爷，你就饶了我吧，我没有家啊，我爹战死了，我三个姐姐也死了，我到处流浪，没有一片地能站稳，是你把我带到这里，科尔沁草原就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这个家……"虎子哀声恸哭，他的哭声传递出无限的凄苦悲愁，虎子的苦难不是他一个人的苦难。

第70节：闯关东2(70)

宝王爷转过身子，在虎子的哭声中思索良久，他终于开口了："好吧，按我们蒙族的规矩办吧，你出去跪在栓马桩前，如果有人把刀子插在马桩上，再用鞭子把刀子抽下来，你就可以留在草原了！"

虎子只能这样做了。他跪在马桩前，脸上沾满泥土。一个骑马的过路人停下来，望着虎子，虎子艰难地睁开眼睛，渴望地望着行人，希望他把刀子插上马桩，但是，行人骑马走了。又一个骑马的人过来，虎子可怜地望着行人，行人看了一会儿，又骑马走了。太阳落入地平线，草原的黑夜降临了，虎子仍然跪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草原一片金黄，虎子还在跪着。百灵鸟在天上飞，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虎子还是一动不动地跪着。虎子已经瘫倒在马桩前。忽然，一阵马蹄声响，虎子艰难地睁开眼睛看着，又有一个骑马人走到马桩前了。这个人会把刀子插入马桩吗？虎子绝望地望着那人。那人的头裹得严严实实，虎子看到救星终于来了，那人抽出刀子插在马桩上。啊，谢天谢地！虎子的泪水模糊了满是泥土的眼睛。那人抽出鞭子，一鞭子把刀子抽下马桩！虎子看着那人骑马飞驰而去，他无声地哭了……

虎子蹒蹒跚跚地迈步来到王爷府，心中充满了希望。他面见宝王爷，等着王爷开尊口赦免了他。但是他看到的王爷仍是满面怒气。宝王爷说："你还得离开草原！"虎子不服气地申诉道："王爷，你说话可是要算数的！"宝王爷招了招手。娜日托娅低着头走了过来。宝王爷说："是娜日托娅装扮成行人，用鞭子把刀子抽下了马桩，我还要惩治娜日托娅，你就走吧！"

虎子叫了一声："娜日托娅！"娜日托娅眼含泪水望着他。虎子说："谢谢你，我现在就离开草原，可我走到哪里也忘不了你！"他决绝地朝外走去。娜日托娅深情悲苦地呼喊着："虎子哥……"

“站住！”一句清脆响亮的话传来，虎子一回头，是福晋站在背后。

福晋对王爷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让他抓住一只雄鹰，他能把雄鹰驯服就留在草原，训不服雄鹰再走。”

宝王爷终于松口：“好吧，但是得有时限。”

3

又要捕鹰又要训鹰，这对虎子来说确实很难很难，但是能这样还是得到福晋的恩典，虎子总算又有了希望。这天已是黄昏时分，虎子和娜日托娅还在草原上布网捕鹰。他们一早上就布好网，趴在草丛里等待雏鹰入网。这会儿他们在悄声说话。虎子问：“娜日托娅，好多日子没看到王爷了，他最近好吗？”娜日托娅摇摇头：“经常唉声叹气。”

虎子很奇怪：“他是个快乐的老头儿，有什么害愁的事？”娜日托娅说：“日本人抢占了科尔沁草原，我们蒙古族两个统领李海山、刘震玉已经起兵抗日，额吉要阿巴吉跟着他们干，可喜管家撺掇一些人反对，阿巴吉拿不定主意。”

第71节：闯关东2(71)

虎子说："我看喜管家不是个好人，有一回到旗里去，我看见他和日本人在酒店里喝酒呢。娜日托娅说："他不是本地人，那一年流浪到草原，阿巴吉看他能写会算，嘴巴也会说，就收留了他。他开始挺忠诚，做事也勤勉，阿巴吉就让他做了总管。可是自从日本人盯上了草原，他就变了，变得很活跃，一个劲地鼓动大家靠向日本人，阿巴吉和额吉很恼火。"

虎子说："你阿巴吉为什么不把他撵走？"娜日托娅说："他在查干（大村镇）现在已经有了翅膀，阿巴吉也让他三分。不说这些大人的事了，咱们从早晨就开始守候，到现在没见苍鹰下来，回去吧，明天早晨再来。"

又是一个艳丽的早晨，虎子和格格趴在草丛中。虎子说："娜日托娅，一连好几天了，老鹰不会来吧？如果捕不到鹰，我真的要离开科尔沁草原，再也见不到你了。"说着，便劲嚼着一根草梗。

"快看！"娜日托娅突然喊道。虎子抬起头，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虎子望着天空，默默地祈祷着。一会儿，那只鹰一头扎进网里，被缠住了。两个孩子冲了过去，他们忘记了必要的保护措施，赤手上前就想给鹰摘网。可鹰毕竟是空中霸王，只要他们一伸手，鹰张嘴便啄。虎子和这只鹰搏斗着，翻滚着，终于捆住了雄鹰。虎子和娜日托娅欢呼着，骑马在草原奔驰。

正在放牧的布赫奥勒看见他们，向他们招手。虎子抱着雄鹰骑马跑来。布赫奥勒看着雄鹰惊奇不已："虎子兄弟，难得看到这么一只好鹰。卖给我吧，我出五只肥羊和你换，这可是最高的价钱了。"虎子摇着头说："那不行，我要把它驯出来，那样我就不用离开草原了！你帮我训鹰好吗？"布赫奥勒说："不行，熬鹰很费心血，我劝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娜日托娅替虎子求情道："布赫奥勒，你教教虎子哥熬鹰呗。"布赫奥勒说："教他熬鹰的手艺？我的手艺不外传！"

没有办法，虎子决定自己动手干。他用刀切着羊肉喂鹰，雄鹰拒不进食。娜日托娅让虎子去请教比利格爷爷。虎子和娜日托娅双双骑马来到比利格老人的蒙古包前，虎子抱着苍鹰，娜日托娅提着礼物，一前一后进了蒙古包。虎子向老人行蒙古礼，并说明来意。娜日托娅献上礼物，请求老人一定要帮虎子。

比利格老人躺在毛毡上，不住地咳嗽。他看着虎子的鹰说："这确实是一只罕见的好鹰啊，可惜我的身体不行了，要不然我会替你把它驯好的。"虎子真情实意地请求比利格爷爷教他怎么熬鹰。老人说："孩子，熬鹰有很多方法，但不管哪种方法都非常艰苦，你吃得了苦吗？"虎子点头十分坚定地答道："能！"

第72节：闯关东2(72)

比利格老人告诉虎子，要想让鹰驯服，第一步就得让它进食。他拿出一根用麻绳拧成的物件说，鹰是草原最高傲的生灵，心火很大，肠子的油多，就用这个物件，替鹰降火除油。撬开鹰嘴，把它塞进鹰的喉咙，一次塞两个，它在鹰肚子里上下蠕动，把鹰肠子里的油刮掉。这东西进了鹰的肚子，鹰不好受，它会吐出来，要反复强行往鹰嘴里塞，得三十多次才能彻底去掉鹰的肠油心火，鹰就变得驯服和主动进食了。不过，这样熬鹰必须有高超的技术，弄不好会把鹰伤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你整晚上不睡觉，和鹰眼对眼地瞅，逐渐消耗鹰的精气神儿。你必须一刻不停地盯着鹰的眼睛，熬鹰要熬五、六天，直到最后熬得鹰受不了，在你面前合眼睡觉，这就是一步成功。下一步要和鹰建立感情，要为它梳理羽毛、喂食，让它听从口令和指挥，一刻也不能间断，一间断，哪怕两个钟头，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这样，大约一个月左右，一只鹰就基本训练成功，可以抓猎物了。

虎子在小泥房里开始和雄鹰展开了熬鹰大战。鹰不吃不喝虎子也不吃不喝，人眼和鹰眼对峙着，谁也不服输。娜日托娅不放心，焦灼地在虎子的小屋外逡巡着。三天三夜，虎子已经支持不住了，但是他没有向鹰退缩，眼睛紧紧地盯着雄鹰。又到了一个清晨，终于，雄鹰垂下头，服了。虎子艰难地站起来，走到门外。强烈的阳光照射着他，他一下子瘫倒在地，娜日托娅跑过来，热情地抱住他。虎子兴奋地说："娜日托娅，我成功了，成功了！"娜日托娅说："虎子哥，我相信你会成功的。"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紧接着，虎子和娜日托娅开始驯鹰。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训练，雄鹰能听懂虎子的各种口令，和虎子也建立了感情。这天，虎子和娜日托娅来到草原，虎子对雄鹰发出口令，一只野兔正在奔跑，雄鹰听到虎子的口令，箭一般飞向高空，它俯冲下来，死死地摁住了野兔。虎子和娜日托娅骑马奔跑着、欢呼着。

训鹰成功，不仅是虎子的成功，也有娜日托娅的功劳。娜日托娅高高兴兴地拉着臂上架着鹰的虎子来到王爷府大院里，喊着："阿巴吉，额吉，快来看啊，虎子哥熬鹰成功了！"

宝王爷和福晋到院子里，"王爷、福晋吉祥。"虎子规规矩矩地说。宝王爷看着鹰说："这只鹰真不错，展示展示吧。"虎子表演了驯鹰的精彩过程。宝王爷连连夸赞道："真不错，虎子，你可以留在科尔沁草原了！""谢谢王爷，谢谢福晋。"虎子再次上前施礼答道。

宝王爷说："这个宝贝你打算自己养着？""我要把鹰献给王爷！"虎子真心实意地说。宝王爷说："我不要。无功不能受禄，这是汉人的讲究，也是蒙族人的讲究。"虎子说："那我就养着。"

第73节：闯关东2(73)

宝王爷说："养一只鹰，你知道一年的使费有多高吗？你挣不出来！更何况它得有专人侍弄，你就不干别的了？我看这样吧，我给你十只肥羊。"虎子执拗地说："我要把鹰献给王爷，是你把我留在了草原。"福晋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羊你牵走，你有了这十只羊，就可以在草原过日子了。"

虎子和娜日托娅两人别提有多激动了，他们骑马双双在草原上奔驰。虎子高兴地呼喊："啊，我有了羊群了！"

远处，一群人骑着马奔来。虎子手搭凉棚看着："是日本人！喜管家带来的。娜日托娅忧虑地说："看来他们是找阿巴吉的麻烦的。"两人骑马回到王爷府，他们在里屋窥视客厅，听着王爷和日本大佐阿部的谈话。

阿部说："看来阁下是坚决不肯和我们合作了？"宝王爷推辞道："我已经老了，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年清闲日子。你说的那些事情我不感兴趣。"阿部追问："哦，我们要征用你五十匹马，你为什么就是不送去呢？"

宝王爷绕着弯子说："你说征马的事呀？我的马都卖了，对不起，你们晚来了一步。"阿部气势汹汹地说："你，很狡猾。你的马根本没卖，你是存心不愿意和皇军合作。你是在反对天皇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如果不听劝告，将来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宝王爷被激怒了："阿部先生，请你注意说话的口气，你是在和一个王爷说话，马匹是我的，不能说句话就乖乖地把马送给你们，我们蒙古族人不怕恫吓，为了保护我们的草原，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阿部恼怒地威胁道："看来你是坚决要和大日本帝国作对，要是那样，你会后悔的！"

宝王爷不再顾忌什么也不再客气，他不屑地下了逐客令："我后不后悔不关你的事，我才买了一只好鹰，要去打猎了，送客！"阿部气哼

哼地站起来凶相毕露地说：“好，你终于暴露了真面目，看来必须要对你采取手段了！”说罢走出客厅。

喜管家忙说：“王爷，您不能这样，咱们以后还要依靠皇军啊。”宝王爷断喝道：“住嘴！以后再把这些不懂规矩的人领来，小心我马鞭子抽断你的脊梁！”

第7章闯关东Ⅱ第7章

1

天星睡在采参人的窝棚内，正做着梦，她梦见虎子和一个小姑娘在大大的花园里玩，这俩孩子玩得好高兴，在花丛间飞跑。天星生气地喊着虎子，天星说，我们三个都在心急火燎地满世界找你，你倒有心思在这里疯玩，气死我了！她正要追上去抓虎子，想不到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跤，天星醒了。

原来是和她紧挨着睡的小半达蹬了她一脚，正喊她。小半达说：“太阳晒着屁股了，快起来。参把头有话对你说。”

第74节：闯关东2(74)

天星奇怪，这里共有7个人，参把头为什么单要和她说话。她从草铺上爬起来，走到参把头跟前说："爷爷，你找我？"

参把头说："再过二十天立秋，该放山了。你是新来的，年龄又小，放山的规矩你一点都不知道，这可不成。我把当紧的先对你数道数道。"

参把头告诉天星，放山的人数必须是单数，讨个吉利。挖到人参回来的时候就成了双数，这叫"去单回双"，因为人参也算"人"。再有，如果人手不够，挖参人宁可一人进山，叫"单棍撮山。"人参不叫人参，叫棒槌，挖到棒槌，无论进山几个人，卖了钱要均分，参把头也不例外。还有，采参要挖大留小，把参籽儿撒播到土里。挖到棒槌的遇到没挖到的人要分给一半。进山后不许多做别的一件事，不许多说别的一句话，人走远了，互相联系要敲树干，说话务求吉利。发现棒槌要立即大叫"棒槌"，这样能把棒槌定住，不让它跑了。

天星兴味盎然地说："爷爷，挖棒槌的规矩可不少，真有意思。"

参把头说："规矩还有好多，以后让小半达给你讲吧。"

天星和小半达跟着参把头等一行人进了长白山林子，他们千辛万苦地来到山神庙前。几个汉子捡来几块石头搭个架子，摆上酒菜。

参把头领头，大伙跪倒在地，虔诚地许下愿望："山神爷老把头，我们来放山了，显显灵吧，保佑我们抬大货，出山以后我们会杀猪宰羊，供奉您老人家……"拜过山神后，参把头说："好了，搭窝棚吧。"

天星和小半达在这长白山的密林中搭着窝棚。搭好窝棚，小半达又收集一种草叶，把这种草叶大把大把揪下来，把这些鲜嫩的绿草扔进窝棚里。小半达边揪边对天星说："这叫野鸡膀子，铺着这种草，睡觉不会受病。"小半达又说，"告诉你，放山人有规矩，进了山，只许说拿，不许说放，睡觉叫拿房子，休息叫拿火，什么都要说拿。"

小半达接着说："你要是拿了长虫就说拿了钱串子，那可是好事，离拿到大棒槌不远了。"小半达不停地说，"我再告诉你一件放山人的规矩，别人做了记号的棒槌不能碰。还有，那些百年的老山参，一旦发现就发大财了。"

小半达不住嘴地说："因为附近往往还会有好多棒槌。我还告诉你，在这深山老林，一个人走了单非常危险，走失几天，没有食物就可能饿死。老林子里有熊有虎，孤单一人遇到这些动物也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

小半达这么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他是真心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说给天星听，让天星知道并且记住。参把头让他带天星，他是得尽点责任。天星倒也有心，她耳朵听着，心中记着，嘴里还不停地应着，头还要不住地点着。是得上心啊。

第75节：闯关东2(75)

参帮走向长白山深处，小半达一路砍着树木留标记。

天星发现一堆惨白的骨头，大声惊呼："啊，爷爷，这里有白骨！"

参把头跑过来说："孩子，长白山密林遮天蔽日，虎狼出没，挖参就像大海捞针，人参难觅，危险丛生，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咱们参帮的祖师爷是山东人，老把头姓孙名良，就在这一片密林里丢了性命。"

天星张着吃惊的嘴巴说："太吓人了！"

参把头说："老把头死时留下一首绝命诗，我念给你听听：'家住莱阳本姓孙，隔山跨海来挖参。三天吃了个喇喇蛄，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老把头死后成了神，常出来显圣，化为白胡子老头，引渡迷山的人，指点他们获得宝参，脱难下山。老把头是咱们的保护神，就是咱们供奉的山神爷。"

正说着，远处传来木棍敲击树干的声音。参把头说："是有人不行了，这叫绝棍，走，看能不能救救他。"说着带他们朝声音发出的地方奔去。

天星跟着参把头走过去，只见树下有几具尸首，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参把头叹息道："唉，这是麻达山了！"天星吓得，红扑扑的脸都发白了。

参把头说："小子，害怕了？想回家呀？还是想往前走？"

天星一咬牙说："往前走，发财！"

一天过去了，夜幕迅速降临，参帮们都在大窝棚里睡了。长白山的深夜极其恐惧，野兽的叫声使天星没法入睡。小半达起来，向窝棚外走去。

天星问："小半达，你要干什么？"小半达说："撒尿，你去不去？""我不去。"小半达一个个出去了。不一会儿，窝棚外传来小半达

的惨叫声，天星和大伙跑出去一看，小半达被黑瞎子拖走了。

天星吓得瑟瑟发抖。看到天星吓成这个样子，参把头说：“孩子，害怕了？”天星点点头。参把头说：“你呀，就不该跟着进山。”“爷爷，我想下山。”天星说。参把头说：“你自己能回去吗？”“小半达留着标记，我顺着标记回去。”参把头说：“你要是觉得有把握就回去吧。不过现在不行，天亮以后你再走。”

天星脱离了参帮，可是麻达山了，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有人敲击着“绝棍”，她胆战心惊地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了被黑熊瞎子咬伤的小半达。小半达浑身血淋淋的，躺在树下呻吟着。

天星急忙跑过去，惊呼：“小半达，你没死啊！怎么到这儿了？”小半达咧着嘴笑：“黑瞎子把我拖到这儿，正要拿我当点心吃呢，没想到，一只老虎跑过来，要和黑瞎子争食，黑瞎子哪里怕老虎？放下我就和老虎打起来，两只大兽打着打着，跑进老林子，嘿，把我扔下不管了。”小半达讲得绘声绘色，还挺幽默。讲着，讲着，两个人乐起来。

第76节：闯关东2(76)

小半达问："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我害怕了，想下山，可是麻达山了。"小半达不屑地说："好不容易上了山，就要发财了，怎么能下山呢？天星说："你不在我身边，我害怕。""咱们找不到参把头了，也好，咱俩在一块，继续找参。"天星看着小半达的可怜相，既同情，又佩服，"你呀，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忘发财，先想办法给你治伤吧。天快黑了，咱住哪儿呢？"

小半达说："我知道一个小窝棚，你背着我，我领你去。"天星背起小半达，她也不算小了，但是背起比她高出半个头的小半达，还是很吃力。等找到小窝棚，把小半达放到草铺上，天星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天星看小半达脸色蜡黄，觉得不对劲儿，她摸摸小半达的头说："小半达，你怎么还发烧？这可怎么办哪？"

小半达不在意地说："没事。"举着一棵草告诉天星，"你去林子里，拿些这样的草来给我熬水喝。这叫元宝草，是药材，要是找到了多拿点，熬它一大锅，吃饭前你也喝一碗，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天星跑到林子里找元宝草，她东转西转，费了好大工夫才找来一大把。回到窝棚，天星熬好了药，细心地照料着受伤的小半达喝药，两人随意说着话。

小半达说："大前年，我们山东临朐开春就旱，一直旱到老秋，颗粒无收。再不想办法全家都要饿死，我是老大，爹带我来了。"他眼瞪着天星说，"到了关外，谁不想着发财？干什么最发财？除了淘金，就是采参。爹说，采参吧。就这样，奔长白山来了。你呢？"

天星充满悲凄地把自己家所有人的事情对小半达讲述一遍。真是同病相怜，小半达听了天星的诉说，不由得对天星多了不少的同情。小半达又提起自己的爹说："唉，去年这个时候，我跟着爹放山挖棒槌，谁知道爹染上一场大病，死了。要不，现在许兴发财了。"

小半达说："兄弟，咱都是没家没业的人，在这老林子里，狼豺虎虫的不容易，咱俩是生死之交，拜个把子吧，以后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有这个意思，我也愿意。"天星觉得小半达还算可靠，就满口答应。小半达高兴地问："你同意了？那咱就拜把子，你多大？""我十八了，你呢？"天星实话实说。小半达说："大你一岁，我就是哥哥，你就是弟弟了。来，咱们学老人，撮土为香，这就拜吧。"两个人拜了把子，认了兄弟。

天星立马亲热地叫道："哥，这么说，咱还要留在山里挖棒槌？"

"当然了，不能空手而归。"小半达坚定不移地说，"不过，光是咱俩不行，得找个参帮。再说了，挖棒槌，要么独来独往，要么成群结伙，不能两个人放山。怕其中有一个人见财起意，坏了良心。"

第77节：闯关东2(77)

天星问："那咱还去找老把头？"小半达说："不找他了，我看他不行，跟着他不会有出息，咱再找一个参帮，最有名的把式叫老冬狗子，这个人是个瘫子。"

天星吃惊地问："瘫子？瘫子也能挖棒槌？"小半达说："神就神在这里。"

元宝草还真灵，小半达喝了元宝草熬的水，在天星的照料下，被熊瞎子咬的伤好得挺快。这天趁着好天气，小半达领着天星，一人拿一根索拨棍，在密林里走着，前去找老冬狗子。

天星问："哥，老冬狗子真像你说的那么神？"

小半达说："你怎么就是不信呢？别看他现在是个瘫子，当年在长白山，那可是赫赫有名的草上飞。这么大的长白山，叫他跑得熟透了，哪片山长什么树，哪个坡有什么洞，他了如指掌。"

天星又问："他怎么瘫了呢？"

小半达说："说起来都没有人相信，我也是听说。有一年放山，他单棍撮（个人采参），晚上睡在窝棚里，正睡着，屁股疼得要命，睁眼一看，我的妈呀，一只熊瞎子正舔他的屁股，骨头都舔出来了，他愣是没动。熊瞎子正要舔他另一半屁股，老爷子放了一个响屁，熊瞎子一愣，可能被熏着了，摇摇头走了，这才捡了一条命，神不神？真是救命的屁呀，亏他能放出来！"

天星咯咯笑着说："拉倒吧，你又编瞎话。"

小半达也笑道："都是这么传说的。打那以后，他就瘫了，再也不采参了，一年四季呆在老林子的窝棚里。别看他不出窝棚，各路参帮都要请他做把头，他说哪里有棒槌，你就去吧，肯定不会空着手回来，可有一样，挖出棒槌以后，卖了钱必须劈三成给他。"正说着这话，小半达忽然问道，"哎，你见没见过怎么挖棒槌？我说给你听听。你要是发现了棒槌，要立马敲两下树干，把索拨棍插在棒槌旁边，等

把头来抬棒槌，抬棒槌就是挖参。记住，千万别看走眼就喊，要是那样就坏了，那叫诈山，喊了诈山，要么被撵走，要么就得给山神爷老把头磕头谢罪。要说怎么挖棒槌呀？你首先得用棒槌锁锁住棒槌，就是用两头拴着大钱的红线绳锁，防止棒槌跑了。”

“啊？棒槌还会跑呀？”天星惊奇地问。

小半达说：“都这么说的，可有人对我说过，那是神话，不过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因为棒槌和草很难辨别，你发现了它，可能转身就找不到了，就是做个记号罢了。”

天星说：“哦！这可太有意思了。”

小半达接着说：“抬棒槌以前，大伙要跪在棒槌前，拿草棍为香，磕头拜谢山神爷老把头。拜完了，把头开始干活了。抬棒槌是细活儿，你得用快当签子，仔细拨除棒槌周围的泥土，直到棒槌全部根须露出来，就是细小的根须也不能挖断，有时候，抬一棵棒槌就要花费好几天工夫呢。”

第78节：闯关东2(78)

天星感叹：“啊，抬棒槌太费劲了！”小半达说：“棒槌挖出来以后还不算完，还要砍兆头。”天星问：“什么是砍兆头？”

小半达说：“就是在棒槌附近的树上用刀削去一块树皮，左边按帮里的人数刻横杠，右边按挖出的参的匹数刻横杠。然后给兆头洗脸。就是用火烧去兆头四周的松油，这是为了保护兆头几十年后也能看得清。”

“为什么要砍兆头，还要洗脸？”天星十分奇怪地问。小半达说：“就是说棒槌能生长在这片林地，保不准几十年后，这个地方还会有其他棒槌生长出来，虽然自己可能没福得到，可放山人的规矩不能坏掉，给后人们留下兆头。”“哦，这是给后人留饭碗呢。”天星似乎明白了。小半达说：“对了，就是这个意思。还别说，放山的人，往往能在许多年前的老兆头前找到棒槌呢。”“哥，你懂得真多。”天星真的很佩服小半达。小半达倒是老实承认：“我就是说说，抬棒槌是细活，里边的说道多了，我也没亲自干过。”天星问：“你为什么不亲自干？”小半达笑道：“轮不到我。哎呀，天黑下来了，看，前边有个窝棚，今天就在那里过夜。”

两个人在采参人遗留下来的窝棚里睡下了。睡了一会儿，小半达一个劲地在被窝里咕涌。

天星问：“哥，你在干什么呢？不好好睡。”小半达说：“嘻嘻，跑马了。”

天星厌恶地说：“没出息！”她不禁又脸热心跳起来。小半达说：“我这么大，在老家也该娶媳妇了。唉，我要是采到一棵大参，立马回老家，娶个知疼知热的好媳妇，过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也不算白活一回。你呢？你不想媳妇？”

“我不想。”天星回答着，心里感到好笑。小半达说：“不跟哥说实话。你比我也就小一岁，能不想媳妇？我就不信。”“我现在没心思想

那些，就是想有了钱，跑遍东北找到我弟弟。”天星不想和小半达说这些，就岔开了说心里的实在话。

电闪雷鸣，外边下起了大雨。在这深山老林的黑夜里，显得特别恐怖。

天星害怕了，抖着声音说：“哥，我怕。”小半达说：“你的胆子真小，怎么像个女孩子，过来，哥抱着你。”在这种情况下，天星不再考虑太多，她真的需要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慰藉她恐惧而无助的心，天星真的爬过来，和小半达依偎在一起。

天星抖索着说：“哥，你说半夜里，熊瞎子不会跑来舔咱们的屁股吧？要是也像老冬狗子那样，可毁了。”“那我可不敢打保票。”小半达这么说，一半是真话，一半也有故意吓天星的意思。

天星哭道：“那怎么办啊，我不敢睡了！”小半达说：“好了，别哭了，我出去挖个陷阱，砍些尖桩子，熊瞎子来了也不怕。”

第79节：闯关东2(79)

小半达像个大丈夫，在雨夜里挖陷阱，把树干削尖了做利器。他干完这一切，真心实意地安慰天星："这样可以了吧？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吧。"

第二天一早小半达带着天星就离开小窝棚出来找老冬狗子，他们走了大半天，终于来到老冬狗子住的窝棚前。这时候，老冬狗子正用两手挪着板凳在窝棚前走动。

老冬狗子身边有一条老狗，老狗那双眼睛冷冷地盯着才来的俩人。天星害怕地依偎着小半达。

老冬狗子抬起满是皱纹的脸说："小半达，又来找我了？"小半达忙陪着笑脸回答："爷爷，跟着李把头瞎跑了，我看还是跟你干好。"

老冬狗子不冷不热地说："来就来吧，可是最近林子里有些生脸在晃，我看，林子里要乱。"他指着天星问，"这是谁呀？"

小半达拉着天星走到老冬狗子跟前说："这是我结拜兄弟天星。"

老冬狗子没搭理天星，他说："小半达，你爹走了有一年了吧？"

小半达说："整整一年，来找你，也是想给我爹烧点纸。"老冬狗子说："我也是这么琢磨的。祭奠你爹的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上后山给你爹烧周年吧。"小半达说："谢谢爷爷想得这么周全。"

老冬狗子这才眼看着天星说："我怎么看你这个结拜弟兄细皮嫩肉的，也来放山？吃得了苦？"天星连忙用笑脸对着老冬狗子说："爷爷，我能。"她真怕老冬狗子不收留她。可喜的是这位参把头并没说不行，这就是说他同意让天星留下了。

天星与小半达带了祭品来到老茔地。这里有数不清的坟头，木头牌上写着亡者的籍贯，姓名。二人摆上祭品，小半达跪下，哭着："爹，我来了，这次要是发了财，我就把你背回山东家，给你垒个好坟。咱也要出门有衣穿，上炕有被盖，揭锅有热饭。你在地下保佑儿子吧！"

2

由庞奶奶领头办的夜校总算走上正规了，孩子们每天晚上来听天好、天月讲课。这天晚上，孩子们坐在教室里，一个个规规矩矩，认真听。天好讲课。藤本忽然推开门，走进教室。天好恼怒地说："你怎么又来了？门也不敲，讲不讲点礼貌？"

藤本笑着："你讲你的，我给孩子们送点礼物，你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当官不打送礼的。孩子们，我给你们送礼物来了，欢不欢迎啊？"学生们看着天好，不知说什么好。藤本装出十分和气的样子对学生们说："不要看老师嘛，来，人人有份。"说着，给学生们分糖。藤本分完，拍拍手说："没有了。老师，对不起，继续讲课吧，我还有点事要办。"笑眯眯地走了。

天好想不到藤本还玩这套鬼把戏，生气地对学生说："同学们，日本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肠，咱们不能要他的东西，都扔了！"

第80节：闯关东2(80)

孩子们纷纷把糖果扔了，只有小环子把糖果藏起来，他是翠玉的儿子。

天好走到小环子跟前问："小环子，你怎么没扔啊？"小环子说："这么好的糖，我从来没吃过，不舍得扔。"天好生气地说："小环子，你糊涂呀？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了？你爹被日本人挑了劳工，就是说了句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让他们放出狼狗活活咬死。日本人是你家的仇人，你怎么能要他们的东西？扔了！"小环子把糖果扔掉了，糖果都被小环子攥化了，粘手，她不由得偷偷唆了唆粘糖的手指头。

藤本鬼点子真不少，他又要给他们送衣服了。这天，藤本和孙立武在山东大院里摆张桌子，还带一个穿学生装的日本小孩来。他们要照样子给大院的孩子们也每人做一套学生装，孩子们都想穿新衣服，排队让藤本量尺寸。

天好、天月发现这件事，忙到庞奶奶家讲了。庞奶奶说："他这是跟咱争夺孩子的心。不能输给他，咱也给孩子做衣服，我出钱！"

天月提醒道："奶奶，就我们俩人手也不够啊。"

庞奶奶说："没事，我再去动员几个会裁会剪的老邻居。我给你们钱，明天你们就抽空买衣料，及早动手。"

给孩子们的衣服总算赶在藤本之前做好，并让孩子们上课时穿上吃过晚饭不久，孩子们都来上夜课了，教室的门关着，里面传出读书声。庞奶奶站在楼梯口，望着大门。

藤本领着孙立武来了，孙立武扛着一摞衣服，累得呼呼直喘。孙立武对着教室门大声喊："孩子们，快出来吧，有好事！"天好出来问："你们要干什么？"孙立武神气十足地说："好事，藤本要给学生发服装了。"天好望着藤本，藤本得意地说："皇军大大的喜欢小孩子，他们能读书很好，自己办学皇军也支持，我已经对上级汇报了，上级

也高兴，但是，学校就要有个学校的样子，皇军要给每个孩子发一套学生服装，很漂亮，不收一分钱。”孙立武哈巴狗似的摇尾巴溜腚地说：“藤本警官给每个人都量了尺寸，新衣服保证穿着合体，鼓掌感谢藤本警官！鼓掌啊！快叫孩子们出来领衣服吧！”

“藤本警官，那我就叫孩子们出来了！”天好望着藤本笑道。

藤本急得狗不得过河似地说：“快点儿啊，你还等什么呢？”

天好望着庞奶奶，庞奶奶点了点头，摇响了手中的铃铛。天月打开教室门，孩子们欢叫着，穿着崭新的服装跑出教室。藤本惊呆了。庞奶奶微微地笑着。孙立武傻鸡喝醋似地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孙立武凑过来呆不知趣地说：“你别说，他们的衣服做的也挺好看的。”藤本一脚踹到孙立武的屁股上，孙立武怀里的服装撒了一地。

第81节：闯关东2(81)

在科尔沁草原上，李海山、刘震玉率领蒙边骑兵与日伪军队展开了惨烈的战斗，双方都留下不少尸体。虎子和娜日托娅骑着马，站在远处目睹着这场惨烈的战斗。李海山、刘震玉部在日军强大炮火的压力下下，损失惨重。虎子着急万分："娜日托娅，李海山他们的队伍顶不住了了！"娜日托娅十分忧虑："那可怎么办啊？"虎子一抖马缰绳说："走，回去跟王爷说去。"

二人快马加鞭直奔王爷府。到了王爷府，他们下鞍拴马，风尘仆仆到客厅向宝玉爷讲述所见战况。宝王爷在客厅里踱着步。虎子和娜日托娅紧张地看着王爷。

福晋心急如焚地对王爷说："王爷，李海山、刘震玉都是咱们蒙古族兄弟，能眼看着日本人肆虐草原吗？咱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别再犹豫了！"

宝王爷还是优揉寡断，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他神情犹豫地说："现在让我起兵抗日？不行，咱们的势力太单薄，我看，日本人也不会把我怎么着。"

"那个阿部一直惦记着你的马群，他要是再来勒索怎么办？"福晋提醒道。

宝王爷道："你说怎么办？"他这会儿似乎也没了主意。

福晋说："要我看，马群是保不住了，与其让日本人得了，用来屠杀中国人，不如送给政府军参加抗日。"她双眼直望王爷，好像给王爷以力量和决心。

宝王爷犹豫了一会儿说："对，就这么办。我虽不能起兵抗日，还是要为国家做点贡献。让喜管家挑五十匹好马，立刻派稳妥的人送到政府军那里。"

"不，这件事要暂时瞒着他。"福晋再次给王爷出主意。

宝王爷仰着脸寻思了一会儿说："哦，你说得也对。可怎么瞒呢？"

福晋说："让稳妥的人把马群赶走，对外就说寻找新牧场。"关键时刻，她总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王爷。

王爷说："那就让布赫奥勒去，这个小伙子靠实。"虎子上前一步请求道："王爷，让我也跟着布赫奥勒去吧，保证完成任务！"娜日托娅急忙拉着王爷的手为虎子说情："阿巴吉，让虎子哥去吧，我也跟着他们去！"福晋说："王爷，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雏鹰早晚要飞上蓝天的，让他们去吧。"宝王爷点头同意了。

虎子和娜日托娅、布赫奥勒赶着马群在草原奔驰。经过一天的奔波，他们在草原上露营了。三人燃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篝火坐下，吃着烤肉。远处，点点绿光闪烁，有狼在嗥叫，马群骚动起来。因为有了篝火，狼不敢靠近。

布赫奥勒说："篝火不能熄灭，这样吧，咱们轮流睡觉，我睡头半夜，你们睡后半夜。"虎子和娜日托娅都同意。布赫奥勒铺下羊皮褥子睡下了，虎子和娜日托娅围着篝火说话。

第82节：闯关东2(82)

虎子的好奇心驱他总爱发问："哎，你额吉是蒙古族人，大家都说她的名字叫白银珠，怎么回事？"娜日托娅说："我们有自己的蒙古族名字，有的为了和汉族人打交道方便，又给自己取了汉族人的姓名。额吉的蒙古族名字叫乌兰娜日，是红色的太阳的意思。"

虎子接着追问："你叫娜日托娅，蒙古语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托太阳的福。"虎子兴趣盎然地笑道："哦，娘是红色的太阳，女儿托太阳的福，挺有意思。"

娜日托娅反问道："你的母亲呢？她的名字一定也很好听吧？"虎子摇头："我娘？没有名字。我们那儿的女人，好多只有乳名，出嫁以后就随着丈夫姓，自己的姓就成了名，我妈姓马，就叫宋马氏。"

娜日托娅笑了："真有意思，你母亲叫送（宋）马氏，这太亏了，是不是老给别人送马呀！"虎子装成不高兴地样子："坏东西，不跟你胡扯了。"二人都笑，连夜空中的星星也跟着笑。

3

天星和小半达在整理挖参的工具。老冬狗子抽着烟袋说："闲着没事给你们说说压山的事，压山又叫开山，就是寻找棒槌。压山的时候，帮伙里的人要排棍儿，当把头的是头棍儿，中间的人是腰棍儿，最外边的是边棍儿，寻找棒槌，宁落一座山，不落一块砖。还有，压山的时候不准坐树墩，树墩是山神老把头的座位，这时候也不准拉屎撒尿，要不就会冲撞了山神老把头……"

老冬狗子正讲得起兴，天星用手一指说："爷爷，有伙人来了。"老冬狗子手搭凉棚瞅了一眼说："哦，是魏三，这个老兵痞子！"

魏三一伙人抬着酒肉，来到老冬狗子的老窝棚。魏三满脸的横丝肉，挎了杆大枪，吆五喝六的。魏三说："老冬狗子，找到你真不容易，我带着几个弟兄拉帮放山，请你做把头来了。"

老冬狗子抬头看了一眼魏三，不冷不热地问："想起我来了？我立的规矩都知道？"魏三大大咧咧地说："怎么不知道？你放心，放山所得，劈给你三成。"

老冬狗子又问："我走不了道，怎么办？"魏三双手上肩，做了个抬的姿势："好办，不用你走，有人抬着你，你指点撒目草（压山）就行了。"

老冬狗子脸色这才有了暖意，淡淡一笑："那好吧，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拜了山神爷老把头就上路。"

众人抬着老冬狗子上路压山，老冬狗子指点着走什么路，天星和小半达跟在身后。林子里遮天蔽日，大家艰难地跋涉。突然，一个采参人惨叫。大伙围过去问："怎么了？"那人哭着说："我被钱串子咬了，救救我吧！"

老冬狗子念了一套嗑："好啊，拿了钱串子，骡马满圈子！"对老兵痞子说："老魏，这条钱串子有毒，他活不成了，别让他遭罪，赏他一枪吧。"那人哭着："魏大哥，我不想死呀，老家的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发财呢！"魏三毫无表情："行，你到那边发财吧。"一枪打死了那个人。

第83节：闯关东2(1)

天星吓得捂上了眼睛。老冬狗子看天星的样子，问道："孩子，害怕了？还敢往里走下去吗？"天星一咬牙："敢！"老冬狗子长叹一声："唉，这就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把他埋了吧。"

老冬狗子说："小半达，把钱串子杀了吧。"小半达杀了蛇，把蛇送给老冬狗子，老冬狗子取出蛇血说："都过来！"大伙围了过来。老冬狗子把每个人的脸都涂上蛇血。天星问："爷爷，这是干什么？太恶心人了！"老冬狗子说："你知道什么！藏在老林子里的钱串子，闻着味就不咬你了。"

参帮又出发了。林子越走越深，越走越密。又有人惨叫。小半达跑来，对老冬狗子说："爷爷，有人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了！"老冬狗子皱眉高声说："怎么不小心点？看看去。"众人把老冬狗子抬到陷阱边。陷阱里，一个人中了有毒的釬桩，痛苦万分地呻吟着。魏三问："老冬狗子，你看怎么办？还有救吗？"老冬狗子痛苦地闭上眼睛："不行了，他已经中剧毒，没有解药是活不成。"

魏三对陷阱里的人喊："伙计，听见了吗？不是不想救你，有什么话留下就说吧，爷们儿点！"陷阱里的人哭着对上边的人说："老王大哥，你过来，我有话嘱托你。"姓王的走上前来哭着问："兄弟，有什么话就说吧。"陷阱里的人说："我不行了，你要是能回山东老家，对我娘说，我不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了，告诉我媳妇，让她走道儿吧……"他硬咽了几下又说，"我这回闯关外，什么也没攒下，在黄掌柜那里有件老羊皮袄，留给你过冬穿吧。"老王哭着说："兄弟，你的东西我不要，要是能回老家，我把它捎给你老娘，你就放心地走吧！"老冬狗子决绝地一挥手："填土吧，别叫野兽拖走了。"

天星看着这悲惨的场面，强忍眼泪，没哭出声来。参帮又继续前进了，这帮人明知前进一步，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义无反顾地艰难地走向密林，同时也是走向渺茫的希望。有辛苦和危

险，也会有收获。一个挖参人发现了一棵人参，大声呼叫：“棒槌，哪里跑！”并急忙敲起索拨棍。老冬狗子大声问：“什么货？”那人答：“五批叶！”大伙笑着喊：“快当！快当！”抬着老冬狗子跑了过去。发现人参的人问：“老把头，抬棒槌吗？”老冬狗子下了担架查看着人参说：“可以抬了。”大伙用棒槌锁锁住棒槌，跪在人参前，以草棍为香，磕头拜谢山神爷老把头：“山神爷爷老把头，感谢你念着老家的人，东西我们收着了，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老冬狗子高叫：“拿火堆。”大伙拿火堆。天星问：“爷爷，为什么要拿火堆？”老冬狗子说：“熏蚊子小咬。”小半达说：“要是不拿火堆，人的血会叫蚊子小咬吸光。”火堆燃起来了。

第84节：闯关东2(2)

老冬狗子开始挖参，他不停地指挥人用手扒去棒槌周围的乱草树叶，开出盘子，用快当锯锯断棒槌周边的树根，老冬狗子用快当签子仔细拨棒槌周围的泥土，大伙围观，人人脸上充满着欣喜与希望。老冬狗子说："都别看了，周围找找看，说不定还有棒槌。天星，你留下来。"大伙散去，各自低下头寻找着下一个目标。老冬狗子挖参，天星当助手，递工具，看顾火堆。天星一边忙乎着一边说："爷爷，这还有几棵小棒槌，我来抬吧。"老冬狗子说："别胡来，抬大留小的道理你还不懂吗？小的要留下，等它们长大留给后人挖。你给我打下手就行了。"天星问："爷爷，你说周围还能有大货？"老冬狗子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前面肯定还会有大货。"

天星忽然感觉内急，要进密林里撒尿，她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才行。老冬狗子问："天星，你要干什么？"天星急急地说："爷爷，我要撒尿。"老冬狗子瞪眼吼道："别乱动，给我憋住！"大棒槌抬出来了，天星这才跑到一丛野草后撒了一大泡尿。

老冬狗子看天星年纪小，有意照顾她，让她提早回去做饭。天至黄分时分，小半达和大伙回来了。

天星来了例假，裤子染红了一片。她正忙着烧水做饭，自己并没有发现。小半达看到了天星的裤裆，一愣问道："天星，你受伤了？"天星也一愣说："没有啊。"小半达指着天星的裤子说："还说没有呢，看，你的裤裆里有血！"天星愣了片刻说："哦，可能是被树枝挂了，没事。"心里可急了，怨自己太粗心，就想回窝棚换掉。

小半达十分关心："把裤子脱了，我看看。"说着就过来动手，要解天星的裤腰带。天星急红了脸，奋力撑拒说："别，别动我！"小半达惊奇地问："你怎么了？"天星生气地说："以后我的事你少管，别动不动就动手动脚的！"忙回到窝棚里了换裤子去了。小半达想不到天星

会这样对他，这不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难道说天星是狗咬吕洞滨不识好歹人？不对，天星是把兄弟呀！这里一定有名堂。

晚饭后，累了一天的挖参人大部分都躺下睡了，老冬狗子吸着烟袋。小半达凑过来，悄悄地问："爷爷，今天白天天星跟着你，没出什么事吧？"老冬狗子说："没有啊。"小半达又问："没受伤？"老冬狗子说："没有啊，他一天没离开我的眼。"小半达说："这就怪了，他的裤裆里怎么会有血呢？"老冬狗子似有所悟地说："嗯？你把他叫过来，我问问。"一会儿，小半达拖着天星过来了。老冬狗子看着天星问："撒尿跑老远，裤裆又流血，孩子，告诉爷爷，到底怎么回事？"天星低头不语。老冬狗子喝斥道："你说不说？不说立马给我下山，我这里不留来历不明的人！"天星哭了："爷爷，别赶我走啊，我说还不行吗？"

第85节：闯关东2(3)

事情已经露馅，再不说就要被赶下山，再不能挖参挣大钱了，天星不得不说实话。天星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一家人所遭受的苦难，诉说着自己为找弟弟所受的磨难，诉说着自己一心要跟参帮挖参的原因和希冀。天星的话深深打动了老冬狗子，老冬狗子不仅原谅了天星，而且喜欢天星，更打心底里佩服天星，想不到一个小姑娘竟有如此胆量和志气！

老冬狗子说："唉，我认识你爹，事变以后，你爹和冯占海拉起了义勇军，在这里打过仗，我亲眼看见你爹撂倒了四个鬼子。你爹负过伤，在这里养过，你爹是中国人的这个！"说着竖起大拇指，"你爹是什么人啊！老虎见了也得躲，黑瞎子见了你爹就蹲下。当年你爹要出林子的时候，我和他喝过一壶酒，他临走说过一句话，说鬼子是尿坛里的耗子，早晚要被中国人的尿泡死！"

小半达想不到天星是个大闺女，这使他又惊又喜。可欣喜之余又有一点上当受骗的感觉，这会儿，他故意发火道："好啊，天星，你是个闺女，怎么好意思骗我，还和我拜把子？你这不是耍我的猴吗？不行，咱们得拔了香头，拜把子的事不算了！"天星抹着眼泪说："哥，我对不起你，为什么要拔香头呢？咱们不成弟兄，还不能成兄妹吗？"

老冬狗子说："好了，你们都是苦命的人儿，走到一起也是缘分，成兄妹也不错。不过，这件事可不能说破了，参帮里人头杂，别惹出是非来！"

小半达可高兴了，上前拉起天星的手说："走，睡觉去。"天星一甩手也故作生气："走远点儿！"两人相视而笑。他们仍是挨着睡，不过小半达不敢离天星太近，更不敢抱她了。想不到老兵痞魏三起来撒尿时，把天星对老冬狗子说的话全偷听到了。夜深人静窝棚里的人都睡着了，老兵痞悄悄地起身，向天星身边摸去，猛地抱住她，欲行不轨。

天星被惊醒，她要呼喊，却被堵住了嘴。天星无声地反抗，一脚蹬醒了小半达。小半达机警地爬起身，一看明白了，抽出刀来说："好啊，你想欺负我妹子，我毁了你吧！"一刀刺去，差点把老兵痞捅了。

魏三夺刀，二人搏斗。窝棚里的人都被惊醒。魏三恶人反咬一口，指着小半达对大伙说："他要害我的命！"参帮不明真相，要打小半达。

老冬狗子的狗汪汪叫着，老冬狗子一棍子扫倒几个人，一声断喝："都给我住手！"参帮们大吃一惊，全都住了手。老冬狗子说："你们还懂放山的规矩吗？在这里都要听我的，都给我滚回去睡觉！"众人听话地各自回铺睡觉。

天星兀自抹着眼泪。小半达关切地问："天星，他没把你怎么的吧？"天星摇了摇头。小半达说："这就好。都怪我，把事情搞糟了。"天星说："哥，不怨你。可这里我呆不下去了。"小半达说："说什么呀，没事，哥会保护你的。"天星摇着头道："不，那会拖累你的，我想下山。"小半达说："胡说！这是老林子，你会麻达山，再说，你不想发财了？发不了财你怎么找你弟弟？听我的，睡吧。"

第86节：闯关东2(4)

天星还是决定下山了。她想，魏三不会善罢干休，还有其他的男人也不怀好意，小半达保护不了她，老冬狗子对这些人也是防不胜防。

天麻麻亮的时候，天星悄悄走出窝棚，钻进密林，她要自己偷偷下山。但是，长白山山高林密，天星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到处都是一样的树，一样的草丛，她不知该往哪里走。天星麻达山了。

天星在林子里不停地哭着，一个劲地敲绝棍。她累了，看见一个树桩，刚要坐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就在这一瞬，她突然愣住了。她发现了一棵八批叶的大参！但她又拿不准，正犹豫着，远处传来有人敲击树干的声音。天星寻思了片刻，向那声音跑过去。天星在林子里找到了参帮。

小半达埋怨道："你一大早跑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天星说："人家麻达山了嘛。"小半达说："以后千万别单独活动！"大伙又继续搜索。

天星悄悄地对小半达说："哥，告诉你件事，我找到了大货！"小半达不当回事地说："别胡说八道了！"天星急切地说："真的，就在那边，八批叶！要不要告诉老冬狗子爷爷？"小半达这才认真了，忙小声说："真的啊？这样吧，先不要吱声，领我去看看再说。"

一个挖参人喊着："喂，你们两个，走啊！"小半达回应："你们先走吧，天星肚子疼，我陪她一会儿。"参帮走远了。

小半达对天星说："走，带我去看看。"天星带着小半达来到大参前。小半达看到这棵参，吓得大惊失色，声音都颤抖了："天星，这是棵大货啊，老值钱了！"

天星问："是吗？到底能值多少钱？"小半达说："我也说不好，估摸出了手，能置不少房子，还能买几亩好地！"

天星惊讶地说："是吗？那怎么办？告不告诉老冬狗子爷爷？"小半达人小鬼大，特有心计，他小声说："千万别说出去，放山的规矩你不知道吗？要是说出去，卖了钱就要平分，那咱不是白忙活了？还发个屁大财！"天星有点信心不足地问："咱自己挖？"小半达十分肯定地说："自己挖！不过现在还不能动手。""为什么？"天星懂得太少，总要问个究竟。

小半达说："一呢，这棵大参，没有三五天的工夫起不了，要是急急忙忙动手，挖断了须子，价钱就掉了一大半；二呢，跟着他们，咱们能单独行动吗？""那怎么办？"天星着急地讨主意。小半达说："先稳住神，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千万别露了风声，一旦露了，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天星有所顾虑地问："咱这么做好吗？山规就不管不顾了？"小半达不顾一切地说："顾不得了，你不想发财找你弟弟姐姐了？不过咱俩可是磕头弟兄，谁也不能独吞，对着棒槌发个毒誓吧。"他跪下指天指地抚胸地说："我小半达要是起了坏心，对不起妹子，让蜜蜂蜇死！"天星也跪下笑道："蜜蜂还能蜇死人？我要是对不起哥哥，天打五雷轰！"

第87节：闯关东2(5)

小半达起身拍拍膝上的土说："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还是找他们去吧，记住了，回去什么也别说！"小半达和天星赶上参帮后，什么也不说，参帮休息时，他们二人坐在一起嘀嘀咕咕的，不知说些什么。

老冬狗子默默地吸着烟，不时地瞟着四周的情况，他当参把头，总是时时刻刻警觉着。他发现小半达和天星在暗处窃窃私语，脸上浮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小半达和天星朝老冬狗子走来，小半达说："爷爷，还不歇着呀？"说话时脸上堆着笑。老冬狗子说："人老了觉少，不忙。"话说得心不在焉。老兵痞魏三看着他们三个人，也警觉起来，悄悄凑近。

小半达好像随意地问："爷爷，你在长白山挖棒槌有了年头吧？"老冬狗子说："比你小的时候我就跟着爹从山东到这，进了山就再没出去。"

小半达慢慢往正题上引："爷爷，我进山有几年了，一直没见到过大棒槌，你见多识广，说说怎么抬大棒槌呗。"老冬狗子问："想知道？"说着，哝哝地吐出一口烟，"好吧，我就对你说说……"

魏三翻着白眼珠子，似有所思。

第8章闯关东Ⅱ第8章

1

老冬狗子是何等精明之人，他听小半达打听如何起大棒槌，就估摸这小子可能有什么发现，但他并不点破，还是认真把起大货的真实要领全都告诉了小半达。不过，最后他还是暗示小半达："大货是好，也能引来杀身之祸。"

小半达一心要发财，哪管了许多，等到下半夜大伙都睡熟了，他悄悄地捅了捅天星，天星无声无息地爬起来，两个人悄悄地走了。

两人又摸黑来到大参前。天太黑了，起大货动静太大，小半达还是不敢动手。天星忽然发现老冬狗子的那条老狗正在不远处望着他俩，犹豫了好一阵子，他们还是回到窝棚里躺下。老冬狗子一觉醒来，发现老兵痞魏三也没影了，心中充满了疑惑。老冬狗子的呼噜打得山响，完全是睡着了的架式。这一夜，表面上很平静，可是，老冬狗子、小半达、天星还有魏三，这四个人是各自在心里翻江倒海。天亮了，参帮走出窝棚，准备出发，有人发现魏三不见了。老冬狗子坐上担架说："行了，都别猜了，走吧。"

进入密林之后，参帮在"压山"。一个挖参人来到不知是哪位猎人没的陷阱前，往里一看，不由得惊呼："都来看呀！这里有个人！"大伙围到陷阱前，发现魏三已经在的陷阱里死了。老冬狗子仔细打量着井底下老兵痞的尸首，冷冷一笑说："别管了，往前走！"众人也就不再深究，找棒槌要紧。

有人发现了一棵人参，大声呼叫："棒槌，哪里跑！"老冬狗子问："什么货？"那人答："四批叶！"大伙喊："快当！快当！"抬着老冬狗子跑了过去。老冬狗子查看着参说："都别走远了，这方圆五里之内，肯定有大货。"

第88节：闯关东2(6)

小半达听老冬狗子这么一说，一屁股坐到地上不走了，捂着肚子呻吟。老冬狗子问："小半达，怎么了？"小半达哼哼着："这几天就肚子疼，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谁知道越来越厉害，我不走了，要下山。""哥，你坚持不下去了？你要走我也跟着，咱一块下山吧。"天星心照不宣地应合着。老冬狗子说："那好吧，你俩一块走也是个伴儿，保重吧。"参帮继续前进。

小半达和天星走上另一条山道，二人走累了，坐下休息。小半达说："天星，该起大货了，再不起不行了。""那就走吧。"天星全听他的安排。

小半达一脸真诚地说："天星，我的肚子还真疼起来了，是不是老山神把头怪罪我说谎了？""不会吧？"天星将信将疑地说。小半达一捂肚子一弓腰说："不好，我要拉屎，你要是不嫌臭就在这看着，要是嫌臭就躲远点。"天星说："你的事就是多。"说着躲到远处，她当然不好意思看。

小半达借机甩掉了天星，钻进密林。天星回到原处，发现小半达不见了，呼喊着："哥，你到哪儿去了？"不见回应。她向密林深处走去，要找小半达。

小半达在林子里急匆匆地奔跑着，要去一个人起大棒槌，跑着跑着他站下来，感觉到有一条暗影相随，四处环顾，却什么也没发现，他忙继续往前跑。这时，忽然有一群毒蜂飞来，蜂群直扑小半达，瞬间把他团团包围。小半达脱下衣服驱赶毒蜂，越赶越多，终于被毒蜂猛蜇，躺在草丛里奄奄一息。

心诚的天星终于明白她的结拜哥小半达是有意把她甩了，她在林子里走着，一边哭一边咒骂："小半达，你这个缺德带冒烟的，你想甩了我独吞啊……"

突然，她看到中毒的小半达躺在草丛中。天星恶狠狠地咒骂：“活该，忘了发的毒誓了？还真灵验！你起了黑心，这都是报应！老山神爷爷来收你的命了！”小半达苦苦哀求：“天星，哥错了，哥对不起你，救救我吧！”“你让我怎么救你呀？”小半达说：“你用嘴吸出我身上的蜂毒，我就有救了。”

天星是个刀嘴豆腐心，她很可怜小半达，再说了，小半达这段日子对她还真不错，二人毕竟结拜一场。天星想，罢了，你不仁，我可不能不义，抬大货还得俩人同心协力才行。天星不能不救小半达，她只得给小半达吸身上的蜂毒。

小半达看天星这样真心对自己，感动地哭着：“好妹妹，你真是菩萨心肠啊，哥的良心坏了，哥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了。”天星说：“哥，为了这个大货，你都不要我了，看来它不会给咱们带来好运，说不定带来祸害，咱还是把它说出去吧！”

小半达在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他看着天星说：“你傻呀？这件事你就听我的，咱俩都需要钱，这个财一定要发，参帮还没走远，咱不急动手。”

第89节：闯关东2(7)

天星问："那咱这几天干什么？"小半达说："就在山里转悠，盯着他们的脚步，瞅准机会再动手。"两个人正说着话，又看到老冬狗子的那条狗在不远处趴着，冷冷地望着他俩。天星感到奇怪，这条老狗怎么总甩不掉呢?

天星和小半达在林子里转悠着，他们在等待时机。他们又转到老兵痞丧命的陷阱前。小半达看着陷阱惊呆了："天星，你看，老兵痞的尸首不见了！"天星看着陷阱说："不会是让大兽拖走了吧？"小半达说："这么深的陷阱，大兽见了躲得远远的。""这么说，老兵痞没有死？"天星有所醒悟地说。小半达说："那还用说吗？这个人太鬼了！"天星张着嘴巴叫道："妈呀，太吓人了，咱们还是要命不要参，下山吧。"说着就拉小半达的衣袖。

小半达嘻嘻笑着："那也行，只要你给我当媳妇，咱俩出了林子过小日子去。""臭美吧你！"天星推了小半达一把。小半达没脸没皮没羞没臊地笑道："怎么臭美？就我这模样，配你富富有余。""得了吧，你看你，地包天的嘴，招风耳朵，还想娶媳妇？谁家的闺女瞎了眼才能看上你。"天星故意损他，小半达倒像穿了刀枪不入的盔甲，反唇相叽："你懂什么？地包天的嘴，吃饭不漏汤水，会过日子；招风耳，听老婆话。你要是跟了我，美死你！"

二人正闲斗嘴磨牙，天星突然发现陷阱边有一杆烟袋锅。小半达捡起来看，摸摸烟袋杆还是热乎的。两个人吓得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语。天星说："哥，我认出来了，这个烟袋锅是老冬狗子爷爷的！"小半达心想着，嘴里就说出来："嗯？老冬狗子怎么能到这儿来呢？是上一次在这儿丢的？"不对，烟袋杆还是热的，再说，老兵痞掉进陷阱后，我见他还一直用这个烟袋锅。"天星想得更细。

小半达立马决断："看来这里要出事儿，不能等了，今晚就抬棒锤！""黑灯瞎火的，糟蹋了棒锤怎么办？"天星还是有些担心。小半达

毫不犹豫地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管起不起坏，拿了大货赶紧飞出林子！

天星忽然抽着鼻子说："嗯？我闻到一股烟味，哥，你抽烟了吗？""胡说，我哪会抽烟？附近有人！"小半达警觉地说。天星一把抓住小半达的手，两个人急忙跑着离开陷阱。

密林深处，老冬狗子在喂他那条老狗，老狗不安地叫着。老冬狗子抚摸着狗的脑袋独自对狗说话："老伙计，你叫什么呢？沙子迷了你的眼睛吗？我给你吹吹？吃饱了？就吃这点？唉，咱爷们都一样，饭量越来越少了，吃饱了睡一觉吧……"老冬狗子和狗睡着了。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密林里闪出，一棍子打死了老狗，并把醒了的老冬狗子捆起来绑在一棵树上，随手揪了一把草叶，结结实实塞住老冬狗子的嘴。此人利索地干完这些之后迅速消失在密林中。天星和小半达发现了被绑的老冬狗子，他们过来给老冬狗子松了绑。

第90节：闯关东2(8)

小半达问："爷爷，谁把你捆在这里了？"老冬狗子说："还有谁？魏三。"他咬着牙，懊悔地说，"该死的，我小看他了！"小半达问："他原来是装死呀？"老冬狗子说："孩子，把我抬回老窝棚去吧。要小心了，在这荒山野外，什么事都能发生，一不小心就有杀身之祸。"二人抬起老冬狗子回到老窝棚。

三人进了老窝棚，俩孩子把老冬狗子安顿好。经过这么叫人心惊肉跳的折腾之后，这会儿三个人的心总算暂时平静下来。

小半达忍不住还是要求根求底："爷爷，老兵痞为什么要捆绑你？"老冬狗子说："我估摸，他是闻到了大货的味儿，想独吞呗。"小半达愤恨地说："这个老兵痞，心眼太坏了！"

老冬狗子说："坏吧，心眼太坏的人，永远得不到大货。"老冬狗子忽然讲起了"刺官棒"，他说长白山有一种草，长得和人参几乎一模一样，一般的人分辨不出来。这刺官棒和人参不同之处就是浑身长刺，心眼好的人找到它，一挖就是宝，心眼坏的人，明明看它是棒槌，一挖就变成刺官棒了。这刺可厉害了，扎进肉里，不拔还好，越拔越多，钻心疼。"

老冬狗子很有兴趣地讲着故事："乾隆皇帝知道吧？活到八十九岁，他为什么能长寿？就是吃人参吃的！还有，慈禧太后也吃，吃的都是咱长白山出的人参。"老冬狗子越讲越上劲儿："大清进关以后，为什么建起柳条边？这是他们的隆兴宝地，怕关内的人来坏了风水。能挡得住吗？早年间，闯关外可不容易，咱们山东有个刘罗锅听没听说？"老冬狗子不由得津津有味地继续讲着，"刘罗锅的后人也来闯关东，说这话小一百年了，那一年山东闹蝗灾，刘罗锅的后人带着老婆，挑着两个孩子逃荒闯关东，跑到黑龙江的深山老林，和狼群为伴，豁出筋骨垦荒种田，到底闯出了一份家业，不容易呀！这家人的后代我见过，知书达理，果然是名人之后。"

天星给老冬狗子端来一碗水，老冬狗子喝了一口问：“你们不是要下山吗？怎么又回来了？”小半达说：“我们走到半道后悔了，不想空着手回去。”“你肚子不疼了？”老冬狗子问。“也不是总疼。”小半达硬着头皮说瞎话。

“孩子，我看你们是有心事，有心事不奇怪，谁没有心事？可有了坏心眼子就不好了，我为什么给你俩讲刺官棒的故事？心里不明白吗？”老冬狗子看事情不点明不行了，只好捅破这层窗户纸。

天星只好实话实说：“爷爷，我们真的发现了大货！”老冬狗子两个指头在嘴边一竖，悄声道：“嘘！不要再说了，我心里早就有数。”

“你怎么知道的？”小半达奇怪地问。老冬狗子说：“你们两个毛孩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还有我那只老狗，虽说不会说话，它的眼睛告诉我好多秘密，可惜它死在老兵痞的手里，少了个好帮手！”

第91节：闯关东2(9)

小半达还是一心想着那大货："爷爷，我们明天带你去抬了大货吧。"

老冬狗子说："不可！老林子里这几天不静板，不知道有多少上眼睛盯着咱们呢，咱们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罩里，避避风头再说下一步。"

2

藤本在给小学生做衣服这件事上吃了败仗，他可不甘心，又有了进一步的行动。他挨家挨户到有小学生的人家去，先是给这些人家送去几碗大米，然后就威胁说，天好她们办学非法，再让孩子去夜校上学不会有好果子。这么一闹腾，家长都不让孩子到夜校上课了。天好和天月急得不行，天月都急哭了。庞奶奶让天好、天月挨家挨户去走访摸底，看到底咋回事。

天正下着大雨，天好和天月也顾不了许多，打着伞走访。她们一家家做工作，一家也不拉下。

小学生不来上学的事傅磕巴也知道了，别看这个人说话不利索，倒也有他的点子。他对庞奶奶说："孩子们不来，除了日本人的威胁以外，咱们这个学堂办的太死板了。孩子们白天在日本学堂学的就够累了，下了学，晚上还得进咱这个学堂，孩子能受得了吗？"他手舞足蹈地说着，"得搞点儿吸引他们的东西，先引起他们的兴趣，再慢慢引导他们学文化，润物细无声，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庞奶奶一拍巴掌笑道："你说的有道理！"

又是一个晚饭之后的夜晚，山东大院里，一阵锣鼓响起来。一群孩子蜂进教室，教室里坐满人。

黑板前傅磕巴穿着戏装，正在唱戏。谢瞎子扮仆人，像个木头桩子戳在那里，贾云海扮一丑角。傅磕巴手执马鞭，一边唱着一边骂

着，一边打着贾云海。傅磕巴越演越来劲，贾云海越演越出丑。孩子们乐得前仰后合，教室里笑声一片。

等大家笑够，天好才说："谢谢各位捧场。好了，咱们上课，"贾云海、傅磕巴和谢瞎子余兴未尽地离开了教室。夜校就这样又红红火火地办开了，以后每天都是这样上课。

这天，藤本来了，他刚一走进教室，锣鼓声戏文声停了。藤本威严地扫视着屋里众人。傅磕巴吓得直往后躲，贾云海急忙戴上大胡子。藤本忽然笑了，他逐个地握手说："挺热闹，挺热闹，辛苦了。"

天好忍着气客气地说："藤本先生，对不起，请出去吧，我们要上课了。"

藤本装出一副笑脸："上课我不反对，商量一下，这一课由我来上吧。"

天好推辞道："我们就是个识字班，不敢劳驾你。"

藤本用一副狼外婆的腔调说："不，怎么是劳驾呢？我是师范出身，当过一年小学教师，传授知识是我的职责。怎么样？让我试试看？"

天好还要拒绝："藤本先生，孩子们学什么我们都有安排，这儿不是破烂市场，谁都可以上来吆喝几嗓子的，再说了……"

第92节：闯关东2(10)

藤本翻脸了，把枪架到天好的脖子上凶相毕露："好了，我已经够容忍的了，你给我站到一边去！"孩子们不由得惊叫起来。孙立武马上摇尾上前："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藤本先生是管咱们的小衙门，这点事还摆弄不明白？"

藤本把抢放到讲桌上就讲开了，他讲日本人到中国来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圆，是要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中国人要感谢他们。他说以后他要经常来讲，要像填鸭一样，不想听也得听。胡乱讲了一通之后，滕本和孙立武去了。

天好愤愤地吐了一口说："孩子们，藤本这是放毒，他放了毒咱们就要消毒！他说得不对，有拿枪给人讲课的吗？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侵占咱们的国家！好了，咱们上自己的课，这一课还要给大家讲唐朝的边塞诗歌……"

下课了，庞奶奶对天好说："咱们这个学堂叫日本人盯上了，再往下不知会有什么事，你敢往下走吗？"天好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走下去！"

夜晚，贾云海在他的小酒馆请客，院里人都到了，是想让大伙商议办学的事。

贾云海说："要我说，就两条道，一呢，咱就让一步，也在课堂里教几句日本话，应付应付；二呢，小学堂就办到这里，起锅拔灶，咱不玩了还不行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忍了吧。"

天好站起来大声说："忍忍忍，要是都忍，中国不就完了吗？难道嗓子眼里打个中国人的呼噜都不行吗？翠玉也在旁边劝道："天好，你二叔也是为你姐妹好，你就听劝吧。"不少人也就随声附和，说是见好就收，别把事儿惹大了。

天好铿铮有力、慷慨激昂地对大伙说："叔叔婶子哥哥嫂子们，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知道是为我们姐妹好，可是现在国破家亡，日本

人还要灭我华夏文化，就这么认了？我是不甘心，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要说中国话，只要中国话还在，中国人的心就不会死，我们没有退路了，我不会退缩！”

庞奶奶听得热血奔涌，她拍案而起道：“说得好！小日本驴拉的，他们可以把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可摘不掉中国人的心，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谁也不许低头！这两个闺女给大伙做了榜样！姐妹俩，我老婆子佩服你们，给你们敬酒！”

大伙被天好和庞奶奶的话感动，也都喊 着该敬酒。

孙立武不知怎么跑进来了，他说！“老婶子办的这个小学堂，日本人早就盯上了，按照藤本的意思，早就要封，你们都不知道我背后说了多少好话，要我说，赶紧把学堂解散了，为了小学堂的事，藤本挨了上级的训，说他对中国人太客气了。”众人不想听孙立武胡叱，立即散去。

第93节：闯关东2(11)

从贾云海的小酒馆回到家，姐妹俩还是想着学校的事。天月说："大姐，小立武说，咱再不教日本话，要出大事，不能把咱们抓到小衙门吧？我听小立武说，进了小衙门，不是压杠子，就是灌辣椒水儿，受人没法遭的罪。"天好说："这样吧，明天你就不出头，我来上课。"

天月不光是自己怕，她也担心姐姐的安危："姐，你也别上了，咱光头碰日本人的石头，能不头破血流吗？"天好说："顾不得想那些，大不了是个死！这样活着我早就够了！"天月抱住姐姐哭了："姐，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天好心疼地对妹说："我就是说说，教孩子们识几个字有什么罪？怎么会死呢？"

第二天晚上，天好来到教室前，她推开门一看，不由愣了一下。藤本正满脸阴云地坐在学生中间。

天好问："藤本先生，你这是……"藤本说："我正要找你说，你们这个大院，还有小学堂，有名气了，关东州教育厅过几天要来视察。感到荣幸吧？"

天好说："荣幸的是你吧？"藤本笑道："当然了，我也很荣幸。不过我有个要求。你们所有的人，不管百姓还是学生，都要用日语欢迎。"天好冷冷地说："对不起，我们都不会日本话。"藤本说："没问题，我要亲自来教你们日本话，大院里的人都要到场学习。这件事不容商量！"

这回藤本真是来硬的了。第二天一早，扛枪的伪警察排着队伍走进大院，孙立武带领伪警察挨家挨户赶出中国人，孩子们也都站好了队。

藤本站在大院的一个木凳上对大伙说："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过几天关东州教育厅就要到你们这里视导了，这是大家的光荣，你们要用日语欢迎。我现在就教你们说日本话，我说一句，大家跟一

句。”藤本教大伙日语单词：欢迎视察，你好，你们辛苦了……。大伙乱七八糟地学，怪声怪调……。藤本忙得满脸大汗：“好了，先学这几句，现在收拾卫生吧。”

孙立武从屋里抱出纸旗说：“藤本先生，彩旗都准备好了。”藤本跳下凳子指挥大伙打扫卫生，装饰大院，扯纸彩旗，贴标语。院里人用日语说话，故意怪腔怪调：“撒油那拉……咪西……”藤本一一给大伙纠正发音，真是不厌其烦。

孙立武一边拍马屁说：“你们听听，藤本警官的日本话说得多好，看人家的发音，那叫彩云遮月，多甜，多清亮，就像吃了人丹似的。”

孙立武对孩子们说：“都到教室里去，藤本警官要教你们日本歌，可好听了，我唱给你们听听。”自己唱着，“萨古拉，萨古拉（樱花）……”

教室里传出藤本教孩子们唱《樱花歌》的声音。天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黯然神伤。庞奶奶走过来说：“天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天好忧心忡忡地说：“唉，只能这样了，可我的心里堵得慌。”

第94节：闯关东2(12)

3

藤本陪着关东州教育厅视导团来到了山东大院，曹巡捕等日伪警察跟来了。大院的住户和孩子们被逼迫着鼓掌欢迎。孙立武迎上去，点头哈腰地说日本话："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指导。"对大伙，"你们也说呀！"大伙七长八短地用日语喊着"欢迎"。孙立武像个班长，领孩子们排着队进教室各自坐好。

黑板上写着日语：欢迎视导团莅临指导！视导员环顾教室："不错嘛，虽然条件简陋些，气氛不错，中日亲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天好，"你就是这里的老师吧？"天好没好气地说："不是这里的老师，我会呆在这里吗？"视导员说："哦？你的态度不够友好啊，可是我们对你够了友好的。"

天好对孩子们说："同学们，皇军对咱们多友好啊，他们是拿着刺刀保护咱们上课，枪口对着咱们的脑袋教咱们说日本话，这有多友好啊！"

藤本威胁道："宋天好，你面前的是教育厅的领导，不要胡说八道！"

天好一腔怒火，七窍生烟，终于爆发了："我胡说八道了吗？要是我拿刀按在你们老百姓和孩子的脖子上，让他们说中国话，你们会说那是友好亲善吗？你们让我们跪下，学你们的话，你们把我们中国人当牲口，逼着说牲口话，这是欺负人到家了，今天我要说不！"

视导员吼道："藤本，这个女人疯了，她是反满抗日分子，给我抓起来！"日伪警察们一拥而上。曹巡捕说："我来吧。"他把天好捆绑起来。

大家眼看着天好被日伪警察押送出院子，一个个敢怒不敢言。楼梯上庞奶奶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她慢慢转身上楼。天好被抓走，山东

大院的人都很痛心，庞奶奶是主心骨，邻居们聚集到庞奶奶的家里商量事儿。

天月哭泣着："奶奶，怎么办啊，救救我姐姐吧！"贾云海叹口气说："唉，没想到，天好的性子这么烈，怎么就不能忍一忍呢？"

孙立武不知啥时也挤进来说："听我的不就好了吗？日本人是好得罪的？"庞奶奶说："呸！听你的就成牲口了。"谢瞎子说："谁叫你来这里了？滚出去！"大伙都气愤地说孙立武是吃里爬外的东西，让滚蛋。孙立武早就没脸皮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好心赚了个驴肝肺，没有我活动，看你们怎么办！"说着转身走了。

天好被抓到小衙门，真是吃尽了苦头。藤本对天好说："宋姑娘，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一直对你挺客气，可你为什么一直要和我们作对呢？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曹巡捕帮腔道："宋天好，藤本警官对你一直网开一面，认个错吧！"

天好平静地与藤本论理："藤本先生，不是我和你作对，是你们日本人和中国人作对。我们做了什么过格的事吗？我们不过教孩子们识几个字，将来不做睁眼瞎，这有什么不好吗？"

第95节：闯关东2(13)

藤本也针锋相对地说："宋姑娘，请你不要把我当傻子。你就是教孩子们识几个字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还有岳飞的《满江红》，多好的唐诗宋词啊，你这是教孩子们识字吗？你是在借古讽今，鼓吹反满抗日。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给你定罪！"

天好十分坦然地说："你要这么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刀把子攥在你们手里，给我定罪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藤本是威逼利诱一齐来："姑娘，其实我很欣赏你。你很年轻，也很聪明，只要同意和我们合作，还是很有前途的，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推荐你到我们的学堂读书，我们会培养你成为一个好教员。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危险的道路呢？你是个很单纯的姑娘，一时糊涂，听信了别人的鼓动，回头吧。"

天好决心已定，毫不退让："藤本先生，你也不要把我当傻子，我没听谁的鼓动，我做的这一切，完全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藤本问："你不悔罪吗？"天好反问："我没有犯罪，悔什么罪呢？"藤本语塞。藤本对天好以退为进地说："宋姑娘，我是为了你好，我也不为难你了，你写个悔过书，答应以后不反对我们，为我们做事，我就可以放了你。"曹巡捕规劝道："写吧，这也不难。"

天好冷冷地说："我没有犯罪悔什么过？应该悔过的是你们！我们没有招惹你们，你们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抢东西难道不应该悔罪吗？"

藤本终于凶相毕露，他咬牙切齿地吼道："巴嘎！你太过分了！看来不给你动点刑罚你会更放肆！曹，把她带到刑讯室，我看她还能不能硬下去！"

天好被动刑了，藤本的皮鞭雨点一般地抽在天好身上。她紧咬着牙，一声不哼。藤本边打边喊："我叫你和大日本作对，打死你这个反

满抗日分子！”

曹巡捕在一旁劝说：“说句软和话吧，何必惹藤本警官动火呢？”

天好摇着头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派：“我没做错什么，我们山东人就是这个犟脾气，不是自己的错，打死也不领！”

曹巡捕摇摇头说：“藤本先生，你累了，出去喝口茶，我沏了一杯乌龙茶，你去尝尝，别凉了，让我来吧。”

藤本交出鞭子说：“给我打，往死里打，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说着走出刑讯室。他气喘吁吁地走进办公室，余怒未消地喝着茶，听着刑讯室的动静，刑讯室传来皮鞭响亮的声音。

天好被抬回来放在当院，她遍体鳞伤。天月哭着扑过去，喊着：“姐！”天好睁开眼睛笑了：“别哭，姐没事。”

藤本指挥伪警察把教室的门封上，庞奶奶在楼上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藤本对全院的人说：“都听着，宋天好和宋天月有反满抗日倾向，她们不能住在这里，必须离开！”

第96节：闯关东2(14)

庞奶奶上前与藤本据理力争："不行，你把她们撵到哪儿去？房子是我的，我老婆子就要收留她们。"藤本问："她们和你无亲无故，你为什么要收留？"庞奶奶说："谁说无亲无故？你问问大院里的人，谁不知道，这两个闺女早就认了我做干奶奶。"

藤本拧着眉头不相信地反问："你们认了亲？"对曹巡捕，"曹，是这样吗？"大伙的眼睛紧紧盯曹巡捕，曹巡捕对藤本嘀咕了一阵。藤本用手指着大院的众人说："那好吧，可是她们要留在这里，你们必须作保！"大伙都齐声说："愿意作保。"藤本气哼哼地走了。

第9章闯关东Ⅱ第9章

1

小半达和天星把老冬狗子抬回到老窝棚，暂时安顿下来。他们脱离了参帮那一伙人，猫在这里，先避一下风头。特别避那个心狠、手毒、诡计多端的老兵痞魏三。等那一帮人走了，他们三人好从从容容地去取大货。这几天，先过一过舒心松快的日子。

这天天气很好，温暖的阳光从密林的缝隙射下来，现出条条银线。小半达在老窝棚外光着脊梁修理采参工具，天星给小半达补衣服，很像个一家人过日子的。这就引起了小半达胡思乱想。他说："我想媳妇了，你成天骂我没出息，那我问你，你也是老大不小的闺女了，在老家也该找婆家了，你就不想汉子？"天星立马翻脸道："哥，你再胡说我告诉爷爷，撕了你的嘴！"

小半达毫不在乎地说："你看你这个人，动不动就拿爷爷来压我，你当是爷爷就偏向你呀？爷爷对我说了，像你这么大的闺女，也该有个心上人了！"天星说："有没有不关你的事！"一句话把门口儿堵了个严。

窝棚里，老冬狗子脱下夹袄，在嘴里咯咯作响地咬虱子。小半达和天星来到跟前看着他。

老冬狗子说："小半达，你也没亲人了，我也是孤老棒子，你给我当孙子吧。"小半达好像无所谓似的："你愿意？只要愿意就行。"

"爷爷，那我就给你当个孙女。"天星倒是来个热粘皮。老冬狗子看了看天星笑道："你就跟了我孙子吧，给他做媳妇，那咱们就是一家子了。咱们一家在这老林子里过，天高皇帝远，无忧无虑，那有多好！"

小半达拍着手叫好："爷爷这个主意好，我赞成。"天星说："呸！美的你！"说着，还拿指头比划着羞小半达。老冬狗子说："天星，你别没数，我孙子怎么了？配不上你？"

天星倒是说了老实话："我也没那么说，可是我姐姐还没成亲，我怎么能走到她前边去呢？"其实，经过这一段折腾，她心里已经有了小半达的位置。老冬狗子觉得有点好笑："你要是一辈子找不到姐姐，还不成亲了？"

第97节：闯关东2(15)

天星这会儿认真了，她说出了很有规程的话："成亲是大事，你嘴上下两张皮一碰就行了？我们老家有话，天上没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有人说媒吗？还有，下柬了吗？相亲了吗？不过礼吗？这些都省了？"

老冬狗子点着头说："嗯，你说得有理，行，咱就按山东老家的规矩来！"

于是由老冬狗子导演的一出好戏就开场了。

老窝棚成了天星她娘的家。天星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就变成了"天星她娘"。好戏开场时，天星（她就是天星娘）正盘腿坐在炕（草铺）上。小半达背着老冬狗子爬进屋里。

老冬狗子问："这是宋承祖家吗？"天星（她娘）说："是呀，你是谁？"老冬狗子说："我是老冬狗子，你是天星她娘？"他边说边用老眼瞅。

"是啊。找我有什么事吗？"天星（她娘）把盘着的腿放下炕说。

老冬狗子说："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孙子，叫小半达，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你闺女对我孙子也有点儿意思，就对你说了吧，孩子们互相看上了，求我来给他说媒。哎呀，天星她娘，你长得可真少面呀，我在老林子里多少年没看过你这么葱俊儿的人了，啊呀呀……"他说话时挤眉弄眼的。

"你孙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可看你这个爷爷油嘴滑舌的，不像是个好东西！"天星（她娘）故意撇着嘴损着。

老冬狗子装成厚脸皮的样子油腔滑调地胡乱侃着："天星她娘，别见怪，我一个人在老林子里待了多少年，熬的见不到一个女人，见了女人也没什么想法，顶多嘴上挂点儿油星子，舌头打几个滑，说出来的话有荤没素，见谅见谅。"

“有柬吗？”天星（她娘）见怪不怪，就地卖菜，只说正经事。老冬狗子说：“有啊，生辰八字都在上边。”从怀里掏出一张桦树皮。天星（她娘）看着桦树皮问：“哦，你孙子大号叫宫春生？”老冬狗子问小半达：“小半达，对不对？”小半达忙点头哈腰嬉皮笑脸地说：“对对对，丈母娘。”“闭嘴，还没到那一步呢。你这爷爷怎么当的？连孙子的名都不知道。”天星（她娘）不仅分寸恰当，还追根求底。

老冬狗子说：“还说我呢，他俩磕头结拜了一场还不知道呢。”“什么？磕头拜什么了？”天星（她娘）故意大惊小怪地问。小半达高声怪调地说：“磕头拜兄弟。”“磕头拜兄弟了还来提的什么亲？”天星（她娘）不客气地质问道。老冬狗子指着天星笑道：“你这不是装糊涂的吗？”

天星（她娘）一指小半达说：“你孙子可比你强多了！”老冬狗子点头如捣蒜地说：“对呀，你看，是不是一表人才？”“什么呀，尖嘴猴腮，地包天儿的嘴，一对招风耳，你看那双眼睛，怎么看都是贼溜溜的。”天星（她娘）又开始可劲儿损了。小半达装成生气上火的样子说：“天星她娘，别看我们来求亲你就牛哄哄的，不愿意拉倒，少糟蹋人！”“嗬！还是个小脸子。”天星（她娘）倒是大度地笑了，立马拍屁股下炕。

第98节：闯关东2(16)

老冬狗子腆着老脸，卖碎鱼似的唠叨着："天星她娘，你就叫他俩成亲吧，求求你了，早点成亲，给我生个重孙子吧，在这深山老林子里，我有好多年没看见小孩子了，都忘了小孩子是怎么哭怎么笑的了，我闷得慌呀！"

"这件婚事还可以，过几天下彩礼吧。"天星（她娘）总算松了子金口。"我的娘呀还要彩礼？"小半达吃惊的样子叫唤起来，像被踩了尾巴。

"那当然，我的大闺女白送给你呀？"天星（她娘）得意地摸着裤腰说。老冬狗子大度地说："天星她娘，说吧，要什么彩礼？"

"我也不会要你们拿不出来的彩礼，林子里有棵老山参，抽空给我抬出来吧。"天星（她娘）真是知根知底、知好知歹的实在人，说出了实在话。老冬狗子流泪了："好好好，一定办得到！"小半达问："爷爷，你怎么哭了？

老冬狗子笑了笑："胡说，爷爷多少年不会哭了，太阳太晃眼了。"是的，老冬狗子太感动了。这不是在演戏，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经历了一场他没经历过但却无数次渴望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正向他走来，也许很快就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的生活正在开始，老冬狗子不用含饴弄孙，因为孙子小半达已经长大，倒是孙子和未来的孙子媳妇正和他逗乐子呢。

又是一个清晨来临。老冬狗子觉少醒得早，他用手走出窝棚，往外面的地上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忙爬回窝棚推醒俩孩子说："别睡了，千万要小心，老兵痞那帮人没走远，昨天晚上已经到咱窝棚里来了。"

天星一骨碌爬起来："啊？他又来了？你怎么知道的？"

老冬狗子说："昨晚我在门口撒的干面子上有生人的脚印，有一个脚印我认识，就是老兵痞魏三的，没错！咱们得抓紧，先下手为强，

今夜抬大货！”

夜深了，月光如昼。天星和小半达抬着老冬狗子来到大货前。

老冬狗子一见大货，倒吸气一口冷气：“啊！我老冬狗子在长白山呆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大的参！你们都先别动手，听我的指派。”

小半达说：“爷爷，你就发话吧。”老冬狗子说：“上香，拜山神爷老把头！”两个孩子忙活着点香，摆供，老冬狗子领着两个孩子跪下，他嘴里念念有词：“山神爷爷老把头，谢谢恩典磕响头，今日我来抬棒槌，胜过封官拜相侯，明朝进山盖新屋，重塑金身展风流，把头爷爷睁开眼，坐稳木墩多保佑！”

拜过山神，三个人小心翼翼地开始起大货，突然，林子中响起一阵嘎嘎的怪笑声。三人一愣。只见老兵痞带着几个人，从四面围拢上来。

老兵痞哈哈大笑：“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老冬狗子，你是个吃人的人，在这片林子里，这些年不知有多少参帮死在你手下，我进你窝棚的时候就闻出有死人味了，你设下陷阱要送我一命归天，可是我没死，我魏三又回来了！”

第99节：闯关东2(17)

老冬狗子不慌不忙地掏出烟袋锅子，点燃后，吸了一口："别扯那些淡了，你想怎么着？"魏三十分得意地说："老东西，告诉你吧，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什么没见识过？我什么都不怕！"

老冬狗子不咸不淡地说："还是扯淡，就说说你要干什么吧。""我看这样吧，这棵棒槌抬出来，咱们这样分账，你三份，我三份，这两个孩子也不容易，也给他们三份，剩那一份呢，给我这几个弟兄吧。"魏三看来是早有主意了。老冬狗子沉默着，他在思索着对策。

魏三用枪杆子顶着老冬狗子的脑袋说："怎么？你敢说不同意？"

老冬狗子无奈地说："我哪敢啊！"说着，慢慢地起着大货。

太阳出来了，树林中一派明媚。大货终于显露出形态来。众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个张大嘴巴。老冬狗子起出大货，一伸手说："拿来！"天星和小半达急忙递上早已准备好的新鲜的苔藓。

老冬狗子用苔藓包好大货，长舒一口气："啊，饿了三天了，到我的老窝棚里吃顿饭吧，吃饱了咱们就下山，把大货出手，大家分了钱各奔东西，永不结仇，永不相见。魏三，这样可以吧？"魏三说："好，痛快，就这么办！"

大伙抬起老冬狗子，老冬狗子怀里紧紧地抱着大货。众人来到老冬狗子的老窝棚里，放下老冬狗子，每个人都为起到大货兴奋不已。

一顿丰盛的酒宴开始了，满桌的山珍，大家吃喝得兴高采烈。

一个参帮说："终于发财了，回家置几亩好地，过安稳日子吧，再也不跟着放山了，太遭罪了！"又一个参帮说："我可不置地，还是做点小生意的好。"

魏三问："老冬狗子，你眼睛毒，说说这大货到底能值多少钱？"

老冬狗子说："到底值多少我说不准，都说棒槌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棵参，我估摸接近八两，市价没法估计。听老人说，崇祯年间，一两山参值一二两银子，到大清康熙年间，值二十两银子，到乾

隆年间，值七八十两银子，嘉庆年间值一百五六十两银子。这山参越来越金贵，一年一个价，到了现在，比嘉庆年间不知又要翻几倍，就算是按嘉庆年间的价算，银子换成现币，那有多少钱？”大伙惊呆了，好像大把大把的钱已经到手。

等大伙都吃饱喝足了，老冬狗子说：“今天的天真好，天星，你给爷爷把被窝拿到外边晒一晒。”

天星正听得兴奋，懒懒地起身抱起被褥走出窝棚。小半达嘻嘻笑着，也听得入迷。老狗子火了：“你个小半达，像傻子似的咧着嘴笑，懂什么？还不滚出去跟你妹妹忙活！”小半达灰溜溜地出窝棚，嘴里嘟囔着：“过河拆桥，我不告诉你，大棒槌你八辈子找不到！”

第100节：闯关东2(18)

见两个孩子走了，老冬狗子的一双眼睛盯着众人，突然哈哈大笑，他慢慢站起来。众人看着老冬狗子，不知怎么回事。魏三突然蹦起来，说声："不好！"已经晚了，老冬狗子一按身边的机关，窝棚轰的一声塌陷下去。参帮们全掉进陷阱。而老冬狗子坐着的椅子却升了起来，原来，他那把破椅子拴着柔软的藤条。两个孩子在窝棚外看到这一切，大惊失色。

老冬狗子对陷阱底下的人说："魏三，你这老兵痞子，你说对了，我就是吃人的人，我告诉你们，多少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从我的窝棚里逃出去！"陷阱里哭喊声一片，胡乱求老冬狗子，让饶了他们，宁原大货不要了，只求放一条生路。老冬狗子冷笑道："放你们生路？你们的生路就是我的死路，别做梦了！"

天星有点心软地问："爷爷，他们真的要死吗？"

老冬狗子咬着牙说："他们必须去死！他们不死我们必死！你没见魏三的靴子里藏着三把飞刀吗？那三把飞刀是给咱们三人准备的！"老冬狗子说罢，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个孩子吓坏了，不由得"啊"了一声。

老冬狗子说："孩子们，把你们吓坏了吧？在这深山老林子里，早年间参帮放山的规矩不好使了，人心都变坏了，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可能。什么人是强者？体格彪悍的当然算是，但是，更强者是有智慧的人，是能把目标存在心里，坚韧持久地追逐的人。这是做一个强者必备的品性，你们记住了吧，记住爷爷的话，会受用一辈子的。"两个孩子听得目瞪口呆。

老冬狗子说："孩子，这些道理不是我悟出来的，天星，这是你爹告诉我的。可惜他走了，要不然，我们爷儿俩会合作，做一番大事业。"

天星好奇地问："爷爷，要是我爹活着，你们能干什么事业？"

老冬狗子哈哈大笑："我会把他拉上山做胡子。走，下山吧，卖了参咱过好日子去。"三个人朝林子外面走去。

老冬狗子带着天星和小半达在林子里走着，突然前面草丛里站起一排人，是日本森林警备队。警备队小头目喊："站住！"三人站住了。小头目问："干什么的？"老冬狗子说："带着孩子打猎的。"小头目又问："打猎的？猎物呢？"老冬狗子说："空手了。"小头目说："我看你们不是打猎的，是采参的！给我搜！"警备队的人一拥而上，搜出了大货。小头目哈哈大笑："哈哈，想隐藏起来！没收了！"天星和小半达大声喊着："这是我们的血汗，还给我们！"老冬狗子把他俩紧紧拽住说："孩子，算了，他们不会还给咱的。"日本人哈哈笑着走去。他们眼看着日本人把大货劫走，却无可奈何。